

吳興張廷華選

上冊

短篇遊記範本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緒言

古人云。興之所至。筆亦隨之。作文固不可以無興也。作紀事文。已較論說文。有興味。而紀事文中。尤以遊記爲最易發抒性靈。作者既從實驗得來。讀者亦如親歷其境。而邯鄲學步。則在高級小學生爲尤宜。

蓋學生之在校中。按日請業。雖教授程序。推陳出新。處處能引人入勝。而終限於枯對書冊。爲虛擬而非實驗。故野外旅行爲學生修業之所必需。

登高臨下。足以試其足力也。探幽繹險。足以驗其膽力也。山川之明媚。足以怡其心神也。風雲之變幻。足以擴其眼界也。鳶魚之飛躍。足以活潑其天機也。採集衆卉。發現鑛苗。足以增加其博物知識也。凡此有益之游覽。獨可以無記乎。則遊記文尙已。

北京圖書館藏

遊記之作。使必編時日。記路程。寫氣候。之陰晴。寒暖。錄古蹟之碑銘。題詠。纖悉必舉。考證必詳。至累數千言。而猶刺刺不休。則雖可爲後遊者之嚮導。而苟非大手筆爲之。則其文必散漫而無歸宿。非初學所宜奉爲軌範。故初學遊記。必自短篇始。

短篇遊記之作。必須提綱挈領。勿宜枝枝節節而爲之。如其地有名勝十餘處。擇其足以涵蓋一切者一二處。敘之足矣。至如摹繪風景。刻畫巖泉。亦祇須有精警語數句。已能動目。勿尙鋪排也。而或借地以抒感慨。或因事以寄諷。託發一二行議論。能於題外傳神。則尤爲遊記生色矣。

古之記山水者。以子厚爲專家。雖昌黎不能及。子厚之文。古麗奇峭。良由精於小學。每下一字。必有根據。體物既工。造語尤古。讀之令人如在鬱林陽朔。奇情異采。不易學步。惟歐陽力變其體。俯仰夷猶。多作弔古歎逝語。亦自成一格。

後之作者。縱不及歐柳。而亦代有傳人。蓋雖小小遊記。亦足以見其人之精神所在矣。

今爲小學生揣摩計。特輯是書。自近時人起。而清而明。而元而宋。而唐。逆溯而上。以柳文爲極軌。共選文一百三十五篇。極短者不滿二百字。極長者亦不滿千字。俾讀者於短篇遊記之作法。可以相題而立。同觸類而旁通。并可以沿流而溯源。循序而漸進。其爲益當非淺鮮也。至用是書爲研究地理之助。并爲怡情適性之資。則又其餘事也已。

中華民國十二年六月張廷華識

短篇遊記範本 緒言

短篇遊記範本目次

上冊

遊松林庵記

章楹

旅行長泰寺記

陸超

興化三勝記

王文謨

遊黃陂縣城記

陳本魁

遊望江山記

陳本魁

不二門避暑記

曾慶義

鄂中名勝記

謝崇德

秦蜀豫鄂四省遊記

吳承祺

遊醫巫閭山記

鄭廣金

遊吳淞記

李錦標

大坏山記

錢松年

遊招寶山記

朱研德

遊玄武湖記

闕名

遊大潭篤記

雷飛聲

廬山一日記

賈青

大禹陵遊記

王葆楨

東湖遊記

王葆楨

蘭亭遊記

王葆楨

快閣遊記

王葆楨

登泰山記

遊棲霞紫雲洞記

遊方廣巖記

記花塢

記九溪十八澗

記雲樓

湖心泛月記

遊西溪記

記水樂洞

遊頤和園記

遊西海子記

林紓

林紓

林紓

林紓

林紓

林紓

林紓

林紓

林紓

林紓

林紓

遊玉泉山記

林紆

記翠微山

林紆

記戒壇

林紆

記潭柘

林紆

記遊怡園

莊仲咸

樟亭記

陳三立

遊玉泉山記

陳衍

遊頤和園記

姚永概

遊冶父山記

馬其昶

遊紫蓬山記

馬其昶

三巖遊記

馮开

遊大觀亭故址記

遊虞山記

北山獨遊記

遊狼山記

遊君山記

登泰山記

遊鹽原記

遊天平山記

君山月夜泛舟記

遊大雲山記

小盤谷記

吳汝綸

張裕釗

張裕釗

張裕釗

高心夔

薛福成

黎庶昌

亢樹滋

吳敏樹

吳敏樹

梅曾亮

蓋山餘霞閣記

梅曾亮

遊歙西徐氏園記

王灼

餘霞閣記

管同

遊欖山記

姚瑩

遊廬山記

惲敬

遊翠微峯記(一)

惲敬

遊翠微峯記(二)

惲敬

遊珍珠泉記

王昶

遊靈巖記

姚鼐

遊媚筆泉記

姚鼐

登泰山記

姚鼐

遊清涼寺至烏龍潭記

周準

重遊靈應峯記

朱仕琇

遊澗上草堂記

彭蘊章

遊西山記

彭蘊章

遊晉祠記

劉大櫨

遊百門泉記

劉大櫨

遊萬柳堂記

劉大櫨

遊三游洞記

劉大櫨

下冊

遊豐臺記

方苞

遊潭柘記

方苞

遊鴈蕩記

夜游孤山記

遊唐時廢園記

遊顯山記

遊晉祠記

遊京師郭南廢園記

遊馬駕山記

遊龍洞山記

玉函山記

白嶽遊記

化成巖小記

方苞

邵長蘅

茅星來

李良年

朱彝尊

汪琬

汪琬

施閏章

施閏章

施閏章

施閏章

西山遊記

施閨章

游春浮園偶記

施閨章

遊九華記

施閨章

毛氏桂林記

施閨章

碧巖記

施閨章

遊玉華山小記

施閨章

遊青又記

施閨章

柑林遊記

施閨章

石蓮洞記

施閨章

武夷遊記

施閨章

蘇門山遊記

施閨章

遊少林寺記

施閏章

嵩山遊記

施閏章

山門遊記

施閏章

黃山遊記

施閏章

遊石梁記

施閏章

雁蕩遊記

施閏章

三天洞小記

施閏章

山來閣記

王弘撰

復庵記

顧炎武

野鶴軒壁記

歸有光

畏壘亭記

歸有光

夜渡兩關記

眞州遊桃花塢記

遊東山記

松風閣記

湧雲樓記

江陵府曲江樓記

新城遊北山記

滄浪亭記

武昌九曲亭記

遊桓山記

石鐘山記

程敏政

王源

楊士奇

劉基

趙秉文

朱熹

晁補之

蘇舜欽

蘇轍

蘇軾

蘇軾

遊白水書付過

蘇軾

道山亭記

曾鞏

遊褒禪山記

王安石

遊大字院記

歐陽修

豐樂亭記

歐陽修

叢翠亭記

歐陽修

右溪記

元結

遊黃溪記

柳宗元

始得西山宴遊記

柳宗元

鉅姆潭記

柳宗元

鉅姆潭西小邱記

柳宗元

小石潭記

柳宗元

袁家渴記

柳宗元

石渠記

柳宗元

石澗記

柳宗元

小石城山記

柳宗元

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

柳宗元

邕州馬退山茅亭記

柳宗元

短篇遊記範本 目次終

短篇
遊記範本 上冊

◎ 遊松林庵記

章 樞

余既登岳阜。翌日復隨王師遊松林庵。松林庵者。位於秦城之東南隅。以清靜幽邃名。初至見庵門橫眉曰古松林庵。予始而疑焉。疑夫已至庵矣。何不見松蔭之葱蘢耶。入其門。闐如也。由徑而入。至重門矣。見夫蒼翠盤繞。高不盈丈。枝葉蟠曲。僅及檐際。盤根突兀如石也。枝榦虬緊如龍也。蟠踞地面。約二畝之廣。新雨初過。鍼葉含翠。遊觀之下。不覺神爲之爽。旋至禪舍。亦不宏敞。有老衲見客入。肅衣出迓。導與隨。喜復至松下遊覽一周。謂予曰。此樹乃唐時植也。歷時代久矣。予聞言而嘆曰。嗚呼。李唐無寸土矣。而此松巍然獨存。閱宋元明清之興廢存亡。不知幾許。彼深山大谷之爲棟梁之器者。大廈之傾。將毀之於兵燹。

矣。奇花異草之炫耀於一時者。境過情遷。大都爲樵夫之砍伐。牧童之踐踏。而是松獨居於偏僻之地。不逞出世之姿。經霜雪而不變其形色。歷寒暑而不失其本真。渾渾噩噩。以至於今。卒脫於樵夫之砍伐。牧童之踐踏。以及兵燹之虞。亦松之幸也。然則名利之場。獨無砍伐踐踏而毀之者乎。不及其時而退守焉。其能脫砍伐踐踏而毀者。幾何也。次日登舟回校。師命述之。爰泚筆而爲之記。

◎ 旅行長泰寺記

陸超

甲寅九月三日。同學結隊。旅行長泰寺。是日也。天氣晴朗。一時出發。國旗校旗交錯於前。同學魚貫在後。步伐橐橐。秩序井然。道旁觀者。莫不嘖嘖稱曰。此第一小學校之旅行也。至寺略坐。卽尋訪古蹟。寺居長泰山麓。負山面水。寺以山名。故曰長泰。風景宜人。樹木錯落。惜時維九月。秋風蕭蕭。木葉漸脫。東望方泉。

屋瓦雲連。人煙稠密。縱眺笠澤。白帆數點。飄飄然如落葉之隨秋風者。寺建於梁大同中。牆垣頽廢。百不存一。泥像數尊。亦已毀損。且相傳長泰六景。吾今一究其蹟。畫貓壁已失所矣。碧照軒已失葺矣。蘇趙碑已不全矣。畱笠閣已傾圯矣。嗚呼。成敗何其速也。復尋八角井。香花橋。山徑紆迴。循序而下。荒煙蔓草。長幾沒膝。井雖突出。漸漸淤塞。四爲草掩。如廬山面目未能窺其真相。橋雖橫架。河道坍塌。幾成桑田。斯時也。遊興未淡。意欲與二三同學。登高縱眺。而日已銜山。晚煙四起。暮鴉歸巢。遂整隊而歸。唱歌前進。抵校已五時。有奇矣。師命作記識之。以示不忘。故余一一筆之。

◎興化三勝記

王文謨

興化名勝之地。三曰滄浪亭。拱極臺。得勝湖。滄浪亭在城南。以滄浪水得名。是水甚清冽。邑人飲此者無遠近。爭就取之。亭近水。湓遊其中。令人作濠濮間想。

昔范文正公作宰於興。公餘輒過其地。其清風鳴琴馴鷗三詩。至今猶勒存壁上焉。城內西北隅有拱極臺。爲邑人登覽之所。煙雲草樹蔽隔城市。如在曠野間。其下海子池。波光澄淨如鋪白練。觴詠其間。松濤在空。柳陰夾道。襟懷爲之一暢。出城東十餘里有得勝湖。甚廣闊。風帆沙鳥出沒隱現。時或皓月當空。覺影落波心。動搖不定。身遊其境。幾疑濯魄冰壺中。清絕之景。匪可言喻。湖爲武功大夫張榮敗金人之地。故名以得勝云。

◎ 遊黃陂縣城記

陳本魁

邑必有治。治必有城。縣城者。固一邑人民遊集往來瞻仰之地也。余有故適城。因偕友數人往遊焉。見夫垣墉堅固。雉堞高聳者。曰此我邑守衛之城。清時邑令朱際敷之所重修也。衛城有池。池在西北。惟南抱溝水。餘俱有小濠。亦前清邑令楊廷蘊之所重濬也。城以內市廛極盛。商賈極繁。雖民軍起時。迭遭毀碎。

惟縣署未修。餘均復舊。且學堂醫院郵政電線洋樓均設。較前尤美備焉。此吾人之所觀感而歎美者也。及緩步城外。又見田園肥美。物產豐盈。河道則船舶往來。驛程則四方輻湊。顧謂友曰。此古黃國亦名石陽。在禹貢荊州之域。此翼星之分野。楚北之名區也。我等今日之遊。非第修山川之勝。其有附近之魯臺。誠二程夫子昔時望道之地。尤我等所當欽仰也。現設高等小學。亦我等所宜規倣也。縣城之遊。豈虛遊乎。誠有益於身心。有關於學問。而不可忘者也。因歸而爲之記。

◎遊望江山記

陳本魁

蘄水之東七十里。有望江山。山勢高大。上出重霄。下鎮吳楚。常慕此山而未登之。當茲暮春之初。友人謂余曰。天朗氣清。惠風和暢。盍乘輿而遊望江山乎。試履其巔。目極長江。顧而可樂。於是攜酒與魚。行歌相答。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

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是日也。春光流麗。雀鳥喧闐。松栗掩映。茂林修竹。衆峰環繞。山之半有石城焉。城高數仞。問之山人曰。此前清咸同時。粵匪之亂。鄉人所築以捍寇者也。其山之頂有古寺。寺中神像似數百年前物。又問之曰。此古刹也。其神則白雲祖師。喜飲酒。嘗臨此批判。詩才似唐之李白。吁。仙蹟如是。卽不爲天下之名山。亦可謂吳楚之名山矣。下視茫茫。目空一世。豈不猶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意與。然華岱五嶽。爲天下之宗山。從古豪傑所遊。而余與友獨樂此山。何也。蓋會心處不在遠。晉人所云。舍近圖遠。古賢所戒。以茲山爲吾鄉之山。卽樂吾鄉之樂。昔曾點言志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殆亦與吾有同情者。遊山既畢。乃援筆而爲之記。

◎ 不二門避暑記

曾慶義

永郡皆山也。其西南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不二門也。由南而行。四五里。因離城未遠。故爲名士遊息之所。甲寅之夏。又五月既望。天氣暑甚。謀所以避之。而郡屬龍爪區之羊峰山。上榔區之心印庵。土司城之祖師殿。絕佳。而皆在數十里外。不易至也。貢郭之美。畢萃於南極門外。七級之浮屠。矗於上。獨立之石佛。懸於下。復殿飛閣。構於其處。廟貌儼然。廟右則溫泉也。廟左則不二門也。溫泉適於冬。不二門適於夏。其宜於人。則一也。是門之名。由人榜之。而實自天成之。蓋疊石於溪流之旁。而中通一道。兩壁如削。斷而弗聯。漸進漸闢。巖際生樹。濃陰庇覆。天光溪風。畢加臨之。無怪其最足招涼也。壁間題詠。幾徧。皆仕宦之名公鉅卿。游於其地。不盡避暑也。而避暑可也。於是偕友攜童。煮茶吟詩。日出而往。日入而歸。遂援筆而記其事。

◎ 鄂中名勝記

謝崇德

鄂濱大江。而名勝之地。率因山而著。就歲時士女之所爭集者言之。大概有三。曰黃鶴樓。洪山塔。抱冰堂。皆萃於蛇山一脈。黃鶴樓在城西。踞蛇山之首。樓久圯。今代之以警鐘。憑高一望。雲山四面。江流繞之。屈曲如帶。帆檣往來。勢如奔馬。與茲樓遠相對者。爲晴川閣。大別山蹲伏其後。草色盡碧。如新出浴之綠毛龜。然雲水掩映其旁。絕類畫屏。由樓東出。回旋曲折。石級層層。娛悅風光。隨步變易。可樂良多。洪山塔在東城外十里許。建於大洪山之半山。爲蛇山之所從出。塔高七級。初登洞黑無光。再上則見圓日如鑑。新月如鉤。去天尺五。舉手可捫。下視行人在道。似螻蟻之擁腥羶。值此仲夏時節。江鄉麥熟。四野雲黃。清風遠來。平地浪花。一波萬疊。稻苗尚稚。其色皆青。湖水映之。綠波靡盡。循洪而西。進東門不數十步。抱冰堂卽在其內。甃石作路。夾以木槿冬青。異卉奇花。往往而是。登臺四顧。危樓遠塔。有蕩胸決背之觀。且成一直線。胥爲蛇山一脈之

裝飾品焉。堂前湖水澄清。荷錢無數。漁翁把釣岸側。意態清閒。而湖上虹橋。行人雜沓。興會之豪。殆與茲山爭勝。游客至此。歎觀止矣。

◎秦蜀豫鄂四省遊記

吳承祺

癸丑之春。余與同人爲遊歷計。於是由清江浦溯淮水西上。抵河南之信陽。自此乘京漢鐵路火車。北過鄭州。復由汴洛鐵路折而東。達於開封。宋之故都也。城內有鐵色琉璃塔十三級。屹立雲表。余與友躋乎塔之巔。俯仰左右。顧而樂之。蓋極域中之大觀矣。回過鄭州。西出虎牢關。逾洛水而至洛陽。背山面水。四塞爲固。古帝王之都也。與虎牢東西相望者。爲函谷關。大山中裂。僅容一車出入。然後過潼關。則入秦省境矣。潼關雄踞山巔。一夫守險。千人莫上。其下臨渭河。循渭而西。經華山之陰。垂楊夾道。極風景之美。省城西安府。當潼關之西。大散關之東。秦漢故都於斯焉。在大散關者。自西安赴漢中之要道也。其地連峯

插天下臨絕壑。遇山路斷處。則聯爲木棧道。踐之而渡。而澗中水石相薄。聲如雷。霆行役至此。目眩而股慄矣。漢中襟喉巴蜀。最稱衝要。南出金牛谷。入四川。棧道之險。一如大散關。蓋大散爲北棧。金牛爲南棧。皆行旅所視爲畏途者。金牛谷至劍閣始出險。自此西南行。達成都。地勢始見平坦。成都爲蜀中饒富之區。昔劉備都此。所謂沃野千里天府之國也。由成都轉而東南。抵重慶。地爲西部。惟一門戶。雲貴各省貨物多於此。轉運由重慶而東。歷忠州萬縣。遂渡三峽。三峽中以瞿塘爲最險。江心礁石突兀。而出水漲則沒。舟行遇險者。不可指數。於此益令人歎蜀道之難也。出峽抵鄂省之宜昌。遂循荊州。迤邐而至漢口。地居本部中央。水陸四達。商務殷繁。爲長江通商各港之冠。渡江至漢陽。觀鐵政局。規模宏大。省城武昌府。與漢口漢陽鼎足而立。形勢尤勝。昔革命軍起。義於此。至今談其事者。猶色飛眉舞焉。旣遊武昌。於是趁長江輪船而歸。蓋所歷者。

已四省矣。同遊諸子，僉以茲事不可以無記。因援筆而述其大略如此。

◎遊醫巫閭山記

鄭廣金

民國三年之暮春，與同人遊於醫巫閭山之觀音閣。昔嘗考廣寧，謂山距城十里，入山二里有清安寺，卽觀音閣也。今計其里數，良信時方黎明，旭日初升，霞采未斂，西射石巖，作黃金色。仰觀則嵐光吞吐，下視則樹影迷離。低徊神往，如行畫圖中。小憩片時，遍歷諸勝。東登曠觀亭，望縣城雉堞，若隱若現。以日方出而朝煙未散也。既下，復西上，履幽巖，披蒙茸，經道隱谷，爲昔賢棲遲之所。呂公巖俗傳爲純陽駐鶴之處，再進至桃花洞，洞在半山之上，石壁之間，爲登望海寺之絕徑。石如虎踞，樹若龍蟠，下視萬仞崇巖，飛泉倒挂。既入，則桃花萬樹，春滿大千，燕蹴鶯啣，殘紅飛墜，落花瀑布，流出於玉液，激晶中帶胭脂數點。飛流峭壁間，真奇觀也。是時也，汗溼周勃之衣，齒折謝公之屐。遊日，騁懷，遂忘其勞。

已而登望海寺。憩足石室中。忽見春雲出岫。山容頓迷。白雨跳珠。空際作勢。向之綺交繡錯者。盡入煙雲縹緲中。既而天光復霽。嫩日西斜。溪流有聲。新漲凝碧。桃花帶雨。慙態悅魂。聖水盈一般。激灑仙人影。幾閱滄桑。卽此一日之中。而陰晴朝暮景象。百變於以見造化之奇。而不覺棖觸夫身世之感。蓋吾人以渺渺之躬。所聞見寡矣。所經歷亦僅矣。惟此名山勝蹟。歷劫如新。及時行樂。興往悲來。則安得不假借文字爲一時之紀念。故明周祚遊此山而爲之記。清高宗遊此山而畱以詩。迄今幾閱朝市矣。他日之或傳或不傳。正未可知。而一時撫景流連。抗懷高遠。無貴賤賢愚一也。嗟乎。山靈笑我。觸塵網之重重。文字有靈。寫春花之片片。是爲記。

◎ 遊吳淞記

李錦標

嗚呼。以中國天然之險。要黃河。據其顛。長江貫其腹。珠江貫其背。而盡爲外人。

勢力範圍地如直隸之渤海爲黃河門戶廣東之虎門爲珠江門戶江蘇之吳淞爲長江門戶皆極要隘之地不可一日忽也如前三大川上海爲長江下游其地有英法租界爲全國極盛之市場陸行有滬甯鐵路有淞滬鐵路有滬杭甬鐵路水行有吳淞江黃浦江交通尤便余素居上海在尙公小學校肄業前日師率學生出遊初等一二年級及女生至沈家花園初等三四年級至陳家花園高等補習班及二年級至吳淞十二句鐘乘車至吳淞黑煙繚繞片刻已至如鳥飛也所經之處爲江灣蘊草浜等途中見菜麥皆熟一片黃色風吹成浪綠陰如蓋芳草如茵溪流蜿蜒不斷水聲潺潺相應不絕及至吳淞余等並立江邊清風拂面胸懷暢適聞軍艦練習放虛礮其聲轟轟然則中國之海容也遠望沙鳥煙雲水天相接大而商輪小而帆船往來不絕旌旗飄揚不計其數怒濤澎湃不絕於耳後向北緩步徐行見有觀潮漲退之機名曰燈塔後

經吳淞新礮臺。外築土牆。內設大礮十餘尊。門外懸一牌曰。此處要塞。不可入內。同人見此。裹足。此中如何。布置。度雖寓。日未必了了。其側有楊柳無數。余稱之曰柳林。迎風飄拂。亦頗可觀。得毋周亞夫。細柳營耶。又至商船學校及水產學校。洋房高峻。又甚清潔。又經老礮臺。余聞人曰。古云鐵林關也。其礮甚巨。礮臺以糯米及水門汀石子爲之。鞏固莫比。後爲英人毀去。今遺址仍在。是亦國恥之一端也。休息片刻。乘汽車歸。

◎ 大坏山記

錢松年

溧陽之北。有長蕩湖焉。湖中有山。遙望如拳大。孤踞波心。四無依附者。曰大坏山。山少奇石。惟見長松修竹。環立於古寺之旁。山低而小。無礙雲之峯。萬仞之壑。廣不過數十畝。高不滿數百丈。故其名爲大坏。然騷人墨客之登斯山者。未有不心曠神怡者也。蓋山之勝。狀在長蕩一湖。遠睇水天一色。鏡波不驚。晝則

舟楫出沒於煙波之中。夜則漁火隱現乎蘆葦之間。風雲開合轉瞬百變。舉目而足。豈非天造地設。以收此湖之勝觀者與。然則茲山不足稱。因登山之可以望湖也。而茲山之名字亦遂流傳。口頰間。山靈有知。當亦颯然而以爲厚幸也。是爲記。

◎遊招寶山記

朱研巖

余生長里。閉未嘗登覽名山。大川以自廣。夙聞招寶山踞大峽江之口。前臨大海。形勝爲邑中諸山冠。又有古人遺蹟。足資景仰。心嚮往之而未逮焉。春假多暇。乃約友朋三四往遊。是山某日下午出鎮遠門。行里許而至。是山南麓循山路而上。經半山亭。魁星閣而造其巔。俯瞰縣城。遠眺平野。眼界驟擴。山巔有城。顏曰威遠。明將盧鐸築以防倭者也。登望海樓。北望大海。見水天相接。波濤洶湧。帆影輪聲出沒其間。海鳥往來飛翔。若與海船爭先後。誠奇景也。山麓瀕海。

處有礮臺三座。天然險要。得此以扼守之。浙東門戶。從此鞏固矣。山上佛寺。以寶陀寺爲最大。寺在威遠城中。余等道經其間。因憩焉。既與寺僧約略談古蹟。遂辭出循原路而下。時已傍晚。乃各散歸。

◎ 遊玄武湖記

闕名

金陵城垣外東北隅。有湖曰玄武湖。甚古。六朝時已甚著。元嘉中有黑龍見於湖中。因得今名。孝武大明時。復於是湖大閱水師。因又有昆明之稱。舊欲遊湖者。須出太平門。繞道甚。今則車馬可直抵豐潤門。豐潤門者。前清督端方所開。以便遊入者也。出豐潤門。卽湖濱。循大埂。蜿蜒曲屈。可抵湖心亭。湖故有五洲。曰老洲。曰新洲。曰長洲。曰後洲。曰鄰洲。而新洲爲最大。然游人叢集。則悉於老洲。亦卽湖心亭之所在也。亭凡兩級。上級可遠眺。當夏日。當空蟬聲四響。蓮葉門。綠鮮荷競紅。把茗縱談。覺湖海滄桑。不知幾幾。經浩劫萬古。宇宙如夢。浮生厚

祿高。官金迷。紙醉。轉瞬。煙消。雲歇。美人不再。豪傑。蹉跎。晉代。衣冠。吳宮。花草。悽涼。往事。感慨。系之。已。亭之。旁。有西式屋。巍然。矗立。爲陶公亭。亭爲八角式。白墜。紅磚。與嵐色。湖光。互相輝映。湖山蒼翠。不假修飾。本具韶秀。然而西子淡抹。太眞微醉。小小點綴。亦未始不爲湖山生色也。亭亦爲端氏所建。以絕好湖光。強成名。士生涯。著此點污。亦一憾也。凡兩級。下級現爲務農小學校校舍。上級爲六烈士祠。吳樾。熊成基。諸君子俱在焉。試一登覽。全湖在望。其前雉堞牙撐。隔城見一塔高聳。蒼古幽蓊。爲北極閣。又有作圓狀若城樓。出沒隱現於雲表者。爲鼓樓岡。而國徽飄揚。遙翻五色。則又省議會鐘樓之所在也。湖之後爲鐘山。三面環抱。如大玉玦。天保城之新營。舊壘。猶能髣髴見之。山泉下注。瀦而爲池。則此湖所由濫觴。東起太平。西至神策。汪洋蓋千頃焉。遊湖時爲七月十一號。荷適盛開。幽香十里。扁舟欸乃。入荷葉深處。恍如身入畫圖。飄然馭風。神仙不

嘗。迨。夫。落。霞。當。空。晚。笛。數。響。星。火。點。點。出。沒。於。蒼。波。翠。渚。間。尤。足。滌。蕩。塵。襟。興。侶。漁。伴。樵。之。思。也。已。爰。特。記。之。用。誌。弗。忘。

◎ 遊大潭篤記

潘飛聲

泊舟香港。望扯旗山。巖然一大嶺耳。余嘗坐輪車躡山巔。見十數峰。由海浮來。環擁屏蔽。其勢甚雄。乃知幽靈所鍾。必有深邃。秀嶠蘊其中。不可以海隅荒服限也。寓港四年。客言大潭之美。未嘗一遊。適何子星儔。屢促踐約。仲春二十六日。欣然從之。春風輕妍。客已換白袷。茶具酒榼。委之兩童。入山行十四五里。客足稍憊。尋鄉人茅屋。叩以潭路。并糞泉淪茗。酬以值不受。鄉落純風。有足感者。再踰數里。從山罅。遙見潭。色碧若蔗。蓋隔松林。聞水聲如鳴珮。環鏗然。已滌塵累。潭廣數十丈。曲折繞十數山。英人於其東。駕石橋。護以鐵闌。度橋至廣處。席地圍坐。或啜茗。或漉酒。天風泠泠。如在雲際。瞭望延賞。四山蒼然。潭之盡處。以

太曲不能窮也。橋有石房。內置汽機。汲運此水。供寓港人食。觀水之來源。雖涓涓不息。僅數寸小坑耳。而儲蓄之。可澄爲大潭。灌導之。可飲二十萬人。徼西人之抉鑿不至此。微汽機之巧捷亦不至此。乃歎天之生材。地之成區。必有可用以養人。不攷察地利。不經營人力。膏腴沃野。亦將廢棄終古矣。英人初割香港通商。度大洋之水鹹鹵不可食。乃搜澤度泉。渟注爲潭。斯港遂爲東來貿易第一繁盛之地。將荒山一片。化爲金銀樓閣。佳麗綺羅。此潭所繫。不甚大歟。龔定菴西域置行省議。言所費極厚。所建極繁。所收之效。在二十年後。利且萬倍。西人開墾關島。皆不惜巨費。芟治之。正與定菴之言吻合也。抑余航海之歲。入薩克遜島。啼徑觀飛瀑。登瑞士湖雪山。探流泉。馳域外奇詭。大觀山水。清冷。猶懸心目。以視斯潭。一勺。曾何足異。而復流連不去。懷者以港去吾鄉里。一日程遊覽。所至。渺若荒陬。若不勝去國離鄉之感。盱衡今昔。憂從中來。殆王伯輿所

謂對此茫茫百端交集者耶。薄日平海涼吹動林興盡而返。同遊任穉翹羅星樓蕭湛庭郭叔任共八人。惟顏恆甫以事未至。諸子囑余爲記。以篤名大潭者。本粵諺猶言底也。水經注篤可作地名。

◎ 廬山一日記

寶青

廬山實測離海平線二千五百英尺。由牯嶺至潯計程五十餘里。氣候較平地相差二十度。故山民於秋末時節已在冰雪中。大有漠北景象。余於元年十月三號由牯嶺啟行。旋抵剪刀峽瀑布湍激勢若銀泉。一俯仰間攢嶂開蓮孤峰迸筍溪壑浚邃石橋互橫飛鳥無聲萬籟俱寂於此益見廬山之高也。循山脈盤折下行長衝一帶樓閣參差亭臺錯落此時已隱隱沉沉深秋寥落矣。計自牯嶺至新壩共有六站。曰月宮前曰大水河曰蓮花洞曰妙智浦曰十里浦曰新壩蓮花洞以下林森菁密短草攀襟附近植物多松杉竹栗及類於松樹之

百脚松。刺松。鳳尾蕉。山田多大麥。蕎麥。芋頭。膏粱。芝麻。葵花。及一切蔬菜。民戶皆畜牛羊豬。而尤以牧牛獲利最厚。妙智浦上下有堅潔華固之橋。工三四座。跨溝建設。規模宏壯。其中尤以華封橋爲最。行近十里浦時。已紅日西斜。茅亭客滿。驛路花明。兩旁麥浪。翻黃。秧鍼刺綠。晚山迎面。爽氣撲人。遠水連天。暮霞映樹。別具一種清新之致。再進則見石塔高聳。雉堞蜿蜒。炊煙四起。松竹成蔭。然田圃荒蕪者。十居其三。此爲赴牯嶺必由之道。自馬路興而沿邊一帶山田及種種工作。亦緣是以起。且行且矚。時有華美之車。馳驅新壩蓮花洞間。半爲西人遊蹤。旋抵馬路局。時已窗衣漸黑。燈豆初紅。平湖風景。猶著輕羅。蓋正陽秋天氣也。

◎大禹陵遊記

王葆楨

民國二年國慶後十日。總統宣政。萬國遞書。東南肅清。浙江紹興亦將次解嚴。

同。邑。徐。上。校。樂。堯。既。陪。遊。蘭。亭。越。二。日。買。舟。出。稽。山。門。南。行。六。七。里。有。山。突。兀。陡。然。插。空。者。香。鑪。峰。也。蜿。蜒。東。走。而。西。折。作。龍。顧。形。羣。山。夾。輔。大。河。縈。帶。葱。蔥。焉。鬱。鬱。焉。大。禹。陵。於。是。乎。在。陵。面。南。入。道。樹。以。綽。楔。內。有。穹。碑。刻。大。禹。陵。三。字。其。大。如。箕。上。翼。以。亭。年。代。湮。遠。陵。谷。變。遷。卒。莫。得。其。葬。處。明。大。順。間。有。術。士。吳。慶。甫。指。而。實。之。卽。今。陵。形。家。聚。訟。言。人。人。殊。或。謂。在。陵。上。十。餘。丈。有。土。坪。方。可。盈。畝。其。地。近。是。今。爲。竹。園。登。茲。四。望。萬。象。森。羅。右。近。爲。禹。廟。廟。東。南。嚮。入。大。門。有。岫。螻。碑。內。嚮。而。立。字。下。系。以。釋。文。是。鉤。湘。中。拓。本。補。刻。於。此。再。入。樞。星。門。古。柏。參。天。濃。陰。夾。道。拾。階。而。升。累。數。百。級。過。中。廳。卽。禹。殿。棟。宇。壯。麗。中。位。王。像。九。官。列。乎。其。旁。東。西。兩。廡。則。祀。夏。后。夫。餘。六。輔。四。卿。等。東。壁。外。有。岡。內。抱。其。勢。伏。而。復。起。岡。下。築。以。亭。中。樹。窆。石。顏。曰。窆。石。亭。志。實。也。其。石。色。黝。而。澤。形。如。牛。角。丁。酉。洪。楊。之。難。毀。於。兵。斷。痕。猶。在。高一丈。大二圍。下圓上銳。銳處有紐。面有遺。

文。宋王順伯金石錄定爲漢刻。已模糊不可辨矣。夫窆石者。窆下棺也。或謂下棺之後。以此石鎮之。檀弓注。天子葬用四碑。窆石與碑制類。其數不同。或繁簡異宜。歷代名人。皆有題識。左右翼以兩碑。左碑刻禹穴二字。唐李白篆也。右碑刻石紐二字。不知何人所作。篆勢奇橫。與太白埒。是皆影石泉拓本。鈎勒上石者。石泉在蜀。爲古石紐村。禹生於此。亦有陵焉。首邱之正。實出附會。史記禹葬後。夏后少康。封庶子。夫餘於越。以奉禹祀。皇覽。禹塚在會稽山。蓋卽舊苗山也。嗟乎。世變洪水。人心。猛獸內亂。初平外患。未已。九州大陸。若沈若浮。梯航紛來。玉帛誰執。天地將閉。平成何期。安得起王而籲之也。是日同遊者。徐上校。寧鄉鄒可權。瑞安李震東。山陰章世嘉。新昌馬玉成。同邑阮品咸。共予七人。相與攝影而歸。黃巖王葆楨記。

◎ 東湖遊記

王葆楨

出越城東郭。近十里。有山曰鳥鳴。壁立如削。洞邃有門。舊爲匠人鑿石之區。下有長湖。能蓄多水。清光緒間。郡人陶心雲。於此拓別墅焉。面山結屋。劃水築隄。一里半里。有亭有閣。藏書隔水。度以危梁。鏤佛棲巖。梯其絕磴。畫船可載夕陽。園門形如滿月。藤蔓挂壁。時聞鳥聲。荇藻擊波。忽見魚躍。入水門。卽譯學齋。南行數十武。度秦橋。有亭跨山。環以叢桂。曰木樨香亭。其西爲史學齋。齋後有竹。綠陰滿徑。右轉巖阿。敞一廳事。爲觴詠地。放舟沿崖東行。穿石竇。有仙桃洞。洞之前。橫以小隄。雜蒔桃柳。其隄中斷。備通遊艇。復前行。穿橋而過。有峰湧出水面者。小稷山也。對岸爲東天竺。石岡下垂。齒齒交錯。攀磴而上。可攬全湖。俯視崖陰。潭深千尺。下有陶洞。窄纔容篙。東北有樓。顏曰稷廬。蓋心雲家此矣。心雲工北魏人書。就中石刻。皆其手筆。足自成爲一家。先四月逝世。惜來遊不及見之矣。同遊者寧鄉鄒可權。寧海郝文豹。瑞安李震東。新昌馬玉成。郡人章世嘉。

同邑蔡瀛。阮品咸。共予八人。時民國二年十月二十三日也。僉曰。今日之遊不可以無記。黃巖王葆楨歸而記其事。

◎ 蘭亭遊記

王葆楨

十五臨池學禊帖。神遊蘭亭。思一踐其地。夢寐間時或遇之。三十橐筆走江淮。與故鄉山川。渺焉日遠。今春僑杭州。西泠印社諸子。以歲逢癸丑。舉蘭亭大會於西湖。予病未與。無何。有事剡中。取道山陰。欲遊又不果。越五月來越城。同邑徐聘耕駐軍於此。公暇陪予往遊。買舸載酒。出水西門。偏南行三十里。抵婁宮舍舟登陸。時方亭午。秋陽暴人。相與解衣磅礴。穿林越澗。躑躅近十里。予脚力疲。未知蘭亭究在何處。鼓力前行。流曲如帶。山圍作屏。竹樹叢中。露亭一角。心竊喜。顧同遊鄒贍庵。章筱齋而戲曰。此得毋蘭亭也耶。問諸隔水樵者。答曰。然。當門有橋。爲山洪所壞。梁頽於水。水逢秋枯。淺纔沒脛。命僕夫負而涉。入門有

屋三楹。壁畫龍虎。泥痕狼藉。內爲鵝池。殘荷零落。稻梗填波。度小橋。折而左。修篁夾徑。兩陂隆起。若犄角然。循陂而上。旁有碑。書蘭亭二字。迤東卽流觴亭。前有泉。涓涓欲活。石砌使曲。如往而復。殆所謂流觴曲水者此也。亭後去數十武。巋然中起。背枕峭壁。面揖羣峯。左挽瀉渚。右控石蕩。則蘭亭在焉。檐牙半折。闌檻欲欹。天風不來。鈴鐸無語。中樹一碑。長三丈。廣八尺。碑陽刻清帝康熙書蘭亭集序。其字徑三寸許。碑陰刻乾隆七律詩一章。西北隅有竹半畝。中築矮屋。顏曰竹裏行廚。仍右軍舊句也。亭東有祠祀右軍。壁間石刻甚夥。吳門石韞玉集禊文。尤見傑出。是影天乙閣神龍本。鈎勒上石者。巡廊卻視。欲獻者再。神龕漏雨。香火久涇。墨池積淤。磴爽皆涇。榜額墜而補門。楹帖拾以當几。名人筆墨掃地已盡。范仲淹氏曰。洛陽園林。關天下盛衰。蘭亭爲會稽名勝地。一任池臺荒蔓。若此。卒無人焉。葺而新之。足覩社會人心之墜落矣。晉人清談爲世詬病。

方今求清談已不易得。母怪山水間觴詠寡其儔。焉醉筆書此以告後之攬者。
黃巖王葆楨。

◎快閣遊記

王葆楨

快閣爲宋陸農師尙書故第。其孫放翁所葺也。在越郡西南三里。過跨湖橋。不
半里而至。鑑湖千頃。潒延到門。秦望諸峯青來排闥。登閣四眺。心目一豁。以快
名閣宜矣。趾久廢。清乾隆間。任處泉來守郡。購趾築閣。復拓閣後餘地。數畝爲
園池。蔣藏園爲撰卜居快閣記。太守自爲詩四章紀之。一時名流和作殆遍。雅
林勝集。觴詠幾無虛日。中閱百年。主屢易。辛壬兵燹。淪爲茶廠。庚午山陰姚海
槎氏自邗上歸。復購而居之。閣中有此地天教著放翁七字橫額。集董思翁書
也。旁有李恣伯聯語云。放翁萬卷半皆歸里作。柳家副本全是借人看。其字體
拙而逸。此老不以書名。殆爲詩掩。閣後有園。布置閒雅。有煙香書屋。遂初齋。是

亦居漱酣亭。師舟師山。入勝廊。飛躍處。栖煙亭。諸勝。是皆仍放翁之舊而名之者也。姚氏富藏書。頗多宋槧。爲世所罕見者。夫浙東藏書推杜氏樊氏。浙西藏書推陸氏丁氏。而陸氏爾宋樓藏書。爲日本人出巨金購去。與燉煌石室祕笈同概。前年燉煌古寺石壁中發現古籍多種。爲法國教士購去。議贖不謂僅鈔書目以還。以故丁氏八千卷樓諸書。當時議償價十萬。識者有鑒於此。購入江南圖書館以存之。越失而吳得。猶是一家之物。勝於流出外洋萬萬。至杜氏樊氏所藏。其散佚蓋亦久矣。獨姚氏克守傳楹。風曝籤架。有倫有節。文人踵攬。應接盡禮。不誠足多乎哉。癸丑十月過越。遊是閣。記此以留別主人幼槎。願永永守之而勿失。黃巖王葆楨記。

◎ 登泰山記

林紓

余以甲寅四月六日發天津。抵暮至泰安。輿中見黑影突兀出天半。過山跌矣。夜宿泰安縣丁君官齋。齋外有空圃。暹明見傲來峰微雲綴其腰。憶停午當之。

中觀卽命輿行。經岱廟。漢柏已半枯。唐槐則矯夭爲龍形。以筆鉤勒。終莫肖其狀。入山數里。無所紀。黑石作鐵色。戴土壘壘然。上紅門。近經石峪。景物始稍異。萬柏交柯爲深洞。初陽東出。而西射巖壁。受水晶瑩閃爍于叢綠之外。有物蠕蠕然。動于石刻上。以遠鏡窺之。人道石顏曰柏洞。行久莫窮。近壺天閣。石路漸狹。而斗奇石。弩出蟻跂。而鳥厲高方者。蔚度以上。苔積其頂。抵雲而盡。迴馬嶺路尤險。旣登而俯瞰。始見雪花橋。石徑彎環出橋上。來時初不審其爲橋也。過中天門後。四山筍立。已隔人境。其下路微坦。至雲步橋。石刻曰御帳坪。夾石磴而闌。細泉數疊。出橋下入澗。聞雨盛時。左壁奔湍飛越。高出爲穹門形。行人過橋。碎沫濺衣而已。五大夫松餘其三。亦明萬曆時所補者。萬丈碑赫然如新鑿。余于道中固望見矣。磴道曲折。莫紀其數。忽老翠橫空而撲人。四望純綠。則對松山也。壁高于松頂。風沮籟息。突怒偃塞。幻爲蛟螭。疏密自成。行列自朝陽。

洞入十八盤。殆馬第伯所謂環道者。近南天門矣。石狀愈奇。松陳駢列巖頂。皆數百年物。壁勢自下而斜上。紋作大斧劈。可千仞。磴道去壁尋丈。裂爲深澗。不可下視。天門尤斗絕。石壁夾立。其頂巉然。爲鵬爲睥。爲立人。爲朽几。余思癡翁不已。果余能爲癡翁者。山之態狀。或可窮也。既朝元君廟。東行向玉皇頂。大風斗起。同游者陳任先林宰平健步登日觀。余與陳徵宇坐乾坤亭外。望汶水如帶。汶外則清冥不之見。夜盡風益肆。衆擁袂起觀日出。徂徠之東。有赤光蕩漾。久之。乃雲陣奔湊。結爲濃黑。而上界平明矣。衆太息恨不見日。既以輿下山。墜身如雲片。俄而至地。過傲來峰下。覺夜來突兀吾輿外者是也。律以皴法。類黃鶴山樵。細紋麻起。迴複窅窳。發其祕者黃鶴。嗣其傳者石谷墨井也。林紓記。

◎ 遊棲霞紫雲洞記

林紓

棲霞凡五洞。而紫雲最勝。余以光緒己亥四月。同陳吉士及其二子一弟。泛舟

至岳墳下。道山徑。至棲霞禪院止焉。出拜宋輔文侯墓。遂之紫雲洞。洞居僧寮。右偏。因石勢爲樓。周以繚垣。約以危闌。據闌下矚。洞然而深。石級濡滑。盤散乃可下。自下仰觀。洞壁穹窿斜上。直合石樓。石根下插幽窈。莫竟。投以小石。琅然作聲。如墜深穴。數武以外。微光激射。石隙出漏天小圓。明如鏡焉。蝙蝠掠人而過。不十步。輒中巖滴。東向有小門。絕黑。僂而始入。壁苔陰滑。若被重錦。漸行漸豁。斗見天光。洞中廓若深堂。寬半畝許。壁勢自地拔起。斜出十餘丈。石角北向。壁文絲絲。象雲縷。有泉穴。南壁下蓄黛積綠。澗然無聲。巖頂雜樹附根。石竅微風徐振。掩冉飄揚。爽悅心目。怪石駢列。或升或偃。或傾或歧。或銳或博。奇詭萬態。俯仰百狀。坐炊許出洞。飲茶僧寮。余方閉目凝想其勝。將圖而藏之。而高嘯桐林子枕突至。相見大謹。命侍者更導。二君入洞。遂借筆而爲之記。

◎ 遊方廣巖記

林紓

由陽岐江水行四十餘里。至赤壁瀨。巖石屏立水際。石面多正方。其上雜樹蒙密。苔承其裂。文瀨淺水。涸小舟。挽而始達。月上至葛嶺。行篁竹中。四里許。途徑斗絕。密箐受月。黝然不見其根。過鐵壁巖。度木梁。草漸深。徑漸紆。百息始及天門。樹雜峰背。月影弗達。所過石刻。乃弗盡遇。入側身門。循巖石三轉。而天泉閣見矣。登閣拊闌而坐。珠簾適當檐際。隨風飄灑。下墜深綠。可二十餘丈。奇石侶踞。泉穿罅而過。匯于洗鉢池。琮然微聞。其聲閣之右。壁狀如削。竅小竅于石腹。卽所謂靈羊洞也。石皴絕類北苑。而珠簾泉脈。乃出其上。其左壁高大如之。石文圓勁。似王耕煙臨黃子久。巖據二峽而橫幙。其顛纍趾。架樓憑高。而洞居前。互蒼山以當北風。故巖之居。盡冬常煖焉。巖上石華鍾乳之屬。歲久凝結。斑駁咸有所肖。唯龍尾泉一道。細點滴滴。經歲弗涸。足異焉。夜宿閣上。微風起于楓樾之顛。和以泉溜。終夕清越。可聽晨起。度舍身崖。尋泉源。見巨石經畝。若剖臥。

鐘之半。平置巖頂。水漫其上。約其流。趨鐘紐而下。蓋石狀凹而鏡。前泄泉處。勢微窪。因風洒。析散而爲珠簾也。坐久雲起。余患失道。乃躡木梁下。出天泉閣。至洗鉢池。踞石上聽泉。彌日。欲訪半雲亭。希隱巖。以雲盛路狹。不敢卽窮。游三日。得詩六首。紀之閣上。時光緒庚寅十月七日。同游者爲鄭舜皋。曹于南。陳林二小生也。

◎ 記花塢

林紓

行西溪未半。至吳家湖頭登陸。可三里所。入花塢矣。塢以多花名。余來初不見花。一徑絕窄。出萬竹中。幽邃無窮。厓下多沃壤。盡以蒔竹。小溪宛宛如繩。盤出竹外。溪次有微徑兩三道。咸陰沈上。沮白日細。草翠潤。香氣鬱勃。稍南多杉。霜皮半作深紫之色。雜立竹中。紫翠蕩漾。如垂湘簾。路斷輒支石梁。潭水出其下。爲小石所沮。潏然作聲。潭中生萑蒲。小魚出沒蒲根。涵虛若空。游或聯隊行。或

否。藉香橋。愈幽麗。路右趣至潭而畢。過橋乃得路。深綠間出紅葉。人聲闐然。晝眉之聲始縱。茆庵十九處。不相襲。各自爲構。或砌小石級。狀若修蚓。入雲莫窮其端。或疎筍當竹。梵唱琅然。或銀牆沿竹。牆盡不見門宇。柴關乃背臨谿。上步武錯迕。窅然而深。廓然而容。皆因竹爲曲折也。白雲堆斗絕。左倚深叢。右臨枯潭。樵步出沒。譬如猿獠。小庵當羣松。而門庵後。四山合沓。時出雲氣。彌望皆竹。風過。顛發蕭然。不類人境。僧言花塢路止此矣。同游者十人。楊寶臣先生年七十。最健。約余爲後游。余許以明春來看新竹。因借筆記之。僧壁己亥九月十日。

◎ 記九溪十八澗

林紆

過龍井山數里。溪色澗然迎面。九溪之北流也。溪發源于楊梅塢。余之溯溪。則自龍井始。溪流道萬山中。山不階而蹙。踵趾錯互。蒼碧莫辨塗徑。沿溪取道。東警西匿。前若有阻。而旋得路。水之未入溪。皆號曰澗。澗以十八。數倍于九也。余

遇澗卽止。過澗之水。必有大石。互其流。水石衝激。蒲藻交舞。溪身廣四五尺。淺者沮洳。由草中行。其稍深者。雖渟蓄。猶見沙石。其山多茶樹。多楓葉。多松。過小石橋。向理安寺路。石尤詭異。春籟始解。攢動巖頂。如老人晞髮。怪石摺疊。隱起山腹。若廚若几。若函書狀。卽林表望之。潏然帶雲氣。杜鵑作花點綴山路。巖日翳。吐出山已亭午矣。時光緒己亥三月六日。同遊者達縣吳小邨。長樂高鳳岐。泉唐邵伯綱。

◎記雲樓

林紓

五雲山之大。不能窮也。可至者山西北之雲樓塢耳。戊戌四月十日。同李拔可。鄭稚星。林晚翠。命輿沿江干行。過六和塔。至梵邨。右轉入竹徑。道側小碑。署曰雲樓。萬竹掃天。中無雜樹。幽闐露微徑。青溼如新。過雨。泉聲瀼瀼。瀉竹根而下。小谿宛延。抱竹南逝。叢葦覆翳。不知其流所極。竹斷處。見天如覆盂。不半里。風

篠作聲。又入幽闔中矣。竹身大可盈握。細葉觸風。仰見碎光搖動者。天也。洗心亭面北而構。寒泉前渟如鏡。細藻縈回水底。縷縷可數。泉脈西來絕駛。墜落其中。如鳴珮環。一徑北趣入蒼碧中。始只雜樹。或篁或杉。或榧楠之屬。交植不辨。柯葉唯宏師塔前巨杉。四編竹護其根。直上無際。中蔭小亭。御碑存焉。更數十武。始至寺。

◎ 湖心泛月記

林紓

杭人佞佛。以六月十九日爲佛誕。先一日。闔城士女皆夜出進香于三竺諸寺。有司不能禁。留湧金門待之。余食旣。同陳氏二生霞軒詒孫。亦出城蕩舟爲湖游。霞軒能洞簫。遂以簫從。月上吳山。霧靄溟濛。截然劃湖之半。幽火明滅相間。約丈許者六七處。畫船也。洞簫于中流發聲。聲微細。受風若咽。而悽悄哀怨。湖山觸之。髣髴若中秋氣。霧消月中。湖水純碧。舟沿白隄止焉。余登錦帶橋。霞軒

乃吹簫背月而行。入柳陰中。隄柳蒼鬱爲黑影。柳斷處乃見月。霞軒著白袷衫。立月中。涼蟬觸簫。警而羣噪。夜景激激。畫船經隄下者。咸止而聽。有歌而和者。詒孫顧。余此赤壁之續也。余讀東坡夜泛西湖五絕句。景物淒黯。憶南宋以前。湖面尙蕭寥。恨赤壁之簫。弗集于此。然則今夜之遊。余固未襲東坡耳。夫以湖山遭幽人蹤跡。往往而類。安知百餘年後。不有襲我者。寧能責之襲東坡也。天明入城。二生趣余急爲之記。

◎遊西溪記

林紓

西溪之勝。水行沿秦亭山十餘里。至留下。光景始異。溪上之山多幽舊。而秦亭特高峙。爲西溪之鎮山。溪行數轉。猶見秦亭也。溪水溲然而清深。窄者不能容舟。野柳無次。被麗水上。或突起深心。停篙攀條。船側轉乃過。石橋十數。柿葉蒼菱。秋氣洒然。橋門印水。幻圓影如月。舟行入月中矣。交蘆庵絕勝。近庵里許。回

望溪路爲野竹所合。截然如斷。隱隱見水閣飛檐。斜出梅林之表。其下砌石可八九級。老柳垂條拂掃。水石如縛帶焉。大石橋北趣入烏柏中。漸見紅葉。登閣拜厲太鴻栗主。飯于僧房。易小艘。繞出庵後。一色秋林。水淨如拭。西風排竹。人家隱約可辨。溪身漸廣。彌望一白。近澗水矣。澗水一名南漳湖。葦蕩也。蕩析水爲九道。蘆花間之。隔蘆望鄰船人。但見半身帶以下。蘆花也。溪色愈明淨。老檜成行。可萬株。秋山亭亭出其上。盡檜乃趣餘杭道。遂棹船歸。不半里。復見蘆庵。來時遵他道。紆歸以捷徑耳。是行訪高江村竹窰故址。舟人莫識。同游者爲林迪臣先生。高欒桐。陳吉士父子。郭海容。及余也。己亥九日。

◎ 記水樂洞

林紓

咸淳臨安志。水樂洞在煙霞嶺下。然余遵石屋嶺剛三里亦至。中春草木敷綠。彌望蓬蓬。跨小阜。始聞泉聲。泉出洞。抵大石。反激歎沫。碎白仰沸。其聲洶洶然。

余以爲泉之抵石皆有聲也。此何由獨以樂名。俯觀之。淵水積其內。左偏更一穴。土稍燥可步。右轉與水洞通。水洞勢窪。泉脈激瀉奔穴。而左偏地稍高耳。少入漸深。黑不能容人。石勢高下爲階級狀。再入則斜列如筭柱。齒齒然。泉平齒始外達。接齒遞瀉。幽細如鏘風琴。瞑目癡立乃可辨。然陰冷砭骨。三月御重棉莫禦也。吾聞洞爲宋楊郡王別業。賈秋壑以厚直得之。疏壅導濬。節奏乃自洞間出。今淤塞又數百年。無濬之者。其聲之幽細。殆畧存水樂之意云。

◎ 遊頤和園記

林紓

頤和園臨昆明湖。包全湖之勝。依山構爲臺殿者也。前二十餘年。紓及壽富高鳳岐。張嘉猷。卓孝復。曾一之。湖上柳浪中。已面湖塘。塘作白堊色。湖水半汙。葦雜生。循河塘而東。至廓如亭。銅牛之次。稍北有文昌閣。巖扁其扉。壽富謂禁地不宜前。仍復南折。登繡漪橋。西望玉帶橋。穹然高起于湖西。前後二橋。其上

皆有亭。隱隱然均不能至。而北望玉泉之山。微見樓臺數疊。出萬樹上。自是以來。壽及張高二子。皆物故。獨紆與卓子存耳。年皆六十以外。目擊此園之盛衰。至于今日。乃售券游人。聽其登陟。使壽富及高鳳岐在者。其悲慨爲何如也。方光緒中葉。罄全國海軍之資。悉資此園。而李蓮英崔玉貴二璫。最有權。大率園工悉懸其手。務極絢麗。所謂排雲德暉二殿。上及佛香閣。雖良嶽寧能過邪。甲寅四月。李宗言及卓孝復偕來京師。是秋七月。約紆爲湖遊。遂自東向入。出仁壽殿下。迤迤趨玉瀾堂。則德宗景皇帝寢殿也。循石闌北趨。路絕狹。其下敗荷竟湖。而樂壽堂者。孝欽臨幸時。常起居其間。長廊陰森。苑樹蔥綠。若中春。遂至排雲殿。仰望佛香閣。高如浮屠。殿後壘石爲高臺。東西分二級斜上。紆則東趨。至御碑下。李宗言以脚力不勝。不竟登。復循長廊。過秋水亭。至魚藻軒。全湖在目。紆彷彿經西湖行宮之下。北來開豁眼光。爲第一日矣。西行至清晏舫。飲茶。

而舊時守宮之監無在者。茶竟。泛舟南行。至長橋下。入涵虛堂。此爲南湖矣。而二十年前所見之玉帶橋。尙隆然高起于西偏。復以舟東趣。入德和園。則頤壽殿之大戲臺在焉。殿上多應制之作。書法亦無佳者。司園之役。引紆出頤樂殿。後行山徑中。古松老檜。皆數百年物。而諧趣園題額。見諸樹陰之外。守者言太后御膳後。恒以小輦至。其間長廊邃閣。攢積無隙地。水葦高可隱人。闌干石橋牌坊。位置皆乖舛。忤人意。獨霽軒較高爽。軒後奔泉一道。瀧瀧瀉山石間而東逝。而泉脈又爲廊榭所梗。不暢其流。是間果去其殿閣三數處者。則水石之致出矣。守者言景福閣可至。含新亭有奇石。紆惡其石或卽至自良岳也。遂不往。嗚呼。昔讀張溟良岳記。感慨愴喟。知窮治土木者。匪有不亡。因係之以文。乃不圖未及三十年。若親履良岳之地。紆竟易其悲。良岳者悲此園也。

◎遊西海子記

林紆

癸丑之春。陳橋叟招余及陳石遺。力香雨。黃曝園。遊西海子。西海卽太液池之舊名。禁中人稱瀛臺爲南海。蕉園爲中海。五龍亭爲北海。北海多佛寺。且荒悄。遂弗至。至瓊華島。卽所謂中海也。登金鰲玉嶼橋。三海盡于一瞭。而櫛木汗所建之白塔。隆然高表瓊島之顛。其側卽承露盤。則遼后洗妝樓之故址也。明楊文貞李文達均有記。嚴分宜賜游廣寒殿詩。綵謂金人載良嶽之石。自汴之燕。每石一準糧若干。俗呼折糧石。余繞過承光殿。入瓊島。果見其石雜立。位置天成。因太息。遼金元明諸朝之經營。殊弗類頤和苑專成于闢寺之手也。磴歛。松古徑道。迴。覆。綠。陰。四。周。曠。輿。咸。稱。迺。獨。以。西。域。胡。神。獍。穢。妖。厲。之。形。侍。以。猛。虎。殿。于。其。上。則。風。景。盡。矣。南。折。向。瀛。臺。瀛。臺。一。曰。趨。臺。舊。有。昭。和。殿。今。不。見。憶。瀛。元。殿。者。或。卽。昭。和。之。更。名。康。熙。庚。申。益。于。水。邊。堆。疊。奇。石。種。植。花。樹。今。自。殿。後。循。蘭。干。入。山。洞。中。曲。折。回。繞。卽。出。水。上。曰。勿。魚。亭。者。仄。逕。可。通。之。殿。後。唯。瀛。臺。

抱水。非橋莫達。余至時。見橋之南北。均有衛士直廬。聞崇陵居此時。東朝令拆去橋板。漏不盡一刻。瀛臺與儀鸞殿隔絕消息矣。殿淒寂。無人。黃幔四垂。左右兩配殿中凝塵。徑寸想見當日崇陵不豫。宮嬪屏息。莫至爲可悲也。歸途經紫光閣。馳道修廣。入林陰而盡。明武宗築以閱射者。名曰平臺。臺廢。改爲紫光閣。康乾間爲受俘及宴見屬國陪臣之所。樹陰池景。蒼翠萬狀。今皆歷歷成爲陳跡矣。嗚呼。離宮別苑。易代而生人之咨嘆者。特資爲詩料。據其古懷而已。余則目擊盛衰。今復親謁涵元之殿。一一懷想當時。悲從中來。有不能自己者。游後經月。而太液池光。尙隱隱于夢中。照余枕席也。

◎ 遊玉泉山記

林紓

甲寅九月。橋叟招游玉泉山。方余遊頤和苑時。苑中已見妙高之塔矣。是日命車出西直門。十二里至海甸。又十一里及靜明園外。得券始入觀。園蓋壙全山。

而據其勝者也。老樹參天。景物大類雲栖。雲栖竹皆尋丈。翳不見日。園則檜與柏合。荒青老綠。雖善畫者莫肖其狀。廣殿垂堦。意卽廓然大公殿也。殿額久毀。沿道多破廟。而呂祖洞龍王廟。殘狀尙存。循石級北上。至妙高塔下。求所謂該妙齋崇靄軒。亦莫識其處。橘叟石遺林。仲樞宰平兄弟登塔。余止小亭之下。老柏敷陰畝許。坐階石上。東望昆明。湖光一線。出萬樹之罅。而排雲殿尙突兀空際。感念孝欽。當日游幸之盛。禁鑿森嚴。今乃縱游人入觀矣。既下。以舟向玉泉。趵突泉爲十六景之一。舊曰垂虹。實則仰出而非下垂。泉眼伏叢石下。雖盛沸而沈沈無聲。明漪絕底。纍纍咸見。細石去泉尋丈外。多葑蕀而弗除。細點出葑上。若魚沫。珠如泡。如則名曰趵突。稱也。石刊天下第一泉。右則高宗御製玉泉山記。濕不可讀。舟停巖下。出頗黎盃汲水而飲。余小病弗進。再沿巖石登陟。別至一石塔下。彫鏤極工。望靜宜園。林木蒼鬱。繚垣跨山如長城。曉來霧盛。日落

霧益起。遠矚青冥無所見。遂下。止一院落。清池互其前。緇泉出石罅。灑灑而流。丹漆敗損。問守者亦莫知其名。園中庭館舊皆有額。既無圖本可攷。惜哉。方康乾殷盛。暢春圓明二苑。水石臺殿華木之位置。多文人爲之屬稿。獨頤和苑。罄天下財力。搆諸奄人之手。視二祖之經營既遠。况又以土木貽天下之亂。自戊戌訖辛亥。宇內無寧日。今余登茲峰而望昆明。樓殿存而時代非。能無動今昔之悲邪。橘叟詩筆。深入臨川之室。必有詩紀其勝。余不恆爲詩。但爲之記。時重陽前二日。同游者九人。橘叟最健。

◎ 記翠微山

林紓

翠微。非名勝也。近龍王堂。林木始幽闐。山勢下趣。望山上小樹。皆斜俯如迎人狀。肩輿轉入林陰。始得一小寺。憑軒下瞰。老柏三數章。碧翳天日。有石級數十。所謂龍王堂。卽在其下。細泉淙然。循幽竇瀉于小池。池魚迎泉而喋。周以石闌。

早。月。出。樹。間。篩。碎。影。于。襟。袖。之。上。余。及。陳。跛。庵。陳。石。遺。高。穎。生。同。坐。廊。隅。石。遺。誦。淨。名。庵。詩。淒。瑟。挾。鬼。氣。羣。處。靜。境。聽。之。肅。然。飯。罷。趁。月。登。寶。珠。寺。林。深。石。黑。突。怒。梗。道。如。怪。獸。如。魍。余。及。跛。庵。各。以。拄。杖。行。先。以。杖。測。石。高。下。始。窺。足。寺。踞。巖。頂。叢。綠。中。隱。隱。出。殿。檐。近。寺。稍。無。樹。月。光。下。布。石。上。寺。僧。已。睡。起。而。進。茗。然。燭。入。小。洞。中。坐。頭。陀。像。意。南。中。村。寺。尙。或。過。之。也。明。日。遊。祕。巖。巖。讀。偶。齋。師。遺。詩。索。筆。和。之。以。肩。輿。跨。危。嶺。游。師。子。窩。長。廊。依。山。壁。畫。儵。絕。且。雨。遂。愬。愬。更。歷。數。寺。頽。垣。斷。塔。如。新。被。燹。石。遺。指。山。下。樹。言。秋。來。經。霜。爲。老。紅。者。此。也。癸。丑。四。月。十。四。日。記。

◎ 記戒壇

林紓

近戒壇里許。始見樹木。肩輿行亂石中。林莽荒穢。積爲頽綠。道棘梗輿。鈎引衣袂。久之始至。入門廓然。一峰巋出于佛閣之上。閣前古松數株。曰臥龍者最奇。

側松身可合抱。直偃閣外根際。出別枝。蟠屈作勢。而內嚮。與自在松相俯仰。自在松高百尺以上。敷陰被數畝。稍北一松。近普賢大師靈塔。半空其心。實以灰墜。無可紀者。寺中之松七。均有乾隆封號。獨活動松甚奇。前十年枯。御碑尙存。則乾隆宸翰也。寺中古碣多漫漶不可讀。惟朱石君珪嵌壁一石。敍唐張韓公施衣五百事。幽說眇旨。動述神怪。石君爲世大儒。以理學稱于乾隆之朝。乃好爲不經之論如此。甚惡其誕也。是日霧甚。遠瞭莫見渾河。留僧舍一宿。明日之潭柘。

◎ 記潭柘

不紆

潭柘之岫雲寺。卽晉之嘉福寺。唐曰龍泉寺。金皇統間。爲大萬壽寺。明正統間。仍爲嘉福寺。康熙時始賜今名。寺稍壯麗。細泉兩道。循石槽外。趨日夜。咸有聲。老松十數。盤鬱不及戒壇。然亦數百年物也。開窗見馬鞍山。葱翠接于臥榻。戒

壇之山。枯瘠而土石相負。潭枯得水。草木華滋。一望純綠。寺後泉脈。西來滉漚。爭石罅而出。細路宛曲。通龍潭。潭水儲爲小池。雜樹互陰。無人聲。隱隱聞鷄鳴。乃不知是何邨也。佛殿陳元妙嚴公坐拜壇。雙趺隱然。幾透堦背。龕供二小蛇。曰大青小青。僧指爲龍王。浮屠之謬妄。固不可以人理喻。迨夜。風水激蕩。雜以松籟。如臥風濤之中矣。同游者閩縣陳荔裳。永龔。溫陵陳芷汀之遴。乙卯四月二十五日記。

◎ 記遊怡園

莊仲咸

予嘗竊聞父老言。天下俗靡而人稱者。推東南之江浙。而江浙以蘇杭稱最。杭有西子湖。及天竺靈隱諸名勝。昔之白樂天蘇眉山。所謂回頭堪戀。濃淡均宜者也。顧予累歲困守家園。足不出里閭。而欲買輕舟。齎資斧。風舉雲搖。優焉游焉。以至彼。難矣。然耳其名。則恨不卽造也。今歲爲俯畜計。不免于奔走。而喜得

之蘇館任氏。其居當城之中。稍南偏。距怡園不數十武。課有暇。輒徐步往嬉。入園。迎面爲琅玕萬箇。風至謾謾然。游士以籠鳥罾檐頭。關關之聲。與大塊噓氣相應。答此自然之天籟也。少進折而右。右有文禽。翠羽錦衣。翹一足而立。左乃迤廊半繞。類缺環。復前行。則廣廈長廡。小榭平臺。宛轉層包。皆疏敞。設便坐。圍以明榻。庭有古木。藤交于其枝。地稍展。編竹爲棚。鮮葩艷卉。爛然充其中。時當春媚。都人士女。璘璘雜沓。駢袂過從。淪茗清談。拈花微笑。或相顧。若或相識。微聞蘭麝。則姍姍者方邁。立而睨焉。弗爲怪。其俗然也。園之偏西。磊以石。高可仞許。由下盤旋上路。委折以達。山石洞其內。蟹行而升。躋于顛。可瞭空曠。面南周以池。迴波瀏如游鱗。紛如投以餌。唼呷水際。聞履聲。登登瞥然逝。少頃潛上。噴沫如雨。此又一化機也。其西架危樓。倒峙波心。猶鳥之舒翮。垂楊綠之下。瞰梁橫尺有咫。縱不及一尋。屬于樓。可徑而過。稍東乃曲橋。欄紅欲歛。漲碧無滓。爲

斯園南北交通之脈絡。園之三面均脩除。壁皴古刻。皆秀逸可寶。獨缺其北一面。北故參馴鹿及諸獸類。觀者抵其隙。弗能越而前也。園爲顧氏有。顧公文彬。曾任監司。已作古。當其盛時。游者日且千輩。今則漸若晨星矣。而閭門盛氏留。園方興未艾。此更有數存也。園之大不盈五畝。無珍怪瓌麗。唯位置略具丘壑。居通衢。以故衣冠裙屐。時命駕焉。偷棄之荒野。惟牧童樵豎歌吟而悲嘯焉耳。烏睹車馬如雲之盛哉。由是觀之。士或貧瑰琦。懷蘊蓄。而遭時不偶。與庸夫俗子無以異。一旦得公卿大夫。游揚而成名。卽不必偉服峨冠。而天下時流。將有爭出門下者。匪獨爭出門下。且有幸見顏色。詡詡然以爲宗族交游光寵者。嗚呼。天道靡常。人情善變。自古如此。吾又何尤。今雖偶未之漸。而吳宮花草。一斑已見。志其遇。以俟異日馬首欲東可耳。

◎樟亭記

陳三立

西湖之勝。可指而名者百數十。獨法相寺旁古樟。罕爲游客所稱。說丁巳九月。余與陳君仁先。俞君恪士。過而視之。輪囷盤拏。中挺二幹。狀如長虬。待鬥互峙。鱗鬣怒張。者度其年歲。或于白樂天。林君復。蘇子瞻之時相。先後蓋表靈山。偶古德而西湖諸勝跡。所厯留之典型。瓌物也。摩挲既久。不忍去。仁先乃議築亭其間。辟風日雨雪之侵欺。娛觀者。昔莊生之書。凡斧斤所赦。匠石不顧者。類目之不材之木。是木也。其果苟全于不材者與。然而偃蹇荒谷。虛莽間。雄奇偉能。爲龍爲虎。狎古今。傲宇宙。方有以震盪人心。而生其遁世無悶。獨立不懼之感。使對之奮而且媿。則所謂不材者。無用之用。雖私爲百世之師。無不可也。亭建于戊午某月。好事圖其成者。爲金香巖。朱溍尹。王病山。鄭太夷。胡愔仲。蔣蘇庵。陳仁先。夏劍丞。余恪士。及余凡十人。

◎ 遊玉泉山記

陳衍

燕京土厚而水深。井不數仞不得泉。巨室池館。富木貧水。且陂塘坳塹。諸狀。藪然。儲枯擗敗。葉若屋上瓦。溝然。都人士之所游觀。若葦灣江亭。則窪而積潦耳。帝家苑囿。乃有活水。昆明湖西苑。相距二十里許。不能伏流而中貫也。御河鐵插入城出城。以東注大通河間。溢爲積水潭。十刹海。茁其菰蒲菡萏。與佛子屋廬。居人臺榭。相映帶。皆玉泉山之泉所及也。山袤廣不一里。峻不越百丈。合礮響。祖崔嵬而成。然其趾濫。泉汎。泉洪。纖錯出絕。有力如川之至。淳數小槩。以瀉於外。有清純。皇帝垣以爲靜明園者也。揭藥泉上曰天下第一。相傳衡諸中冷。惠山諸泉。容積等而重量踰之。當日品泉之法。蓋以此。山顛標一白塔。旁近二小塔。亭官寥寥。蔭以栝柏榆柳之屬而已。余以爲山水之勝。猶文字也。能者各有所以表著。而獨至爲難。京西戒壇以松潭。柘龍王潭。以水師子窩。祕魔崖。以紅葉。此山則燕都水脈所發。軻有遠到之量焉。詩曰。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又曰。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吾獨爲斯泉誦之矣。甲寅重陽前二日記。

◎遊頤和園記

姚永概

頤和園者。去西直門二十餘里。陰居橫阜。陽臨大湖。崇觀飛閣。依山矗立。慈禧太后所建也。當清室之盛。天子每歲避暑熱河山莊。春秋佳日。常居圓明園。百官皆入直。咸豐壬子。外國聯軍入都。而園燬於火。同治時嘗議復之。而未果。至光緒初。乃就圓明園之西而成此園。方是時。中外交通久。初立海軍。圖保國長計。醇親王巡閱歸。以爲足恃也。移其費從事於園。而海軍停置船械者十餘年。甲午一戰。國威失矣。民國二年春。園禁暫開。余與二三子得券於外部。因入瞻焉。中曰玉瀾堂者。正殿也。堂後穹窿特起者曰佛香閣。東則慈禧太后及光緒帝后之所御也。修廊二百餘丈。互其前。奇樹異石。駢列左右。廊西盡有樓臨湖。樓址疊石。刻爲舟形。極西有寺。不能名也。湖波清澈。中貫長堤。樹木稀少。游者

絕跡。循湖東行。過文昌閣。岸列銅牛一。足屈首昂。制作堅致。背右刻高宗御銘。度石橋。湖中有嶼。嶼上樓閣翼然。與隔湖宮殿相直。時日已斜。乃循途而歸。園中亭榭之類極多。遊不能徧至。與雖主而不記其名者。今皆不悉舉也。噫。昔者康熙乾隆兩朝。乘景盛。坐運中國。鞭笞諸藩服。而宇內無貳。豈不以人才衆多。威足以馨四鄰。而用足以給民生乎。及運往勢遷。天下事危岌岌矣。鄰強非昔之鄰也。民衆非昔之民也。財匱非昔之財也。於斯時也。雖宵旰憂勤。亟起而圖拯。救濟不濟。固未可逆覩。迺因襲舊業。不知禍剝及膚。經營一己便安之計。宜其殆哉。今清室順天人之心。委其神器。授之億兆。國變體更。旣脫專制。以歸大同矣。然鄰猶是鄰也。民猶是民也。財猶是財也。後來之視今。無異今日之視昔。詩曰。予室翹翹。風雨所飄搖。予維音嚶嚶。口卒瘁而手拮据者誰乎。予於斯游。不能不重念於周公之言也。因歸而爲之記。

◎遊冶父山記

馬其飛

廬江縣治東北二十里有山曰冶父。世傳歐冶子鑄劍於此。上有鑄劍池。淵澄清冽。可飲可灑。太平寰宇記。以當春秋時楚羣帥囚處。水經注。冶父城在郢都側。樂史誤也。余以光緒二十三年冬十月己未。邀其邑人錢凝和偕遊。至山麓舍車。錢君老而僂。且憩且登。余陟速而憊。先之五里。陟其顛。暮色自遠而至。唐時建無量殿。今猶存。殿無寸木。磚石嵌空。層轉而上。如城闔如虹梁。幽。陰。肅。非。得。日。咫。尺。不。辨。物。旁祀雷師。廟令言山峻多毒物。神逾歲輒一至。號洗殿。至則光氣內撼。山石飛鳴。寺僧皆伏不敢窺。久之乃去。云。余宿其前廂。遲明登望。江樓晨光。納牖。目際無垠。前至伏虎巖。箕踞石上。則白湖焦湖黃陂諸湖雲氣。空起。窪隆。環擁。皓若積雪。陽景騰薄。摩盪成采。然後徐入山腹。盡勢極巖。錢君躍喜。以謂觀雪乃無此奇也。山有二徑。余來自西道。會錢君他事別去。余獨尋

常明上人循東道下。抵實際寺。傾崎旣窮。足舒山展。人意轉亂。竹樹翳澗谷。沈沈有聲。寺亦肇於唐。今圯矣。上人精醫術。蓋類有道者。不可知其跡。迺一飯而去。

◎遊紫蓬山記

馮其昶

予客合肥。今六年。時一至消搖津。香花墩。謁包孝肅祠。顧未嘗遠出。歲三月上旬。樊稼亭有游大蜀山之約。健父曰。可。遂游紫蓬山也。紫蓬一名李陵山。肥水出焉。最爲邑西勝地。詰朝。偕子開訪渠石宜。六人同往。出西平門二十里。至大蜀。一峯鄣郡而峙。旁顧無侶。爾雅所謂獨者蜀也。予與健父先至。憩山之半。以遠鏡窺從來者。聲欬若可接。而聲寂不聞。飯後各題名去。西南行二十餘里。宿楊圩。距紫蓬猶可二十里所。明日主人偕登。有寺踞山之顛。房廊蕭曼。與山爲卑。崇登閣。遠矚天宇。開豁念予。一身寄此。渺然時大風塵起。僧言晴霽則巢湖。

中帆。檣可指。見水經注。肥水出良餘山。西北入淮。茲山之水。皆東南入巢湖。無能西北踰山而過。乃知郡縣志以紫蓬當良餘。而謂肥源久湮者。誤也。肥水實出將軍嶺。在紫蓬北六十里。自嶺以西之水入壽春者。爲注淮之肥。其東流十里。經鷄鳴山繞郭迤南入湖者。今亦曰肥河。酈道元謂之施水也。爾雅歸異出同流。肥合肥得名以此。吾意良餘山卽將軍嶺。曹公征孫權。由渦入淮出肥水。至合肥。良餘扼其衝。吳魏戰爭。必駐重師於此。將軍嶺之稱。由此起也。紫蓬祠李陵。不知所由。始吾又疑魏將李典守合肥有功。廟故祀李將軍。或乃不知將軍爲李典。誤屬陵。因以名山。而并以肥水之出將軍嶺者。亦移被於此。斯誠歧之又歧者耳。古今地志。非目驗則往往乖異。周中書家謙居山下十里。曰周圩。多藏書。子開邀往過之。周亦以謂肥水不源於此矣。是日觀蘇子瞻遊定惠院。二詩手稿。及他宋賢遺跡。久之不能去。秉燭至楊圩宿。明日返郡城書此。

◎三巖遊記

馮 軒

三巖在麗水西北。清寥高峻。嶮然人境之外。宋李堯俞標其右曰清虛。中曰白雲。左曰朝曦。庚子四月。予與俞君仲魯游焉。清虛形盡然。若剖大回鑿而半之。雲物開朗。無洞壑陰森之氣。其外修竹彌望。日光回照巖壁。霏霏有黛色。旁有石。給訝如門。循門而左。則白雲巖也。白雲最深而迴。四壁鴻洞如大宮。高屋。其前巉厓倒懸。有瀑自空際下。峭石激之。終古澑澑有聲。石下別出一潭。雜花木。三兩叢蔽其上。天光水色。滉瀟於。乍明乍暗中。使人傴然有無窮之思。焉其南爲朝曦巖。巖頂大石斗絕。積翠百疊。陰壓眉額。巖中空而上。墜虛籟。內翕咳唾。皆鏗然。夏颿。凌寒石氣。偃人欲嚏。去清虛僅咫尺。而寒暄之變。殆類春冬。其後石壁如穴。暗水出其罅。鑿小池止之。渟渟一碧。窈暗中。虛明湛然。掬以手。涼冷如濯冰雪。是名丹泉。亢旱不涸。巖之南。磴道盤折。上有巖如小閣。寬僅容一

席予偃臥其上。聽中巖瀑布聲。蕭條曠絕。彷彿箏鏡小樓。夜深聽春雨時也。其北有石谷。黝然以黑。深邃殆不可測。予謂其中當有佳境。然不能入也。

◎遊大觀亭故址記

吳汝編

余幼卽知大觀亭爲皖城名勝之區。長而聞名賢登是亭者。多弔余忠宣之墓。又意亭之所以名。附余公而名也。獨恨未得一睹其勝。今年應試皖城。始從方先生存之游其地。四山廻旋。長江接天。覽其風景。慨然想見當時之盛。而亭址廢爲軍壘。思求勝跡。蕩然盡矣。唯余公之墓。爲前中丞彭公重修。豐碑高塚。一如曩昔。相與低徊憑弔。久之乃歸。夫亭之廢久矣。今日之游。非震於其昔日之名邪。然求其勝跡。已無一存。更閱異時。誰復知有是亭者。若余公之墓。則雖無彭公之修治。吾知千百年後。必有憑其虛而弔者矣。而中丞理墓時。曾不及是亭。意者園林臺榭之盛。固不如忠義之氣之感人深。與抑有所附而名者。無不

亡。唯其所以名者爲可久。邪。然則非有不朽之實。雖盛名震耀。未有不終歸泯滅者也。獨是亭也。與茲游也。先生曰。必有記。故記之。同游者。元和朱君仲我。績溪章君琴生。吾邑蕭君敬父。程君曦之也。

◎ 遊虞山記

張裕釗

十八日。與黎莼齋游狼山。坐萃景樓。望虞山樂之。二十一日。買舟渡江。明晨及常熟。時趙易州惠甫。適解官歸。居於常熟。遂偕往遊焉。虞山尻尾。東入常熟城。出城迤西。繇二十里。四面皆廣野。山互其中。其最勝爲拂水巖。巨石高數十尺。層積駢疊。若累芻菌。若重鉅盤。爲臺色蒼碧。丹赭斑駁。晃曜溢目。有二石中分。曰劍門。巖壁屹立。詭異殆不可狀。踞巖俯視。平疇廣衍。數萬頃。澄湖奔溪。縱橫蕩瀾。其間繡畫天施。南望毘陵。震澤連山。青翠相屬。厥高鑱雲。雨氣日光。參錯出諸峰。上水陰。上漣盪摩闔。開變滅無瞬息。定其外。蒼煙渺靄。圍繚光色。純天。

決皆窮睇。神與極。馳巖之麓。爲拂水山莊舊址。錢牧齋之所嘗居也。嗟乎。以茲丘之勝。錢氏憫不能藏於此終焉。余與易州乃樂不能去云。巖阿爲維摩寺。經亂。泰半燬矣。出寺西行。少折。踰嶺而北。雲海豁開。杳若天外。而狼山忽焉在前。余指謂易州。亦昔游其上也。又西下爲三峰寺所在。室宇每每可憩息。臨望多古樹。有羅漢松一株。剝脫拳禿。類數百年物。寺僧具酒果笋麪。餉余兩人。已日昃矣。循山北過安福寺。唐人常建詩所謂破山寺者也。幽邃稱建詩語。寺多木樨花。由寺以往。芳馥載途。反自常熟北門。至言子仲雍墓。其上爲辛峰亭。日已夕。山徑危仄。不可上期。以翼日往。風雨復不果。二十四日。遂放舟趣吳門。行數十里。虞山猶蜿蜒在蓬戶。望之瞭然。令人欲反棹復至焉。

◎北山獨遊記

張裕釗

余讀書馬蹟鄉之山寺。望其北。一峯峩然而高。嘗心欲至焉。無與偕。弗果。遂一

日奮然獨往攀藤葛而上。意銳甚。及山之半。足力勸。止復進。益上。則澗水縱橫。草間微徑。如煙縷。詰曲交錯。出惑不可辨識。又益前。聞虛響。振動顧視。來者無一人。益荒涼。慄心動欲止。然終不釋鼓勇。益前。遂陟其巔。至則空曠寥廓。目窮無際。自近及遠。窪者隆者。布者擣者。迤者峙者。環者倚者。怪者妍者。去相背者。來相御者。吾身之所未歷。一左右望。而萬有皆貢其狀。畢效於吾前。吾於是慨乎。其有念也。天下遼遠。殊絕之境。非先蔽志而獨決於一往。不以勸而惑。且懼而止者。有能詣其極者乎。是游也。余既得其意而快然。以自愉。於是曠余向之。勸而惑。且懼者之幾失之。而幸余之不以是而止也。乃泚筆而記之。

◎ 遊狼山記

張裕釗

光緒二年秋八月。黎蕓齋筮權務通州。余過焉。既望。與蕓齋游於州南之狼山。山多古松。桂檜柏數百株。倚山爲寺。寺錯樹間。最上爲支雲塔。危踞山顛。萬景

畢納。迤下若萃景樓。及準提福慧諸庵。亦絕幽夔。所至僧舍。房廊屈曲。左右蒼翠環合。遠絕塵境。側身回矚。江海蕩天。近在戶牖。隔江昭文常熟諸山。青出林際。蔚然時秋。殷中海氣。正白怒濤。西上皓若素魄。滅沒隱見。余與蕤齋顧而樂之。狼山。淮揚以東。雄特勝處也。江水自岷蜀徑吳楚。行萬里。至是灑滌渺莽。與海合會。山川控引。界絕華戎。天地之所設險。王公以是慎固。古今豪傑志士之所睥睨而驚也。昔阮籍遭晉室之亂。作詠懷詩。以見志。登廣武山。嘆悼時之無人。今余與蕤齋幸直茲世。寇亂殄息。區內無事。蕃夷絕域。約結堅明。中外以恬熙相慶。深憂長計。復奚以爲。余又益槁。枯朽爲時。屏棄獨思。遺外身世。捐去萬事。徜徉於茲山之上。蔭茂樹而擷澗芳。臨望山海。慨然憑弔。千載之興亡。左挾書册。右持酒杯。嘯歌偃仰。以終其身。人世是非。理亂天地。四時變移。眇若墜葉。與飄風於先生乎。何有哉。歸書而爲之記。

◎遊君山記

高心襲

同治六年夏四月。郭公伯琛。以羅叟研生從長沙來岳州。走書要梓湖吳先生。就會陳陵磯館。予者三日。而劉公孟容罷陝撫歸道。此。前爲期於君山。旣集雲影和媚。晨雨沍之。巨湖之中。一日之頃。萬秀呈吐。予資以舟俾暢游。以去。尋得郭公書。以謂昨會游之樂。冠生平。極人天。後有游者。難可繼之。蓋諒予爾日。獨以事不克俱也。自予奉役岳州。且兩年。朝夕對君山。不一鼓楫。諸公至。又闕於從。抑予日怡養其神。思於天水杳靄之地。何必君山。獨偃蹇懷此。未輒發耳。六月役得代。予當東歸湖口。始以立秋日。濟湖訪吳先生於君山。獲登其所謂九江樓者。從樓南楹。端視山三面。蒼然一水。淨其缺處。不知洞庭之大。而茲山之小也。茲山遂能席其清。夔結之氣。迎扞南來羣水。橫郭西湖。數十萬頃之驚風怒濤。無類於形。而損於蘊。則使非是稽天之洪。浸終古之震撼度。亦才當平。

野一丘芻牧所與宅豎庸所與嬉何由蠲滌氛垢曠世遐邁與金焦二孤揖讓荆揚間而況人之孤挺其身恣磨宕天地之內務有所含以成立者哉是日伏暑吳先生導予稍稍歷諸亭閣西北厓谷幽復桂橘蔽一山疏風動林炎氣不亢相顧樂甚東軒內斷木盈丈圍可七八尺無根株鱗皮不可名年鵲黝如龍身而奇理隱雲瀾此山有此物固已怪絕而吳先生者負宏識絕學以窮老山中重使爲予茲游之主人予幸兩遇之誰謂山靈之貺客乃偏厚前游諸公者既謝吳先生歸明日書而寄之

◎ 登泰山記

薛福成

必置身高明之域然後心與目不蔽於邇有以發吾胸中閎廓俊邁之趣所居彌峻所涵彌遠昔孔子登泰山而小天下非謂人之目力能窮夫天下之大蓋以天下瑰奩之境莫逾泰山至此而襟懷超曠與天無窮雖極天下之大不足

以搜吾慮也。同治四年。福成參督師侯相曾公幕府事於徐州。公之道甚崇闊。而不阻人以難陟也。其望則海內之所宗仰也。明年移駐濟寧。以巡閱河防。紆道泰安。觀形勢。遂登泰山。余與李榕申甫。黎庶昌。蕤齋。方宗誠存之。王定安鼎丞皆從。四月既望。乘山輜。出郡北門三里入山。盤曲上躋。將四十里。經名蹟尤著者十數。皆縱覽徘徊始去。越南天門。折而東行。有碧霞宮。東嶽廟。又北上爲岱頂。卽天柱峰也。山之大勢。桐城姚姬傳先生嘗記之。凡今登山。皆姚先生所循道也。僻不當道者俱不往。所歷未逮茲山百一。然其景之淑。氣之靈。各擅勝槩。意象迥殊。則狀之不可勝狀也。余故弗著。方余未至南天門時。級道斗聳。巍轟。天半。仰瞻巖隙。白雲孤翱。歷階可升。不知所極。俯視則一線危磴。窈深莫測。目眩神駭。趨憩卻顧。屏息釋慮。鼓勇復前。俄登天門。道忽坦夷。異境頓闢。覩所未覩。方自幸向之不渠止也。乃趨岱頂。極目四眺。諸峰起伏。環列相背相倚。若

拱。若。躡。皆。如。培。塿。汶。水。東。來。蜿。蜒。似。帶。徂。僕。峙。其。上。高。出。羣。岫。其。顛。仿。佛。可。及。山。半。而。郡。城。踞。原。野。殆。如。方。罨。遙。睇。穹。碧。渺。若。無。外。俛。視。雲。烟。瞬。息。變。滅。然。後。知。不。登。泰。山。之。顛。不。知。衆。山。之。非。高。也。人。之。自。立。何。獨。不。然。出。埃。壒。之。表。掃。拘。虛。之。見。斯。萬。物。不。能。爲。吾。蔽。而。物。之。殊。形。詭。趣。莫。遁。於。吾。之。所。矚。蓋。有。形。之。高。不。能。常。居。無。形。之。高。不。可。斯。須。去。也。是。夕。宿。碧。霞。宮。四。更。後。與。蕤。齋。鼎。承。趨。岱。頂。東。之。日。觀。峰。候。日。出。風。雨。驟。至。寒。甚。良。久。雨。止。極。東。紅。光。一。縷。橫。互。凝。雲。之。下。俄。而。璀璨。耀。日。日。輪。晃。漾。若。自。地。面。涌。出。體。不。甚。圓。色。正。赤。可。偁。視。其。上。明。霞。五。色。如。數。百。匹。錦。顧。視。女。牆。日。景。甚。微。忽。又。不。見。俟。相。以。陰。雨。竟。夕。未。觀。日。出。笑。曰。君。等。識。之。天。下。事。未。閱。歷。者。不。可。以。臆。測。稍。艱。難。者。不。可。以。中。阻。也。越。三。日。馳。還。濟。甯。遂。爲。之。記。

◎ 遊鹽原記

黎庶昌

鹽原在山峽中。當日本下野國鹽谷郡之西。連山皆石。而獨宜木。產楓尤盛。葉又先紅於他郡者。蓋其地高多風而早寒也。始以峽中深險無塗徑。好游者不一至也。勝亦遂不顯。明治十八年。橡木縣令三島通庸。闢山穿道。使與外通。鹽原之名始著。輪車既達於那須。宮中顧問官高崎星岡君。時一往游。乃盡窮鹽原之蘊。樂其林壑之森美也。度地置別墅。暇輒休沐其間。蓋得山水之趣。莫善於此。一日。導余往游。余以中土人未嘗有先者。游之當自余始。自那須西行十餘里。入山紆道。盤屈而上。入愈深。峽愈束。奇益愈顯。泉之淙然。鳴琴者。瀑之洶然。赴壑者。松之偃立若亭者。傘者。石之縐若雲者。蠹若笋者。垂壁可摩刻者。礫碕嶽。峯升鳥驚者。巖之斗出者。輿者。曠者。竇者。厂者。窈窕而修秀者。使人攬接不厭。幾二十里而後。至則緣山皆楓。葉。琴。琴。叢。叢。紅者。若緜。紺者。若緜。絳者。若丹。日光射之。皆斑駁成錦彩。誠極天下之大觀也。若夫山中之景。四時變

幻不同。雨陽明晦。霜月高潔。凡違遇於心目而得諸興象之間。雖善游者莫能盡其狀也。高崎君別墅在帚川甘湯川交會處。川大水名也。而此實小溪。有橋當其前。旁有蓬萊巖。高崎君所命。泝甘湯行數百步。水流亂石間。動宕可喜。踰嶺而西。則人家數十。沿帚川居。宮內次官吉井三峰別業在焉。與高崎君相望也。古諸侯卿大夫聘問鄰國。感物造端。登高而賦者有矣。未始輒傳四出。互駐其國。都履人國。猶戶庭。如今日者。然則鹽原之游。余與高崎君窮幽極深。一再信宿。相與俯仰。嘯歌於一堂之上。以絃布衣昆弟之懽。殆古人所不逮也。此於交鄰之道。若與若不與。夫豈苟焉以娛悅耳目爲快哉。同游者爵位局主事宮島誠一郎。譯官陶太均。凡四人大清光緒十五年九月游後四日。使者遼義黎庶昌記。

◎遊天平山記

亢樹滋

城西諸山之有名者。以靈巖天平虎阜爲最。靈巖虎阜。以吳王著。而天平則以范公著。亂後諸山燬於賊。惟天平無恙。丙寅四月二日。自胥門具舟。進歸涇橋。一路芳草鮮美。綠波蕩漾。十餘里不絕。既抵岸。捨舟就輿。趨道野田。亂石間。過何亭來鶴。一望荒穢。爲之慨然。不三里。抵山麓。下輿。四顧萬笏林立。羣峰左右環抱。氣象雄闊。雜樹數十株。蒼翠悅目。惜松柏無一株。在者盡摧爲薪矣。度宛轉橋。入呪鉢菴。菴中屋宇如故。鼠姑正著花。坐移時。至高義園。游人漸集。遂由後壁登一線天。造中白雲。見羣石矗立巖際。無小無大。皆渾然不露圭角。而一種巖氣正性。自不可抑。與范公之爲人也。肖然則公其得茲山之靈秀而生者歟。還至鉢孟泉。山僧煮茗供客。味清冽。迥異他處。名曰第一泉。信已因就僧謀消夏處。僧爲言無隱菴。頗完善。遂至其地。訂約而返。噫。吾郡之名於天下久矣。不特園林城市之美。甲於他省。卽一二琳宮梵宇。隱藏於山重水複間者。莫不

輿如曠。如居之不厭。而探之無盡者也。今則蹂躪於戎馬。蕩滌於烽煙者。十居八九。而茲山獨全其勝。以待游者之覽眺。何其幸歟。豈范之先德澤在人。而鬼神爲之呵護歟。抑失志之士。以山水爲性命。而天故留之。使樂其生歟。余於是山。蓋嘗屢游矣。而今特記之者。以其出於喪亂之餘。不與劫火同盡。爲可喜也。故爲之記。

○君山月夜泛舟記

吳敏樹

秋月泛湖遊之上者。未有若周君山遊者之上也。不知古人曾有是事否。而余平生以爲勝期。嘗以著之詩歌。今丁卯七月望夜。始得一爲之初發棹。自龍口向香鑪。月升樹端。舟入金碧。偕者二僧一客。及費甥坡孫也。南崖下漁火十數。星相接續。而西次第過之。小船撈蝦者也。開上人指危崖一樹曰。此古樟。無慮十數圍。根抱一巨石。方丈餘。自郡城望山。見樹影獨出者。此是也。然月下舟中。

仰視之。殊不甚高大。余初識之。客黎君曰。蘇子瞻赤壁之游。七月既望。今差一夕爾。余顧語坡。孫汝觀。月不在斗牛間乎。因舉誦蘇賦十數句。又西出香鑪峽。中少北。初發時。風東南來。至是斜背之。水益平不波。見灣碕。思可小泊。然且行。過觀音泉口。響山前也。相與論地道通吳中。或說有神人金堂數百間。當在此下耶。夜來月下。山水寂然。湘靈洞庭。君恍惚如可問者。又北入後湖。旋而東。水面對出燈火光。岳州城也。雲起船側。水上潏潏然。平視之。已作橫長狀。稍上。乃不見。坡孫言。一日晚。自沙觜。見後湖雲出水。白團團若車輪。巨鑿狀者十餘。積卽此處也。然則此下近山根。當有雲孔穴。耶。山後無居人。有棚於坳者數家。洲人避水來者也。數客舟泊之。皆無人聲。轉南出沙觜。穿水柳中。則老廟門矣。志稱山周七里。有奇。以余舟行緩。似不翅也。既泊。乃命酒肴。以子雞。苦瓜。拌之。月高中。天風起。浪作劇飲。當之各逾本量。超上人守葷戒。裁少飲。噉梨數片。復入。

廟具茶來。夜分登岸。別超及黎。余四人循山以歸。明日記。

◎遊大雲山記

吳敏樹

立吾村而東望。髣髴乎翼然。有山起於雲中者。大雲山也。山祀真武神。甚靈。遠近走禱者衆。常從之問云。去此可百里。仙靈之所居也。於是有遊志。蓋前此十七八年矣。而友人郭建林喜山水。約同遊。將行矣。以風雨或以事不果者。蓋三四焉。今月初十日。建林自郡城來。告余曰。新雨天幸晴。行不汗。請與子踐大雲之約矣。明日。余與建林及從弟伯喬三人者。步而卽路。一人擔行李以從。其日至於潼溪。行四十里。明日行四十里。至於白羊之田。山益高。水益急。望大雲益近。明日過八百市。有路緣飛嶺以上。居人曰。山自此登矣。三人者以勇勸。猶數息乃上。已上路。緣嶺側。俯深溪。過之可怖畏。稍下有村落。山田已復上。如前嶺。蓋上者八而二下。此以往。路皆然。過鵬灣。望懸泉。自四山下。竚觀之。過案山。山

絕高。峭立似城堵。是大雲之曲尾。形家言。謂之案山。路緣案山入。行深洞中。四五里。無人家。山半巖缺處。望有七八家煙火。路益險狹。水走絕澗下。聲怒號。建林伯喬甚怖。余差勇。循澗行。路漸高。澗漸平。亦有村聚。晚投宿於羅氏。則至峰下矣。是日計行二十五里。然路難。四十不啻焉。明晨飽飯。往登石崖。下聞泉淙淙然。坐聽之。其聲如松風之走萬壑也。是曰響泉之崖。澗側大石如縮龜。響泉自其下出。是曰息龜之澗。遂緣萬松磴。磴石級。級數十。足疲甚。一休。如是休者又數十。至乎道士之宮。憩焉。遂陟乎大雲之峰。下視萬山如走馬。如驅羊。如滾波。濤如千萬人。軍旌旗鼓。魚麗鵝鸛。升壇而指。摩自巴陵。臨湘。通城。平江。四縣之山。咸在肘下。而西望洞庭。煙洲草渚。隱約可辨。沙川油川。左右繞若雙帶焉。其峰之勝者。卓筆如筆。青笠如笠。攢劍如劍。圍屏如屏。三人相顧。以嘻。謂不臻於茲。安知茲山之上。有若是者耶。而今之遊。不徒勞也已。峰下有井。名聖泉。

道士之宮。背峰而列。宮凡六。余所宿宮。名永樂。是日進香者。可百許人。道士云。八月之望。會者凡四五千人。蓋神之盛也。余等亦禮而無祈焉。明晨下山。下行。易。惟不可望。恐欲墜。亦頓撼。苦足趾痛。至鵬灣。灣有小潭。自山來。二十里之泉。咸走石溪來。會石斗。削若鬚。小邱臨潭上。可亭。前往時畧未究。今始得之。余所得大雲之盛。具此矣。其日仍宿白羊彭氏。白羊地屬臨湘。而大雲巴陵地。犬牙入也。明日至蒿坪。回望大雲。指前宵宿處。乃在天半。小雨。因過宿友人李皋門。孝廉家。李氏多藏書。出書錄觀之。明日。至新牆。宿蘇州吳氏寄東書屋。又明日。與建林別。余及伯喬歸。是行也。凡八日。得詩十有一首。凡所稱峰崖泉石云者。向未有名。名之自余。以大雲之居境蓋遠矣。近縣鮮好事者。四方之人莫至。遊者自余三人始。

◎ 小盤谷記

梅曾亮

江寧府城。其西北包盧龍山而止。余嘗求小盤谷者。至其地。土人或曰無有。皆大竹蔽天。多歧路。曲折廣狹如一。探之不可窮。聞犬聲。乃急赴之。熟五斗米。頃行抵寺。曰歸雲堂。土地舒寬。居民以桂爲業。寺傍有草徑甚微。南出之。乃隊大谷。四山皆大桂樹。隨山陂陀。其狀若仰大孟。空響內貯。警效不得他逸。寂寥無聲。而耳聽常滿。淵水積焉。盡山麓而止。由寺北行至盧龍山。其中阮谷窪隆。若井竈。齷齪之狀。或曰遺老所避兵者。三十六茅庵。七十二團瓢。皆當其地。日且暮。乃登山循城而歸。暝色下積。月光布其上。俯視萬影。摩盪如魚龍起伏。波浪中。諸人皆曰。此萬竹蔽天處也。所謂小盤谷。殆近之矣。同遊者侯振廷。舅氏管君異之。馬君夢湘。歐生岳菴。弟念勤。凡六人。

○ 盞山餘霞閣記

梅曾亮

江寧城山得其半。便於人而適於野者。惟西城盞山。吾友陶子靜。偕羣弟讀書。

所也。因山之高下爲屋。而閣於其巔。曰餘霞。因所見而名之也。俯視花木皆環拱。升降草徑曲折。可念行人若飛鳥。度柯葉上。西面城。淮水縈之。江自西而東。青黃分明。界畫天地。又若大圓境。平置林表。莫愁湖也。其東南萬屋。沈沈炊煙。如人立。各有所企。微風繞之。左引右挹。縣緡緡。上浮市聲。近寂而遠聞。甲戌春。子靜觴同人於其上。衆景畢見。高言愈張。子靜曰。文章之事。如山出雲。江河之下水。非鑿石而引之。決版而導之者也。故善爲者有所待。曾亮曰。文在天地如雲物。煙景焉。一俯仰之間。而遁乎萬里之外。故善爲文者無失其機。管君異之曰。陶子之論高矣。後說者如斯閣亦有當焉。遂書爲之記。

◎ 遊歙西徐氏園記

王灼

歙西徐氏有園。曰就園。方廣可數十畝。其西北隅鑿地爲方池。引溪水入焉。池之四周皆累以危石。池上橫石爲橋。以通往來。由池而西爲亭。再西翼然而出。

者爲樓。池之南端。臨以虛堂。堂半出水上。前有橫闌可俯。堂背爲渠。溪水所從入池者也。循渠折而東行。皆長廊。中累層石爲臺。臺高二尋。其上正平。可羅坐十餘人。旁植梅檜竹柏石柀。甚衆。臺下透迤。環以複壁。北復構堂三楹。堂之右側。與前池通。由堂左折。循牆入重門。中敞以廣庭。前繚以曲榭。繁蕤翳生。而牡丹數十百本。環巾欄楹。花時尤絕盛。由庭東入。其間重阿曲房。周回復壁。窅然而深。洞然而明。牆陰古桂。交柯連陰。風動影碧。浮映衣袂。園之外。田塍相錯。煙墟遠樹。歷歷如畫。而環歛百餘里中。天都雲門。靈金黃羅諸峯。浮青散紫。皆在几席。蓋池亭之勝。東西數州之地。未有若斯園者。予館於歛數年。嘗一至焉。戊申六月。復集同人來遊於此。時天雨新霽。水汨汨循渠流。予與二三子解衣擊壺。俯綠陰。藉盤高。乘風乎高臺。祓除乎清流。謹譚淋漓。詼嘲談諢。及日已入。猶不欲歸。園者皆瞪目相顧。嗟愕怪駭。既歸。二三子各適其適。顧吾獨悲園之朽。

靈頽壞已異。於始至則繼此而遊。木之蠹石之泐。其又可問邪。且吾數人暫合於此。一日別去。將欲從數百里外。齊軌連轡。復爲此窮日之遊。其又可得邪。無以寓吾之思。因爲之記。俾後之人知有斯園之勝。并知有斯園今日之遊。同遊者三人。嚴州胡熙陳禹範。常州趙彬汾如。張一鳴奉聞。

◎ 餘霞閣記

管同

府之勝萃於城西。由四望磯迤而稍南。有岡隆然而復起。俗名曰益山。益山者。江山環翼之區也。而朱氏始居之。無軒亭可憩息。山之側有菴曰四松。其後有棟宇極幽。其前有古木叢篁。極茂翳。憩息之佳所也。而其境止於山椒。又不得登陟。而見江山之美。吾鄉陶君叔姪兄弟。率好學。樂山林。厭家宅之喧闐也。購是地而改築之。以爲閒暇讀書之所。由菴之後。造曲徑以登。徑止爲平臺。由臺而上。建閣三楹。殿以書室。室之後。則仍爲平臺。而加高焉。由之可以登四望。桐

城姚郎中爲命名曰餘霞之閣。蓋山與四松各擅一美。不可兼并。自餘霞之閣成。而登陟憩息者始兩得。而無遺憾。凡人多爲私謀。今陶君築室不於家。而置諸僧舍。示其可共。諸人而已之。不欲專據也。而或者疑其非計。是府也。六代之故都也。專據者安在哉。儒者立志視天下若吾家。一樓閣也。總總然必專據。而無同人之志。彼其讀書亦可以睹矣。而豈達陶君之志也哉。

◎ 遊欖山記

姚瑩

余嘗北至京師。東過兗泗。下金陵。觀錢塘。復泝大江。逾嶺以南。幾徑萬里。其間郊原陂隴。狐墟兔窟。尤喜獨窮之。每詢土風。接人士。未嘗不歎幸天下之太平也。及來廣州。值海盜內躪。烽警日聞。足不出者一年。大臣以天子威靈。誅撫之既定。乃以庚午七月之欖鄉。是鄉在香山治東北七十里。居稠而民富。無幽奇壯勝之觀。而人士彬彬有文采。秋日氣爽。有何生者。邀余登是山。出市門數武。

阡陌縱橫。人家三五相望。皆牡蠣爲垣。中環峻牆。樓宇傑出。繞屋芭蕉徑丈。其一望深樹蒙密。則荔支龍眼也。時荔支已三熟。餘實猶纍纍可愛。鬻其利。歲數萬計。三里許。至一坊。曰山邊。卽欖山矣。先過開元寺。寺小而潔。有老僧龔且病。後有軒。遊人之所憩也。軒面山而背澗。多梅。芙蓉一本出檐際。方盛開爛然。有泉甘而冽。才尺許。大旱不竭。盛潦不盈。欖之戶以萬。咸飲之。旣登山。山不甚崇。可眺數十里。欖之比欖如鱗。煙火如雲者。皆見焉。南俯平田百頃。遙望水滌。泗如帶。則內河之通海者。何生告余曰。此戰場也。吾欖自明以來。未嘗被兵。往歲十月。賊艦數十。忽登岸。是時賊方得志於內河。河東西七郡皆擾。廣州尤甚。乘銳陵吾鄉。地無營師。一巡檢治之。至是不知所爲。賊進至山下一里矣。倉卒集鄉人強者數百人。爲三隊拒之。前持刀楯。後張弓矢。最後斬木削竹以繼。更番戰。一日夜。呼聲震陵谷。賊氣奪。旦日水師至。賊乃退。是役也。賊死傷甚衆。吾鄉

亡七人。傷十六人耳。以民素健。習武者衆也。後益修備。賊再至。不攻而去。方戰時。吾與衆登此山。望勢甚洵。洵。帕首之衆。數倍我師。觀者失色。事之解。幸也。七人者。既死。鄉人義之。羣葬於此山之陽。祠以報。余往觀。七人塚。信然。嗟乎。天下承平久矣。武事漸弛。人不知兵。一旦有急。被難無足異。粵中海盜已舊。顧大猖獗至此。何歟。蓋賊始皆縱橫海外。內河無恙也。虎門焦門。礪石諸險。猶逡巡不敢入。然恃內地奸民。私運米物以濟衆。尙書百公嚴其禁。以蹙之。賊始懼。而將卒驕懦。自總兵官許公敗歿。賊遂轉自焦門以入。登岸掠食。內河方議備具。賊已揚帆至矣。倉卒故以不制。不然。胡離披至此哉。百萬虎狼。咆哮於門庭之內。欲其無噬人勢。不可得。此計之不能不出於撫也。且當倉卒時。水師既不制。而猶有奮不顧身力戰以衛鄉邑者。皆勇士也。雖曰官募。實由粵民殷富。自能出資給之。然已憊矣。彼不如粵民者。又何如哉。吾始見此鄉井里。晏如如未嘗被

兵者。及聞何生言。觀其戰地。瞿然以懼。乃廢遊而返。嘉慶十五年月日姚瑩記。

◎遊廬山記

惲敬

廬山據潯陽。彭蠡之會。環三面皆水也。凡大山得水能敵其大。以蕩瀾之則靈。而江湖之水吞吐夷曠。與海水異。故並海諸山多壯鬱。而廬山有娛逸之觀。嘉慶十有八年三月己卯。敬以事赴宮亭。泊左蠡。庚辰。機星子因往遊焉。是日往白鹿洞。望五老峰。過小山峽。駐獨對亭。振簫頓文會堂。有桃一株。方花。右芭蕉一株。葉方。茁。月出後。循貫道溪。歷釣臺石。眠鹿場。右轉達後山。松杉千萬。爲一桁橫。五老峰之麓焉。辛巳。由三峽澗。陟歡喜亭。亭廢。道險甚。求李氏山房遺址。不可得。登含鄱嶺。大風嘯於嶺背。由隧來。風上攀太乙峯。東南望南昌城。迤北望彭澤。皆隔湖。湖光湛湛然。頃之地如卷席。漸隱復頃之。至湖孺而山足皆隱矣。始知雲之障自遠至也。於是四山皆蓬蓬然而大雲千萬成陣。起山後相馳。

遂布空中。勢且雨。遂不至五老峰。而下窺玉淵潭。憩棲賢寺。回望五老峰。乃夕。日穿漏勢相倚。負返宿於文會堂。壬午。道萬杉寺。飲三分池。未抵秀峯寺。里所。卽見瀑布在。天中。旣及門。因西瞻青玉峽。詳睇香鑪峰。盪於龍井。求太白讀書堂。不可得。返宿秀峰寺。癸未。往贍雲。迂道繞白鶴觀。旋至寺。觀右軍墨池。西行尋栗里。臥醉石。石大於屋。當澗水。途中訪簡寂觀。未往。返宿秀峰寺。遇一微頭陀。甲申。吳蘭雪攜廖雪鷺沙彌。頭圓來。大笑排闥入。遂同上黃巖。躋亂石。尋瀑布源。溯漢陽峰。逕絕而止。復返宿秀峰寺。蘭雪往贍雲。一微頭陀往九江。是夜大雨。在。山中。五日矣。乙酉。曉望瀑布。倍未雨時。出山五里所。至神林浦。望瀑布。益明。山沈沈蒼。一色巖谷如削。平頃之香鑪峰。下白雲一縷起。遂團團相銜。出復頃之徧山。皆團團然。復頃之則相與爲一山之腰。皆翕之。其上下仍蒼。一色。生平所未睹也。夫雲者水之徵。山之靈所洩也。故於是游所歷。皆類記之。

而於雲獨記其詭變。足以娛性逸情。如是以詒後之好事者焉。

◎遊翠微峯記（一）

惲敬

自寧都西郭外北望羣山。有虎而踞者。二峯若相負。北峰爲翠微峰。易堂九子講學之所也。背郭十里。陟山西折而北。過前所望虎而踞之南峰。有厓。復北有巖。夾磴而上。西折有岡。岡之西爲金精洞。北卽翠微峰。循岡行。有石門。木闔背肩之。仰視絕壁而已。岡之東。望果合山。有樓閣。於是欲返遊果合山。而闔爲從遊所排。遂遊焉。過石門。有南北厓。相去以尺數。倚立俯仰相隱閉。北厓爲磴。以登。級三十有六。道絕植梯。級十有六。以出於穴。有木構少息。爲第一巢。復登爲梯。磴之級二十有八。有巢隘於前巢。不可息。爲第二巢。級十有七。爲第三巢。級八十有三。爲第四巢。皆可息。至此始出厓。日杲杲然。射諸峰。峰如相蕩矣。復得磴八十有三。有坪。爲易堂。已燬廢。其北有屋。魏氏居之。其旁後無他道。復循故

道而下。魏氏之先爲避亂計。故鑿山無左右折。上下皆懸身以難其登山。極勞弊。無遊覽之勝。然九子窮居。是山能各有所守。不欺其志。是則不可殛者。九子。寧都魏際瑞。際瑞弟禧。及禮。李騰蛟。邱維屏。彭任。曾燦。南昌林時益。彭士望。惟際瑞爲本朝招吳三桂賊將韓大任。被難焉。

○遊翠微峯記 (二)

惲敬

下翠微峯南。西折至金精洞。洞北立石三。如古敦甌。洞構橫閣。款之。石之奇不見。閣前橫術之外。石呀然起於檐際。泉自石落散如珠。絕境也。洞之南。石山相倚如服匿。地志稱漢仙女張麗英於此上升。其言不經。下金精洞。復西行。石山中小者如屋。大者皆隱天。如鑄精鏐。如地不能負。渾渾漚漚。首銜尾逮。肩歧腋附。蓋二百步所。而北折。得平疇數百畝。復折而東。五百步所。出翠微峯之北。石山橫蔽之。其奇如金精洞之西。復三百步所。至果合山。石矗起數十丈。如冰相

附自南而西而北。磴而上焉。寧都之山界閩粵。逶迤不可盡。而城西數十里。皆石山。益奇。駭心目。如此。余嘗行太行。泰山。衡山。多旁瀆。蘊蓄如聖賢豪傑舉事。不與人以一端。窺測若茲山者。其俠徒隱士之流歟。是亦可以觀矣。

遊珍珠泉記

王昶

濟南府治爲濟水所經。濟性洑而流。抵巇則輒噴涌。以上人斬木剡其首。杙諸土。才三四寸許。拔而起之。隨得泉。泉瑩然至清。蓋地皆沙也。以故不爲泥所汨。然未有若珍珠泉之奇者。泉在巡撫署廡前。發爲池。方畝許。周以石欄。依欄矚之。泉從沙際出。忽聚忽散。忽斷忽續。忽急忽緩。日映之大者爲珠。小者爲瓊。皆自底以達於面。瑟瑟然。纍纍然。亢倉子云。蛻地之謂水。蛻水之謂氣。蛻氣之謂虛。醫於茲泉也。信是日。雨新霽。偕門人吳琦。楊懷棟遊焉。移晷乃去。濟南泉得名者。凡十有四。茲泉蓋稱最云。

◎ 遊靈巖記

姚 鼎

泰山北多巨巖。而靈巖最著。余以乾隆四十年正月四日。自泰安來觀之。其狀如疊石爲城。墉高千餘雉。周若環而缺。其南面南則重嶂蔽之。重谿絡之。自巖至谿地有尺寸平者。皆種柏。翳高塞深。靈巖寺在柏中。積雪林下。初日澗徹寒光。動寺壁。寺後鑿巖爲龕。以居佛像。度其高。當巖之十九峭。不可上。橫出斜援。乃登。登則周望萬山。殊鷺而詭趣。帷張而軍行。巖尻有泉。皇帝來巡。名之曰甘露之泉。僧出器酌以飲。余回視寺左右立石。多宋以來人刻字。有墁入壁內者。又有取石爲砌者。砌上有字。曰政和云。余初與朱子穎約來靈巖。值子穎有公事。乃俾泰安人聶劍光偕余。聶君指巖之北谷。泝以東。越一嶺。則入於琨瑞之山。蓋靈巖谷水西流。合中川水入濟。琨瑞山水西北流入濟。皆泰山之北谷也。世言佛圖澄之弟子竺僧朗居於琨瑞山。而時爲人說其法於靈巖。故琨瑞之

谷曰朗公谷。而靈巖有朗公石焉。當苻堅之世。竺僧朗在琨瑞大起殿舍樓閣甚壯。其後頽廢至盡。而靈巖自宋以來。觀宇益興。靈巖在長清縣東七十里。西近大路。來遊者日衆。然至琨瑞山。其巖谷幽邃。乃益奇也。余不及往。書以告子穎。子穎他日之來也。循泰山。西麓觀乎靈巖。北至歷城。復泝朗公谷。東南以抵東長城。嶺下緣泰山。東麓以反乎泰安。則山之四面盡矣。張峽夜宿。姚鼐記。

◎ 遊媚筆泉記

姚鼐

桐城之西北。連山殆數百里。及縣治而迤平。其將平也。兩崖忽合。屏盡。塘回。巒橫。若不可徑。龍谿曲流。出乎其間。以歲三月上旬。步循谿西入。積雨始霽。谿上大。聲泚然。十餘里。旁多奇石。蕙草。松。樅。槐。楓。栗。橡。時有鳴鶴。谿有深潭。大石出潭中。若馬浴起。振鬣宛首。而顧其侶。援石而登。俯視溶雲。鳥飛若墜。復西。循崖可二里。連石若重樓翼乎。臨於谿右。或曰。宋李公麟之垂雲滄也。或曰。後人求

公麟地。不可識。被而名之。石罅生大樹。蔭數十人。前出平土。可布席坐。南有泉。明何文端公摩崖書其上。曰媚筆之泉。泉漫石上爲圓池。乃引墜谿內。左文學。沖於池側。方平地爲室。未就。要客九人。飲於是。日暮。半陰。山風卒起。蕭振巖壁。榛莽羣泉。磯石交鳴。遊者悚焉。遂還。是日。薑塢先生與往。竄從。使竄爲記。

○登泰山記

姚鼐

泰山之陽。汶水西流。其陰。濟水東流。陽谷皆入汶。陰谷皆入濟。當其南北分者。古長城也。最高日觀峯。在長城南十五里。余以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自京師乘風雪。歷齊河長清。穿泰山西北谷。越長城之限。至於泰安。是月丁未。與知府朱孝純子穎。由南麓登。四十五里。道皆砌石爲磴。其級七千有餘。泰山正南面有三谷。中谷繞泰安城下。酈道元所謂環水也。余始循以入。道少半。越中嶺。復循西谷。遂至其巔。古時登山。循東谷入。道有天門。東谷者。古謂之天門谿水。余

所不至也。今所經中嶺及山巔。崖限當道者。世皆謂之天門。云中迷霧冰滑。磴幾不可登。及既上。蒼山負雪。明燭天門。南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徠如畫。而半山居霧若帶然。戊申晦。五鼓。與子穎坐日觀亭。待日出。大風揚積雪。擊面。亭東自足下皆雲漫。稍見雲中白若搏菴數十立者。山也。極天雲一綫異色。須臾成五采。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紅光動搖承之。或曰此東海也。回視日觀以西峯。或得日。或否。絳皜駁色。而皆若僕。亭西有岱祠。又有碧霞元君祠。皇帝行宮在碧霞元君祠東。是日觀道中石刻。自唐顯慶以來。其遠古刻盡漫失。僻不當道者。皆不及往。山多石。少土。蒼黑色。多平方。少圓。少雜樹。多松。生石罅。皆平頂。冰雪無瀑。水無鳥獸音迹。至日觀數里內無樹。而雪與人膝齊。桐城姚鼐記。

○遊清涼寺至烏龍潭記

周準

沿石城迤邐而行。約里許。得清涼淨域。卽古所稱興教寺也。寺濂石頭山上。紺

壁青崖掩映如畫。相傳南唐李主於此避暑。至今石畔多竹。猶其遺也。造其巔所見。彌曠平沙。殘照上接嵐光。木末歸帆。忽落雲外。少頃復出寺門。下山麓。緣溪而東。境益深窄。柳岸藤蹊。屢失道路。道左多流泉。屈折悉入於潭。多生菱芡。芙蕖之屬。潭旁四山環繞。山坡有靈應觀。俯瞰潭水。據石危坐。則碧澗之煙。叢篁之色。俱搖蕩潭影間。莫可訖其幽致。世有好游者。其亦將有樂乎此也。

◎ 重遊靈應峯記

朱仕琇

靈應峯。在吾村水口峯上。寺傳創自隋開皇中。後加修葺。按縣志。建寧縣。宋置。志亦無寺名。疑非隋志也。然寺廡下古碑。載隋年月甚具。蓋不可考。峯上古木萬株。多產藥。卉村人採取之。亦饒竹石。清泉雜其間。鏘鳴可聽。近村十餘寺。靈應峯獨稱勝絕。來遊人。余爲童子時。常一陟峯而嬉焉。積十年。爲今上雍正甲寅。復至寺。迫日暮。以炬反。竟無所睹。客問寺之勝於余。茫然如未嘗至者。蓋峰

距。余。家。二。里。而。近。余。生。處。峰。下。二。十。年。僅。再。至。至。又。如。未。嘗。至。焉。其。間。豈。有。數。耶。因。記。之。以。見。士。營。千。里。之。外。而。嘗。失。於。耳。目。之。前。有。如。此。也。

◎ 遊澗上草堂記

彭蘊章

蘇。之。上。沙。有。澗。上。草。堂。故。址。相。傳。爲。徐。侯。齋。所。居。今。吳。人。重。建。三。楹。以。存。其。舊。按。侯。齋。父。詹。事。公。明。亡。殉。節。侯。齋。承。父。志。隱。居。不。仕。與。崑。山。顧。亭。林。之。承。母。訓。不。仕。者。同。夫。忠。孝。者。人。生。之。大。節。亭。林。足。迹。徧。天。下。著。作。超。前。古。其。爲。後。世。推。重。固。宜。侯。齋。著。作。不。逮。亭。林。獨。書。畫。傳。世。尤。多。而。後。人。高。其。節。於。所。游。處。之。地。輒。復。流。連。不。置。如。澗。上。草。堂。猶。重。建。而。表。彰。之。以。此。見。秉。彝。之。好。自。在。人。心。也。彼。貪。榮。利。於。一。時。而。喪。名。節。於。千。載。者。當。其。始。何。嘗。無。山。林。高。致。大。雅。遺。風。哉。是。可。慨。已。

◎ 遊西山記

彭蘊章

道光癸未。三月既望。余應禮部試畢。權石景山同知徐君銓。邀往遊西山。與其叔燮堂偕。先至盧溝橋。宿於官廨。次日遊焉。行十餘里。漸覺山徑逼仄。車輪顛簸於犖嶇中。涉一山。見廢寺。相傳爲康熙時尼庵。尼有穢行。提督某公。帥兵燬之者也。循庵之右。得一徑。盤紆上。不數里。爲潭。柘寺。山木蒼秀。有似杭之天竺。爲北地所罕。見故都人士。稱爲勝區。山多泉。連筒引注。亦與杭同。寺中簷下。皆以甃石爲溝形。引水下巖。蓋跬步皆泉也。有堂高曠。堂後曰流杯亭。鑿甃深廣各數寸。回旋於盈丈之地。窟亭西牆引泉入浮數杯。於中觀其盤旋往來。至東牆。窟處泉出而杯皆止焉。旁有方池。池上鑿石爲龍頭形。使泉從口出。歟薄不息。下有游魚。時聞潑刺聲。佛殿之前。有屋如塔。戶凡八面。初入環之。見佛像八。比進一層亦然。如是者三。其壁皆嵌以琉璃。故雖至深處。仍光明如故。又一殿庭中銀杏一株。蔭可五畝。虺蛇蜿蜒乎其。上。夏日不可憩也。山去市遠。僧所供。

饌無適口。惟水清冽。飲茶爲宜。日未晡。卽返車。已而夕陽在山。見一野獸。大如驢。屹立數步外。眈眈視行人。僕夫驚加鞭叱馭。至數里外。始少息。比至盧溝。則已戴星矣。

◎ 遊晉祠記

劉大猷

太原之西南八里許。有周叔虞祠。祠西爲懸壘山之東麓。有聖母廟。其南又有臺駘祠。子產所謂汾神也。有泉自聖母神座之下東出。分左右二道。居人就泉鑿二井。井上爲亭檻以覆之。今左井已湮。泉伏流地中。沮洳隱見。可十餘步。乃出流爲溪。溪水洄洑繞祠南。初甚微。旣遠乃益大。溉田殆千頃。水碧色清冷。見底。其下小石羅布。視之如碧玉。游魚依石罅往來。甚適。水上有石橋。好事者夾溪流曲折爲室如舟。左右喬木交蔭。老柏數十株。大皆十圍。其中厠以亭臺佛屋。采色相輝映。月出照水。尤可愛。溪中石大者如馬如羊。如棋局可坐。余與二

三子攝衣而登。有童子數人。詠而至。不知其姓名。與並坐久之。山之半有寺。鑿土爲室。繚曲宏麗。累石級而上。望之墟煙遠樹。映帶田塍如畫。山海經云。懸窰之山。晉水出焉。周成王封弱弟於唐。地在晉水之陽。後遂名國爲晉。旣入趙氏。稱晉陽。唐高祖蓋以唐公興。嘗禱於晉祠。旣定天下。太宗爲銘而書之。立石以崇叔虞之德。今其石在祠東。又其東爲宋太平興國之碑。是來也。余兄奉之官徐溝。余偶至其署。因得縱觀焉。念余之去太平興國遠矣。去唐之貞觀益遠矣。邇而上之。以及智伯及叔虞。又上之。至於臺駘。金天氏之裔。茫然不知在何代。太原之去吾鄉三千餘里。久立祠下。又茫然不知身之在何境。山川常在而昔之人皆已泯滅。其無存浮生之飄轉無定。而余之幸遊於此。無異鳥迹之在太空。與然則士之生於斯世。雖能立振俗之殊勳。赫然驚人。與今日之游一視焉。可也。其孰能判憂喜於其間哉。於是爲之記。

◎遊百門泉記

劉大櫟

輝縣之西北七里許。有山曰蘇門山。蓋卽太行之支麓。而山之西南。有泉百道。自平地石竇中涌而上。出。纍纍若珠然。衛風所謂泉源者也。匯爲巨浸。方廣殆數十百畝。其東北岸上。有佛寺甚宏麗。寺西有衛泉神祠。祠西有百泉書院。明萬曆時。縣令紀雲鶴。築亭於水之中央。其亭三室。室重屋。可遠眺望。亭外廊四周。廊之內。老柏數十株。蔽日。長夏坐其內。不知有暑也。其水清澈。見其下藻荇交橫。蒙密。而水上無之。小魚蝦蟹無數。游泳於其中。狎鷗馴鷺。好音之鳥。翔集於其上。有舟艤其旁。可權。亭前爲石橋。過而東南。爲屋三。閒者二。皆夾窗玲瓏。石戶。障其南水自戶下。出其流。乃駛。溉民田數百頃。世俗謂之衛河。自此而南。經新鄉。東逕衛輝之城北。合淇水。歷濬縣館陶臨清。入漕河。以達於海。昔孫登嘗隱此山。阮籍詣之。不言而嘯。嗚呼。使余不幸而生於登之時。其踐履亦將與。

登同邪。登謂嵇康曰。子才多識寡。而其後康果見殺。雖然。使登不幸而與余同。欲買山而無其力。孰使之長居此土耶。然則隱者之生於世。其又有幸有不幸耶。余自幼讀詩。知衛有泉源。稍長。又知泉上有蘇門山。思一見之。無由。今老矣。乃得終日憩息於此。是則余之幸也已。

◎ 遊萬柳堂記

劉大櫟

昔之人貴極富溢。則往往爲別館以自娛。窮極土木之工。而無所愛惜。旣成。則不得久居其中。偶一至焉而已。有終不得至者焉。而人得久居其中者。力又不足。以爲之。夫賢公卿勤勞王事。固將不暇於此。而卑庸者類欲以此震耀其鄉里之愚。臨胸相國馮公。其在廷時。無可訾。亦無可稱。而有園在都城之東南隅。其廣三十畝。無雜樹。隨地勢之高下。盡植以柳。而榜其堂曰萬柳之堂。短牆之外。騎行者可望而見。其中徑曲而深。因其窪以爲池。而累其土以成山。池旁皆

兼葭雲水。蕭疎可愛。雍正之初。予始至京師。則好遊者。咸爲予言此地之勝。一
至。猶稍有亭榭。再至。則向之飛梁架於水上者。今歛臥於水中矣。三至。則凡其
所植柳。斬焉無一株之存。人世富貴之光榮。其與時升降。蓋略與此園等。然則
士苟有以自得。宜其不外慕乎富貴。彼身在富貴之中者。方殷憂之不暇。又何
必腴民之膏。以爲苑囿也哉。

◎遊三游洞記

劉大櫛

出夷陵州治西北陸行二十里。瀕大江之左。所謂下牢之關也。路狹不可行。舍
輿登舟。舟行里許。聞水聲湯湯。出於兩崖之間。復舍舟登陸。循仄徑。曲折以上。
窮山之顛。則又自上繩危滑以下。其下地漸平。有大石覆壓當道。乃偃俯徑石
腹以出。出則豁然平曠。而石洞穹起。高六十餘尺。廣可十二丈。二石柱屹立。其
口分爲三門。如三楹之室焉。中室如堂。右室如廚。左室如別館。其中一石乳而

下垂。扣之其聲如鐘。而左室外小石突立。正方。扣之如磬。其地石雜。以土撞之。則達達然。鼓音。背有石如牀。可坐。予與二三子。浩歌。其間其聲轟然。如鐘磬助之響者。下視深溪。水聲泠然。出地底。溪之外翠壁千尋。其下有徑采薪者。負薪行。歌縷縷不絕焉。昔白樂天自江州司馬。徙爲忠州刺史。而元微之適自通州將北還。樂天攜其弟知退。與微之會於夷陵。飲酒歡甚。留連不忍別去。因共游此洞。洞以此三人得名。其後歐陽永叔暨黃魯直二公。皆以擯斥流離。相繼而履其地。或爲詩文以紀之。予自顧而噫。誰擯斥予乎。誰使予之流離。至於是乎。借予而來者。學使陳公之子。曰伯思。仲思。予非陳公。雖欲至此。無由。而陳公以守其官。未能至。然則其至也。其又有幸不幸耶。夫樂天微之輩。世俗之所謂偉人。赫然取名位於一時。故凡其足迹所經。皆有以傳於後世。而地得因以顯。若予者。雖其窮幽陟險。與蟲鳥之適去適來。何異。雖然。山川之勝。使其生於通都。

大。邑。則。好。遊。者。踵。相。接。也。顧。乃。置。之。於。荒。遐。僻。陋。之。區。美。好。不。外。見。而。人。亦。無。以。親。炙。其。光。嗚。呼。此。豈。一。人。之。不。幸。也。哉。

短篇遊記範本上冊終



吳興張廷華選 下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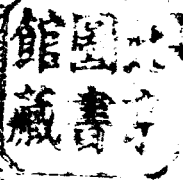
短篇遊記範本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短
遊記範本下冊

◎ 遊豐臺記

豐臺去京城十里而近。居民以蒔花爲業。芍藥尤盛。花時。都人士羣往遊焉。余六至京師。未得一造觀。戊戌夏四月。將赴塞門。而寓安之上黨。過其寓爲別。曰。盍爲豐臺之遊。遂告嘉定張樸村。金壇王籟林。余宗弟文翰。門生劉師向。共載以行。其地最盛者。稱王氏園。扃閉不得入。周覽旁舍。於籬落間。見蓓蕾數畦。從者曰。止此矣。問之土人。初植時。平原如掌。千畝相連。五色間廁。所以爲異觀也。其後。層人漸多。各爲垣牆籬落。以限隔之。樹木叢生。花雖繁。隱而不見。遊者特聽其聲之所聞。而紛然來集耳。因就道旁老樹。廣地坐。久之。始得圃者。宅後小亭。而體休焉。少長不序。臥起坐立。惟所便。人暢所欲言。舉酒相屬。同夕。猶不能



方苞

歸。蓋。余。數。年。中。未。有。醜。遊。若。此。之。適。者。念。平。生。鈍。直。寡。諧。相。知。深。者。二。十。年。來。凋。零。過。半。其。存。者。諸。君。子。居。其。半。矣。諸。君。子。仕。隱。遊。學。各。異。趨。而。次。第。來。會。於。此。多。者。數。年。少。亦。歷。歲。移。時。豈。非。事。之。難。期。而。可。幸。者。乎。然。寓。安。之。行。也。以。旬。日。爲。期。矣。其。官。罷。而。將。歸。者。則。文。翰。也。事。畢。而。欲。歸。者。樸。村。也。守。選。而。將。出。者。劉。生。也。惟。翳。林。當。官。而。行。且。告。歸。計。明。年。花。時。滯。留。於。此。者。惟。余。獨。耳。豈。惟。余。之。衰。疾。羈。孤。此。樂。難。再。卽。諸。君。子。蹤。跡。乖。分。栖。託。異。向。雖。山。川。景。物。之。勝。什。百。於。斯。而。耆。艾。故。人。天。涯。羣。聚。歡。然。握。手。如。茲。遊。者。儻。亦。未。可。多。遺。也。因。各。述。以。詩。而。余。爲。之。記。云。

◎ 遊潭柘記

方苞

康熙戊戌夏四月望後七日。余將赴塞上。寓安偕劉生師向過。余會公程可寬信宿。乃謀爲潭柘之遊。而從者難之。曰道局窄不利行車。窮日未可達也。少間

雲陰合。厲風起。衆皆以爲疑。萬安曰。車倍虮。雨淋漓。詰旦必行。既就途。果回遠。經祖磧數頓撼。薄暮抵山口。而四望皆荒邱。雖余亦幾悔茲行之勞而無得也。入山一二里。徑陡仄。下車步至寺門。而山。之。面。勢。始。出。林。泉。清。淑。之。氣。曠。然。與。人。心。相。得。時。日。已。向。暝。乃。宿。寺。西。堂。質。明。起。二。子。披。衣。攀。躡。窮。寺。之。幽。與。高。降。而。左。出。寺。循。山。徑。東。上。求。潭。柘。舊。址。泉。聲。隨。逕。轉。蘆。蘘。密。蒙。如。行。吳。越。溪。山。中。遇。好。石。輒。列。坐。淹。留。不。能。進。日。將。中。從。者。曰。更。遲。之。事。不。逮。矣。余。拂。衣。起。二。子。相。視。悵。然。計。所。歷。於。山。得。三。之。二。去。潭。側。二。里。竟。不。能。至。也。昔。莊。周。自。述。所。學。謂。與。天。地。精。神。往。來。余。困。於。塵。勞。忽。睹。茲。山。之。與。吾。神。者。善。也。殆。恍。然。於。周。所。云。者。余。生。山。水。之。鄉。昔。之。日。誰。爲。羈。絆。者。乃。自。牽。於。俗。以。桎。梏。其。身。心。而。負。此。時。物。悔。豈。可。追。邪。夫。古。之。達。人。巖。居。川。觀。陸。沉。而。不。悔。者。彼。誠。有。見。於。功。在。天。壤。名。施。罔。極。終。不。以。易。吾。性。命。之。情。也。况。儼。精。神。於。蹇。淺。而。蹙。蹙。以。終。世。乎。余。

老矣。自顧數奇。豈敢復妄意於此。而劉生志方盛。出而當官。得自有其身者。惟
寓安耳。然則繼自今。寓安尙可不覺寤哉。

○遊雁蕩記

方苞

癸亥仲秋望前一日。入雁山。越二日而反。古蹟多榛蕪。不可登探。而山容壁色。
則前此目見者。所未有也。鮑甥孔巡曰。盡記之。余曰。茲山不可記也。永柳諸山。
乃荒陬中一邱一壑。子厚謫居。幽尋以送日月。故曲盡其形容。若茲山則浙東。
西山海所蟠結。幽奇險峭。殊形詭狀者。實大且多。欲雕繪而求其肖似。則山容。
壁色。乃號爲名山者之所同。無以別其爲茲山之巖壑也。而余之獨得於茲山。
者。則有二焉。前此所見。如峴桐之浮山。金陵之攝山。臨安之飛來峰。其崖洞。非。
不秀美也。而愚僧多鑿爲仙佛之貌相。俗士自鐫名字。及其詩辭。如瘡。瘡。蹶。然。
而入人目。而茲山獨完其太古之容色。以至於今。蓋壁立千仞。不可攀援。又所。

處。僻。遠。富。貴。有。力。者。無。因。而。至。卽。至。亦。不。能。久。留。構。架。鳩。工。以。自。標。揭。所。以。終。不。辱。於。愚。僧。俗。士。之。剝。鑿。也。又。凡。山。川。之。明。媚。者。能。使。遊。者。欣。然。而。樂。而。茲。山。巖。深。壁。削。仰。而。觀。俯。而。視。者。嚴。恭。靜。正。之。心。不。覺。其。自。動。蓋。至。此。則。萬。感。斷。百。慮。冥。而。吾。之。本。心。乃。與。天。地。之。精。神。一。相。接。焉。察。於。此。二。者。則。修。士。守。身。涉。世。之。學。聖。賢。成。己。成。物。之。道。俱。可。得。而。見。矣。

◎ 夜遊孤山記

邵長蘅

余至湖上。寓。輞。川。四。可。樓。已。半。月。輞。川。者。家。學。士。兄。戒。菴。別。業。樓。面。孤。山。巖。甚。未。能。往。七。夕。後。五。日。雨。過。微。涼。環。湖。峯。巒。皆。空。翠。如。新。沐。望。明。月。上。東。南。最。高。峯。與。波。溶。漾。湖。碧。天。青。萬。象。澄。澈。余。遊。興。躍。然。偕。學。士。呼。小。艇。渡。孤。山。麓。從。一。奚。童。登。放。鶴。亭。徘徊。林。處。士。墓。下。已。捨。艇。取。徑。沮。洳。間。至。望。湖。亭。凭。檻。四。眺。則。湖。圓。如。鏡。兩。高。南。屏。諸。峰。迴。合。如。大。環。蓋。亭。適。距。湖。山。之。中。於。月。夜。尤。勝。亭。廢。

今爲龍王祠。西行過陸宣公祠。左右有居人數十家。燈火隱見。林薄並湖。行二里許。足小疲。坐西冷橋石闌。學士指點語余曰。宋賈似道後樂園廢址。在今葛嶺。又記稱水竹院在西冷橋南。左挾孤山。右帶蘇堤。當卽此地。嗟乎。嵐影湖光。今不異昔。而當時勢焰之赫。濯妖冶歌舞亭榭之侈。麗今皆亡。有旣已蕩爲寒煙矣。而舉其姓名三尺童子猶欲唾之。而林逋一布衣垂六百餘年遺蹟。顧至今存何耶。相與慨嘆久之。孤山來。經僧舍六七。梵唄寂然。惟鳳林寺聞鐘聲寥寥也。作記以游之明日。

◎ 遊唐時廢園記

茅星來

予爲兒童時。每於佳時令節。隨長者遊唐氏之園亭。怪石交錯。奇卉列蔭。高樓聳其南。清池流其北。予時尙小。未能盡領其勝。然已頗識其爲里中第一勝境矣。長者爲予言。唐氏有臨水翁者。竭畢生之力以爲此園。所費殆不啻億萬計。

於今幾已百年矣。噫。豈非當明之季。物力有餘。志得意滿。而爲此耶。後予稍長。知讀書爲學。銳意欲追古人。而與之並。而苦於質之遲鈍。雖專心致志。猶怨弗逮。而敢復從事遊觀。以玩愒時日爲自是。遂不復至唐氏之園矣。歲丙申。余讀書圓義僧舍。去唐氏園不數步。每出入。輒望見荒煙零落。而向之所見爲怪石奇卉。與夫陂池臺榭之勝。何蕩然其無復有存也。竊不勝驚歎。因復至其地。爲徘徊良久。蓋三十餘年之間。而升沈變遷。遂已如此。萬物之無常。而人事之不可知也。予於是重有感焉。夫天下可爲之事甚多。而恒苦於力之不足。力足矣。而不知所以用之。甚且以有用之力。費之於無用。如唐氏之爲園也者。比比皆是也。假使當時以築園亭之費。建爲義莊。則一族之人享之矣。建爲社會。則一鄉之人享之矣。夫旣爲一族一鄉之公有。則雖有子孫欲取而廢之。亦孰得而廢之哉。予之所以嘆也。

◎ 遊顯山記

李良年

李子載酒登卞山道場浮玉諸峯。還坐顯山之上。山去府治不數里。本淺狹不足觀。獨其上有唐李適之飲處。是爲窪尊亭。游子之所休息。客曰。今日之樂是宜詩。子盍賦焉。勒于茲亭以詔來者。予聞其語。愴然以悲。而不能答也。昔羲之登歐餘山。顧謂賓客。百年之後。寧復知逸少與諸卿至此乎。此其事。殆與羊叔子登襄陽峴山。語從事鄒湛相類。以彼兩君之賢。卓然爲當代。引重其宦。游吳楚。又多有德澤於人。然當其賦詩飲酒。俯仰今昔。而不能自必。至發爲感慨。無聊之思。若此。况於予哉。明萬歷初。吾先博士與沈尙書純父。並流寓于此。時當神廟初。江南尙繁麗。湖山無恙。兩公者相與觴咏吟嘯。品題誌載。所在幾徧。然如卞山浮玉諸峯。爲先人寢起之地。而荒碑斷壁。剝蝕於鼯鼯狐兔之傍。搜其跡杳不可得矣。初沈以比部郎言事得罪。時相會先人以詩史被朝論。文章梗

概。流映天下。而誅茅鑿石于此。是其得傳宜在。王羊二公之列。乃百年以來。泯滅若此。然則茲山之不幸而失傳者。又不知凡幾。嗚呼。是愈可悲也。已。既以此語客。凡游是山者。十有餘人。相與憮然而罷。予乃退而爲記。蓋不在一時之聚散已也。

◎ 遊晉祠記

朱彝尊

晉祠者。唐叔虞之祠也。在太原縣西南八里。其曰汾東王曰興安王者。歷代之封號也。祠南向。其西崇山蔽虧。山下有聖母廟。東向。水從堂下出。經祠前。又西南有泉曰難老。合流合注於溝澮之下。漑田千頃。山海經所云懸甕之山。晉水出焉是也。水下流會於汾。地卑於祠數丈。詩言彼汾沮洳是也。聖母廟不知所自始。土人遇歲旱。有禱輒應。故廟特巍奕。而唐叔祠反若居其偏者。隋將王威高君雅因禱雨。晉祠以圖高祖是也。廟南有臺駘祠。子產所云汾神是也。祠之

東有唐太宗晉祠之銘。又東五十步。有宋太宗興國碑。環祠古木數本。皆千年物。酈道元謂水側有涼堂。結飛梁於水上。左右雜樹交蔭。希見曦景是也。自智伯決此水以灌晉陽。而宋太祖太宗卒用其法定北漢。蓋汾水勢與太原平。而晉水高出汾水之上。決汾之水。不足以拔城。惟合二水而後城可灌也。歲在丙午二月。予游天龍之山。道經祠下。息焉。逍遙石橋之上。草香泉冽。灌木森沈。儻魚羣游。鳴鳥不已。故鄉山水之勝。若或睹之。蓋予之爲客久矣。自雲中歷太原七百里。而遙黃沙。從風眼。昧不辨川谷。桑乾滹沱。亂水如沸。湯無浮橋。舟楫可渡。馬行深淖。左右不相顧。雁門句注。城陀。陁隘。向之所謂山水之勝者。適足以增其憂愁。怫鬱。悲憤。無聊之思。已焉。既至祠下。乃始欣然樂其樂也。由唐叔迄今三千年。而臺駘者金天氏之裔。歷歲更遠。蓋山川清淑之境。匪直遊人過而樂之。雖神靈窟宅。亦憑依焉。而不去。豈非理有固然者。與爲之記。不獨志來游。

之歲月。且以爲後之遊者告也。

◎遊京師郭南廢園記

注疏

出宣武門。橫徑菜市。穿委巷而南。得廢地數畝。有勝國時民家故園在焉。予居京師十年。遊其地者屢矣。最後偕二三子會飲於此。箕踞偃松之下。相羊雜花之間。予與二三子皆樂之日中而往。及晡而後返。予乃告二三子曰。昔孔子樂以忘憂。子淵氏簞瓢陋巷。不改其樂。此皆至人惟道德之適。而性命之安。是以無所往而不樂也。至於吾黨則不然。學焉而不足。養焉而不充。紛紛然劫之以憂危。而濟之以私欲。斯二者日相尋而未已。則其所不樂者不既多乎。苟非有所寄焉。亦何以適。然而笑灑然而歌。悠然而有會心也。哉。然則吾與二三子取酒以爲歡。擷芳以爲翫。蓋亦出於無聊之思。不得已而寄諸斯園以相樂也。非所謂樂其樂者也。夫必能樂其樂。然後命之曰至人。

◎ 遊馬駕山記

注 疏

馬駕山在光福鎮西。與銅井並峙。山中人率樹梅藝茶。條桑爲業。梅五之。茶三之。桑視茶而又減其一。號爲光福幽麗奇絕處也。予入山與諸子循鄧尉之陰。前行數十步。輒有平原曲澗。回流倒影。激澈見底。心稍稍喜。於時游人輿者。騎者。歷而從者。不絕於道。既至山麓。則其境益奇。界以短畦。藩以叢竹。陰森蔚蒼。裁通小徑。不能受輿騎。率皆舍而徒步矣。前後梅華多至百許樹。薌氣鬱勃。落英繽紛。入其中者。迷不知出。稍北折而上。望見山半。累石數十。或偃或仰。小者可几。大者可席。蓋爾雅所謂礪也。於是遂往。列坐其地。俛闕旁矚。濛然。曷然。曳若長練。凝若積雪。懸谷跨嶺。無一非梅者。加又有微雲弄白。輕煙繚青。左澗湖以爲鏡。右崇嶂以爲屏。水天浩漭。蒼翠錯互。然則極鄧尉立墓之觀。孰有尙於茲山者邪。惜乎地深且遠。莫有治廬其址者。故不能信宿於此。以窮其幽盡其

變。此則予之恨也。馬駕山不載郡志。或又謂之朱華山云。同游者劉天敘。潘懋。門人句容王介石。及兒子筠。

◎遊龍洞山記

施閏章

華不注。龍洞。皆歷下諸山之最著者。華不注距城十五里。而龍洞之遠倍之。山寺盡燬。故遊者絕少。丁酉九月。余同嚴給諫子餐登華不注。因戒從者爲龍洞之遊。會風雨中止。凡官於齊及東西往來者。十不得一遊焉。己亥夏五月。視學既竣。念不可失龍洞。乃偕藩使袁君。參臬陸君。戎帥劉君。往山。皆積石。其西巖曰錦屏。丹壁蒼蘚。日月返照。爛若披錦。鸛雀蝙蝠。多巢石罅間。一穴深廣。銜石甕二。不知所自始。今亡其一。無級可攀。避兵者縋而入。嘗活數百人。其東巖橫入山腹者爲龍洞。洞口空明。可布廣席。稍進則深黑。以炬行。乍俯乍仰。石乳沾衣。屢不移。時達於山之陽。余大笑曰。昔張公養浩記遊云。蒲伏蛇行。幾死不得。

出。至比退之登華山。今何易甚也。復入。達於山之陰。列坐。酒數行。陸君詩成。予次之。劉君又次之。並書石上。劉有二歌者。操吳音。佐酒。聲出洞中。繚繞木末。客皆盡歡。余復問龍潭。命土人前導。西北行里許。得之。石池泓然。兩崖壁立。舊傳潭深數尺。今視之。纔尺許。歲旱。禱雨輒應。宋元豐二年。封順應侯。祠在錦屏峰下。有宋碑。是游也。先二日戒期。次日雨。至是則微曦出岫。輕風在衣。山上下十里。礪壑聲。皆瀝瀝。諸公適無事。能不辭遠。余爲主人。劉君攜歌者。又益以善酒。日暮而別。具遊之勝。惜乎山空。無人不能止宿。觀素月之照錦屏也。

◎ 玉函山記

施閔章

玉函山在齊郡城南二十里。皎然若几案。一名臥佛山。余乘輿偶出。覓筍輿。乘策杖。徑造其巔。向之皎然几案者。隱然在萬山中。稍缺其北。郡城當之。俯視迷離。惟明湖荷芰。城外流泉。浮青繚白。嵒華二山如列眉。上有碧霞宮。皆石屋。南

望。泰。山。不。甚。高。若。可。兄。事。而。指。臂。聯。也。世。傳。山。有。鳥。曰。王。母。使。者。漢。武。登。之。得。玉。函。化。白。鳥。飛。去。事。見。酉。陽。雜。俎。余。謂。山。形。差。小。非。登。封。臨。幸。之。所。石。徑。巉。削。無。可。容。輦。道。世。所。傳。殆。非。也。然。自。有。山。以。及。漢。武。不。知。幾。萬。載。矣。漢。去。今。又。數。千。載。矣。漢。武。卽。果。至。亦。萬。古。之。須。臾。耳。而。山。以。漢。武。名。是。何。無。盡。者。待。傳。有。盡。不。朽。者。藉。名。速。朽。也。天。下。之。山。川。賴。人。以。顯。者。類。如。是。豈。好。名。之。病。山。川。不。免。與。抑。人。自。名。之。而。山。川。不。有。與。士。大。夫。無。獨。游。者。余。興。至。則。遊。不。借。賓。從。塵。籟。既。盡。解。衣。御。風。嗒。然。知。浮。名。之。非。故。而。造。物。之。冥。冥。不。可。得。而。名。也。獨。遊。之。樂。視。與。衆。爲。樂。甚。也。作。玉。函。山。記。於。石。屋。時。己。亥。夏。五。月。二。十。有。七。日。

○ 白嶽遊記

施閏章

齊雲巖之於黃山。若附庸國。稱白岳者。大之也。相傳世廟時。禱祀輒應。羣相尋於白岳矣。入山六七里。爲桃花洞天。故遷還仙樓真處。其下爲桃花澗。夜聽水

聲瀉瀉。深林中一燈熒熒。遠近明滅。愴恍物外。質明蠟級抵牴厓。石壁洞開。高可旌旗。廣可車騎。是爲天門。其蜿蜒門外。戟髯向人者。楫也。石上有汪司馬伯玉銘。從天門虎巖至榔梅菴。見一山離立若擎。函著心知爲香鑪峰。左右鐘鼓山如翼。雲氣氤氳。直通帝座。數折抵飛雨崖。得三姑五老諸峯。而五老爲最。蒼顏素骨。後先列坐中。一峯昂首戴九松。若危冠晞髮。適從奴荷素琴。命琴者高子拂絃作梅花三弄。余亦鼓一再行。逸響崩雲。山上松風。謾謾傳五老笑語。鏗然響答。頃之復有紫虛道人者。攜麈尾披鶴氅。導余登玉屏絕頂。則黃山天都峯。縹緲來接。而羣山皆履帶下矣。日暮仍宿桃花洞。客問何如廬山。余笑曰。珠簾飛雨。去廬山瀑布遠。而香鑪五老。娟秀過之。但少怪石。可爲廬山小友。頃當移尺一報匡君也。然吾聞黃山三十六峯。出其一足抵白岳。而其境幽邃阻深。軒轅浮丘公。得私爲窟穴。遊屐罕至。人情之耽近遺遠。望崖而返。卽觀遊已然。

矣。

◎化成巖小記

施閏章

亭於化成之巖。曰語石。以其與石相對。堪共語也。巖在宜春縣北。大石礪礪。矗立數丈。好事者覆之以閣。若不知有石者。余見之失笑。謂若屈偉丈夫。帕其首。作三日新婦耳。盍去之。郡丞孫君曰。諾。於是發屋而石出。徙閣而亭成。稍進爲李衛公讀書臺。巖洞炯然。其色深碧。如齒蒼初開。而拳其半。名曰青蓮洞。撒巖下。炊屋數楹。見巖勢側出如覆掌。又如老人俯首舉袖揖客於煙霧間。客之同遊者皆曠若。發覆僧之居。是巖者亦詫以爲非吾故巖也。於是與客舉歡甚。山水之有亭榭。猶人之高冠長佩也。在補其不足。不得掩其有餘。向之人非不亟賞之也。愛護之已甚。而失之覲面者也。予非能有所加也。因勢損益相之物。外而遇乎其天者。也是不可以不記。

◎ 西山遊記

施閏章

官京師二年。西山日在眉睫間。而未得往遊也。遊則自丙申四月始。西山巍峩。延亙千餘里。士大夫蹤跡所及。僅屈指一二爲某峰某寺云。譬之以蠡測海。謂盡海則未也。謂之非海則不可。夫山亦若是已矣。距城四十里爲承恩寺。寺雖壯。故平壤無泉石。折而出。得二寺。曰淨德。曰隆恩。竝有松數株。佳者髣髴慈恩寺松。隆恩視淨德尤勝。以其依山麓。獨有泉也。泉之源曰水盡頭。逶迤左折。流入寺門。會日暮。止宿其後。層巖壁立。松柏際天。夜寂。風駭。殷若奔雷。砉如裂石。風止。響窮。爽然深省。旦日渡濁河。登石景山。大風割平地。作水紋深寸許。騎者墮輿者仆。再宿而遊香山。香山者。明世宗所謂西山諸峰。獨有翠色者也。其泉曰甘露。石曰蟾蜍。曰香鑪。最勝者爲東軒。神宗駐蹕。手書來青軒三字。墨跡巋然尙存。閏章諦視良久。留詩而去。可三里。爲碧雲寺。泉出寺中。流繞僧舍。汨汨

焉。泉穴作亭。覆以古木。舉酒盤薄。水氣襲衣。余詩曰。老樹數圍陰古寺。流泉百折抱空亭。蓋實錄也。有明全盛時。物力既豐。乘輿數出。戚畹及中貴布金亡算。故西山諸刹。皆金碧莊嚴。而香山碧雲爲最。一亭一榭。費累鉅萬。春以杏花。秋以柿葉。紛紅深赤。非復人間。惜乎遊非其時也。然繫跡於官。動不自由。得三日乞假。縱轡一往。亦足以濯溜塵稍謝丘壑矣。但恨時迫。不得見天壽諸陵耳。爲之三歎。

◎ 遊春浮園偶記

施閏章

秦和蕭伯玉太常。自記其春浮園爲時所稱美。蓋因其高下。鑿溪壘山。一亭一逕。皆竭能殫智。求異於人。伯玉既下世。而余分守湖西。宗伯錢公牧齋。屬余以其猶子孟昉。且謂能世其家。而其園可惜。固余所願遊者。壬寅春。行部至秦和。連雨浹旬。一日亭午方霽。遂至園所。時孟昉客虔州。求所刻春浮園記不可得。

地近城郭。又數苦兵。去伯玉未三十年。樵牧者皆得而往矣。獻吉悼外舅詩云。田園樹大身先葬。書畫樓成畫不開。嘗讀之。淒然廢卷。今伯玉既以猶子爲後。而其竭能殫智之所經營。卒歸之蔓草。尤可悲也。然亭臺半圯。丘壑猶存。斷壁寒崖。轟然斗絕。回岡曲渚。忽又奔屬。客至者皆不辨其爲園也。孟昉又別構小圃。蒼叢妍好。園中人能具蘭觴。筍輿酌家釀。薦園茗。余徜徉其中。遇嘉石奇樹。則解衣箕踞。坐良久。驅吏人遠去。或呼園丁。問花木種植。剝治。接養。灌溉之方。纖細疏記。窮日乃返。不恨園無主人也。得詩凡五首。逝者有知。將酌酒醉伯玉焉。

◎ 遊九華記

施閏章

昔劉夢得嘗愛終南太華女几荆山。以爲此外無奇秀。及見九華。始自悔其失言。是說也。嘗竊疑之。而李太白以山有蓮花峰。改九子爲九華。予舟過江上。望

數峰空翠可數。約畧如八九仙人。云其山外峻夷中。由青陽西南行。則峰攢岫
複。瓌奇百出。而入其中。則曠以隱。由山麓褰裳。則寒泉數十百道。噴激沙石。碎
玉哀絃。而入其中。則輿以靜。蓋巖壑盤旋。白雲蓊鬱。道士之所族處者。是爲化
城。一峰屹然。四山雲合。若羣龍之攫明珠者。是爲金地藏塔。循簷送日。虛白之
氣。遠接江海。而四方數千里。來禮塔者。踵接角崩。叫號動山谷。若疾痛之呼父
母。蹈湯火之求救。援道士爭緣爲市。幾以山爲壘。斷矣。寧復知有雲壑乎。於是
擇其可游者曰東巖。其上有推雲洞。師子石。僧屋數間。刻王文成手書。文成聚
徒講學。游憩於斯。有東巖燕坐詩。今求其講堂。無復知者。天柱峰最高。俯視化
城爲一盂。絕壁矗立。亂山無數。所謂九十九峯者。迷離莫辨。如海潮涌起。作層
波巨浪。青則結綠。紫則珊瑚。夕陽倒蒸。意眩目奪。蓋至此而九華之勝。乃具。惜
非閒人。不得坐臥十日。招太白夢得於雲霧間。相共語耳。遊以甲午歲十月。從

之者。查子素先。徐子道林。

◎ 毛氏桂林記

施閏章

桂林者。江山縣西五里小山也。舊名茅石崗。以其業於毛氏也。又稱毛氏桂林。巖石麗綺。盤嵌離立。寬受千人。隘容一趾。詭勢駭形。巖虎出沒。叢桂連螭。不種自植。鳥啄猿騰。繁英委藉。微風拂林。香被蠻谷。芝草松苓。卉藥競集。雷仆喬柯。苔蒙菌附。往復降登。迷惑來跡。余方箕踞。長嘯而江。邑主人送酒。適至。山尊數酌。頽然輒醉。歸徵邑乘。闕無紀載。因謂主人曰。江陽多名山。予皆不及游。獨游此林。便幽絕。可永日。憶十年前。見粵西桂郡人。皆薪桂無惜者。今江山路。交關粵兵車。時會地偏。城郭烏知。後來者不盡此桂而薪之也。向非君物色告我。則陰崖老樹。中恐乏幽人之跡矣。主人曰。有是哉。不可俾無聞於來世。乃記之。主人萬介公。以進士令江山。實啟余游者也。

◎ 碧巖記

施閏章

余至湖州之三日。問太守吳公以山水之最。則首舉碧巖。碧巖故弁山高處。太守嘗與客游憩其上。而湖之人罕至焉。凡湖之山皆濱水。可舟游。而碧巖距水八九里。石磴。鼓危。逕草沒。野芒履。竹杖畢力而後至焉。林木荒蒼。風灌灌然。暮寒侵骨。有僧雪波者。出其詩。具言山中勝事。屋後石壁十丈許。冑以老藤。攢擎佶曲。下覆石泉。中有物如蜥蜴。蜿蜒五色。禱雨則取之。或時不見。謂之龍子。春夏之交。藤花盛開。和笋作饌。風味絕殊。地產茶。與廟界相敵。然皆寄生。箒篁巖石間。茲以雲霧僧蟻附而巔之曰野茶。最高者曰雲峰。尤清絕不多得。余嘗過匡廬五老峰。啜雲霧茶。蓋此類也。寺東有洞如龍口。草木旁綴爲髻。逕西則珠簾泉下瀉爲瀑布。時秋晴。水僅相屬。不能作崩崖。砰石聲。憑巖面。太湖澄泓。無際拍臚。盪胸巖石皆累峭。初至山腰時。望之若崇墉。苔蘚繡錯。山稱碧巖。或以

此。蘇。文。忠。嘗。題。字。其。上。今。剝。落。猶。髣。髴。可。辨。聞。山。後。有。精。舍。三。四。皆。鉅。觀。會。朝。雨。逕。滑。從。者。蹣。跚。遂。取。故。道。歸。山。高。寒。難。久。居。士。大。夫。非。有。濟。勝。之。具。又。耽。冥。搜。者。恐。不。能。爲。是。游。也。書。以。告。之。好。事。者。戊。申。七。月。二。十。四。日。

◎ 遊玉華山小記

施閏章

登。快。閣。西。望。玉。華。山。蜿。蜒。城。下。謂。可。縱。馬。立。至。也。出。城。過。水。田。間。蹊。路。傾。欹。輿。人。皆。側。足。行。久。之。過。赤。峽。有。老。柏。數。十。株。自。此。登。阪。陟。嶺。折。入。邃。谷。佳。石。如。林。可。坐。可。倚。太。常。蕭。公。伯。玉。置。葦。草。龕。前。有。巨。石。屹。然。相。望。山。豁。江。見。足。爽。人。意。進。一。里。許。高。樹。婆。娑。得。石。蓮。寺。其。林。杪。懸。棧。飛。亭。跨。越。寒。澗。前。輩。楊。篆。雲。書。其。亭。曰。浮。槎。其。陽。曰。飛。練。蓋。泉。出。萬。山。驚。流。戛。石。雨。則。瀑。布。旱。亦。鳴。玉。泉。甘。如。醴。相。傳。蕭。楊。兩。先。生。過。此。輒。盤。礴。坐。臥。爲。竟。日。留。時。孟。昉。烹。葵。進。酒。攜。書。畫。數。卷。展。對。泉。上。予。喜。甚。用。卷。中。韻。留。詩。亭。壁。日。晡。穿。山。腹。陟。玉。華。頂。瞰。江。城。如。指。掌。

而三顧諸山。氣若素練。垂垂下接於江。趨歸及山麓。雨將至矣。予又成峰頂一詩。孟昉曰。玉華舊無名作。今自公始。請並書之以貽後人。其詩曰。抱疴深愧未歸身。野鳥山樵暫主賓。絕澗全消松閣暑。碧苔長護石崖春。忽聞清磬知鄰寺。細酌寒泉見古人。散帙憑欄堪永日。僧廚葵藿不愁貧。翠柏戎戎挂夕曛。振衣江色嶺頭分。顧山明滅數峯雨。蜀口青冥幾樹雲。畫壁荒祠陰慘澹。出城孤塔暮氣氤。風流前輩誰過此。笙鶴應從此日聞。

◎遊青又記

施閏章

枕青原而夾出於山谷者。爲青又。予聞之。樂公以其山緬邈不盡。故名。土人相傳。或謂之青幽。云境杳邃。略似武林九谿十八澗。自五笑亭而左。穿山腋側。下窅然以深。左右詰曲。緣澗行。余至之日。落葉在林。履聲颯然。與諸子登釣臺。水清石峭。顧而樂之。前二里許。得飛雲石。礪柯仄疊。望之若垂天之雲。又涉澗數

重。大石橫出。徑隘甚。從人私語曰。盍鑿諸。予笑謂山靈所留以拒車馬客也。逕再折。層崖峻峽。石駭水飛。奔雷曳練。藥公名之曰漱青。客皆選石列坐。聆翫淹留。委情棲寄。自青原寺至此。可五里。委蛇複嶂。中其進若阻。其往若迴。惟一縷泉聲淙淙。隨人不絕。山中草木蒼翠。如早春。將至一僧舍。寒香發林。則山梅已華矣。延目前峰。遙青無際。景昃而歸。途既半。坐谿中盤石。與藥公論生死鬼神事。良久。又言此山之陽十里爲天玉山。上有瀑布。從飛雲石畔一峽橫入。舊有千佛樓。今皆山榛隱蒼矣。山之幽固不可勝窮也。同游者五人。刻石紀姓氏。康熙乙巳季冬之六日。

◎ 柑林遊記

施閏章

臨江厥土宜柑。江畔洲渚間。列植以千萬計。予謂當坐飲其下。會南昌陳君士業。蘄州顧子赤方。山陰徐子伯調。吾邑黃子文在。陸子在璞。後先至。於是有柑

林之遊。甫渡江。則碧玉林立。流火散珠。纍纍下垂。夾道委地。客皆頰首側身而過之。席地小飲。酒數行。輒浮大白。引柑橘故實行觴政。予以病止酒。是日數十觴不醉。顧子慨曰。自有此柑林。未有使君與我二三子。惜不令太白子瞻輩見之。其不可不以告後人。俾知柑林之遊。自我輩始。予笑曰。身後名。何若生前一杯酒。姑爲我強醉。日暮酒盡。野人獻橘。又命取斗酒。隻鷄繼之。坐待明月。有頃。月出皎然。江山雪色。沿流放舟。緩棹容與。江漲波平。水鳥鳴咬。咬與舟俱下。遠見城頭燈火。來迎影落水中。作數十燭。龍蜿蜒。無際未知。太白桃李之譙。子瞻赤壁之遊。果勝此否。於是客皆次第賦詩。屬予記之。予謂柑林不足記。而諸君子數千里畢集一時。賦詩紀盛。則宜有聞於後者也。遂爲之記。

◎石蓮洞記

施閏章

歲之丙午十月甲戌。舟泊吉水桐江灣。風日晴好。與故人沈治先、賀學林及少

子恪策騎尋石蓮洞。蓋羅文恭洪先棲隱處也。行可三十里。得二石室。其一如覆盂。高不盈丈。周廣三之。今爲僧廬。其一石扇欹陁。初稍暗。委蛇數折。則豁然空朗。上豁旁通。洞門高處。刻文恭手書梅關二字。先生嘗齋居獨坐。或閉目終日不語。士大夫數來問學。山故多虎。置短垣。署曰虎豹關。虎遂絕迹。人驚異之。從學日衆。環洞而廬者。亭館相屬。洞之南爲正學書院。今門前雙檜巋然。獨存。余攀崖危坐。顧謂客曰。若知文恭之樂乎。方其廷對第一時。天下方盛。公年又甚少。朝廷四方快覩其文采。謂且大用。公偃蹇朝列。枕藉於虎豹巖魅之宮。數十年以終老。何哉。今雖講堂草閣。蕩爲寒蕪久矣。嘗試策杖巔極目。長嘯。四山響。隳夕陽。乍陰。安知先生不往來其間乎。乃歌曰。谷風淒兮。山木疎。峩無。人兮。誰與居。瞻赤鱗兮。望回車。又歌曰。朝白雲兮。暮明月。美人兮。坐超忽。瑤草寒不死。巖花開未歇。歌罷而出谷口。萬樹聲。颼颼。余與客皆陶然。若有遇也。是

夕止宿。僧爲予言。文恭年六十。夜聞洞外人聲。曰。甲子年生。甲子年。與君相見。月圓前。公亟歸。望前一日逝矣。其生死儻然如此。世遂傳爲仙去。不知所終。

◎ 武夷遊記

施閔章

自建寧府西行三百里。抵武夷山。萬年宮。循溪遊。溪凡九曲。峰三十有六。溪口嶄然。雄長者曰大王峰。其半爲張仙巖。攀巖見張徐二仙。蛻峰頂有投龍洞。天鑑池。峭險不可上。肩隨者爲幔亭峰。卽武夷君虹橋彩屋宴鄉人處也。娟倩臨水立者曰玉女峰。旁有峰負石如鏡。所謂粧鏡臺也。稍進爲大藏峰。峰側橫版曰仙船巖。下有臥龍潭。深不測。前數石錯峙溪中。曰小九曲。其峰直且方者曰大隱屏。朱子依之作武夷精舍。地可三畝許。獨平如掌。蜿蜒其前者。晚對峰。左右天柱文峰諸巖。環向疊侍。鬱爲輿區。一石附隱屏有斷痕。三曰接筍峰。緣梯捫鐵絙可至頂。其下種茶。有茶洞。有屋爲雲窩。皆石谷谿筍池臺洞穴之屬。尺

寸改觀。又西凹仙掌巖。橫石百尋。陷掌紋其上。數折則天遊峰。峰故曲。遂上有
一覽臺。頽視萬峰林。立若相聚。語溪流爲玦。爲帶。雲盪烟霏。畢集掌上。由山麓
渡溪曰小桃源。石門山塢間。土沃泉香。可耕可漱。由此至上流稱峻者。其峰曰
三仰。曰天壺。曰鼓子。曰玉蕊。皆次第見。山將平曠。一峰匝雲際。曰白雲。沿溪之
峰。大概如此。從天遊取別徑十里。爲水簾洞。人立百步外。巖際飛雨。來灑人衣。
遠出於幔亭之後者。爲換骨巖。云仙人冲舉蛻骨於此。余或舟或輿。或梯或杖。
薄遊者五日。其溪流曲繞山。中山迴相抱。崖隨權轉。交曉異勢。故峰無定形。曲
無專屬。雖有敏者。日記指示。頃卽迷誤。其山蒼紺。皆巨石斗峭。作斧剗劍削痕。
苔草絕附。陟其顛。有冽泉。有茂林。有佳茗靈卉。巖岫冥搜。可以棲神頤性。歡延
累月。蓋羽人之窟宅也。然自朱子築精舍講學。著書權歌游泳。九峯諸儒萃處。
稱爲閩南洙泗。今皆灌莽荒榛矣。余顧之慨然歎息。旣返權小暇。聊記其略以

自娛覽。武夷者。列仙傳云。錢鏐二子居此。曰武曰夷。故名。又云。昔有神人自稱武夷君。皆荒遠莫可考。然至今傳焉。

◎蘇門山遊記

施閏章

出國門將薄遊嵩少間。過衛而太守同年程君觴焉。曰。嵩遊毋亟行。君不聞蘇門百泉之勝乎。去此五十里耳。於是相顧撫掌。旦發至共城。趨泉上。日將晡矣。亟躡蘇門山。登嘯臺。右瞻太行。左眺九峰。謁孔子廟。入邵子安樂窟。與嘯臺相望。臨崖爲衛源水神祠。百泉鶯沸出山下。一稱百門山。山以泉名也。泉上多廢亭。有大蘇手書蘇門山湧金亭六字。泉左爲百泉書院。碑刻不勝讀。其閣曰清暉。煙月空明。都非人間世。施子曰。余往聞蘇門。有孫登嘯臺。意其巖窟阻深矣。今視之。蓋若培塿然。阮籍既退至山半。聞嘯聲。若鸞鳳向人。不可得見。庸知其嘯處哉。然自阮公後千餘年矣。寂無嘯聲。宋李之才攝共令。邵堯夫從受易。築

室山阿。其後姚公樞。許公衡。竇公點。相繼往。而耶律楚材來居溪口。沿溪種梅。歌咏梅溪。卽今水南村落也。海內名泉不乏。見於三百篇者。衛源獨焉。所謂誌彼泉水。亦流于淇是也。澄源一本。衆竅爭流。視之若無聽之。萬籟蓋大河以北。所僅有古之人。其皆有樂乎此邪。夫詠柏舟而思共姜之節。歌淇澳而懷衛武之風。泊乎晉宋以還。有道而棲遲者。輩接矣。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或庶幾於一遇焉。康熙辛亥八月二十五日。

◎ 遊少林寺記

施閏章

自洛之嵩。必先少室。其北麓曰少林寺。後魏孝文爲胡僧跋陀建。枕藉五乳峰。旁有甘露臺。相傳跋陀翻經致甘露。故名。自佛法入中國。迄達磨面壁。少林傳五葉。其說大盛。故寺稱最古。名僧遠蹟。具見唐裴灌碑。則天武后嘗遊幸。供祀詩文。皆婉秀可觀。宋樓昇三十六峰賦。爲參寥子書。今仆在地。累級而上。爲法

堂。代推一僧主其席。籍名祠部。寺後毘盧閣最偉麗。初祖庵在西北二里。龕達磨影石。高三尺。廣半之。庸理眉髯如生。世稱達磨面壁九年。時精神所徹也。石故在面壁洞。道阻峭。故移之山麓云。余偕僧雪門奮策尋石洞。其北壁稍空。可倚立一人。卽故影石處。聞當時二祖立雪斷臂亦在此。後人作立雪亭。寺中非也。古求道之士。餐風雪。狎虎狼。捐絕百念而爲之。故精貫金石。學無不成。類如此。洞樓一頭陀。敝衣跣足。門以緯蕭。問姓名不答。與之錢不受。余歎嘉而去。南見鉢孟峰如在掌。亟欲登少室。僧曰不可登也。山舊有金宣宗砦。勢斗絕。一角可攀。明末爲賊壘。事平。焚禁二十年。無人跡矣。峰一名少室。山海經曰。少室之山。有木曰帝休。服之不怒。又名負黍山。今土人但呼御砦云。問貝多樹不可考。藏經閣後有秦槐。永樂間亦火矣。惟前瞻少室如青玉案。林陰山靄與庭柏藤蘿蒼翠鬱。翫心形交靜。或曰此少室之背也。稍東二十里。回望舒妍爲翡翠屏。

再轉而南過汝州。則八九青蓮花矣。余喜曰：固當有異。姑記之於少林寺。

◎ 嵩山遊記

施閔章

施子之將尋太室也。登封宰葉君井叔以事如洛城。值余少林寺還。留一日。是夕冒微雨入城。旦從雨隙中東八里。謁中岳廟。廟後有黃蓋峰。宛然車蓋。漢武帝封山見黃雲。故名。其西則萬歲峰。所謂嵩呼者也。夜與井叔對酌。部署遊事。是時九月六日。余期以八日宿中峰。九日從絕頂縱觀。會連雨二日。山不見。膚寸輒私祝曰：安得風伯爲我捲雲霧。後夜適大風。旦起。山色深碧。逕滑甚。輿登法王寺。石壁稜厲。東峰斷處曰嵩門。唐宋人嘗以中秋待月於此。月從門出。號爲絕勝。余題名壁上。從嵩嶽寺塔院東。抵嵩陽廢宮。有三柏。相傳漢武帝封三將軍。今存其二。大皆圍三丈有奇。輪囷盤蹙。紋如垂鬣。稍北一石幢半沈土中。見韓歐諸公題字。東數百步。有石瓮九曲泉。昔人提舉崇福宮流觴處。其左爲

啟母石。有漢武御道。石門篆書古甚。明且。自此陟嶺。穿腹及背。約十五里。得一石如蒲團。坐面少室。朗然几硯間。名其石曰留仙。西數里。側下青冥中。度棧得石窟。曰高登巖。世傳仙人李八百隱處。或曰韓退之所宿石室。卽此。巖隙垂乳泉。日供一僧。余留絕句而去。又西上數折。則嵩巔矣。從城郭望之。略與諸峰並。至此則前拱後衛。羣山皆頰。於少室拊其肩背。下瞰方城。爲基枰。多黑白子。登最後玄龜峰。北望黃河如練。東西女几。具茨愉恍。出沒指顧。青影於是漱玉井之泉。探白鶴之洞。日已將昃。一道士甫歸。問封禪臺。玉女窗。擣衣石。皆無以對。雜言峯左一荒址。尙餘瓦礫云。顧龍潭兩寺出趾下。遂東北行二十餘里。過九龍潭。就潭下寺宿。始余將陟中峰。人皆以虎諫。余笑曰。蠢爾山君。不當避人耶。葉井叔勅虞人以火具從。已而下北巖。路峭棘如危牆。未至寺六七里。深林日暮。從者恐。前後相叫呼。間舉一礮。響震林石。賴月明不失道。抵寺中已漏下矣。

◎ 山門游記

施閏章

寧郡。匝萬山。其礫。礪而豁。飭者。往往。覈爲。洞穴。而其。環山。皆洞。交屬。旁通。者。莫如。寧邑。之山門。山石。橫互。中豁。如甕。城高。廣數丈。其西。爲文。春峰。中多。平野。山爲。郭郭。其前後。高下。以洞。名者。曰朝。陽。曰紫。雲。曰漣。漪。曰枇。杷。曰龍。潭。相距。不一。里許。朝陽。者。南向。爽塏。戶牖。三面。相傳。瞿。研先生。披鹿。裘。坐石。室處。東百。餘步。從怪。石中。側墜。下者。紫雲。也。窅深。而明。時出。雲氣。自西北。穿澗。谷。深黑。可三百。步。漣漪。聞流。泉。僧炬。而導。客。南出。於山之。尻。所謂。漣漪。者也。左。陟山。椒。又陷。而中。虛。崖罅。有枇。杷樹。洞以。是名。其稍。遠者。爲龍。潭。大旱。不涸。龍窟。其中。嘉靖。間。土人。竭水。灌田。雷奮。龍見。日爲。晝暝。其水。東北。逕漣。漪。合流。匯於。港口。其餘。如甕。如井。多深。陔不可。入。春夏。水漲。灌輸。萬覈。衆山。怒號。若考。鐘鼓。始入門。曰靈。巖寺。有古。木。大數十。圍。人稱。瞿。研樹。寺外。精舍。有所。謂鑿。鐵庵。者。又別。闢一。

石門。隨山架宇。倚石爲壁。曲榭層樓。人蹈空際。中有獅子峰。倚天昂首。環顧崇巖。萬怪竦疊。余少而聞之。將老而遊。春日旣佳。歡興殫洽。樂其洞穴之幽而多軒豁。通朗。給人遊目。類有道而能容者。時無瞿劓子。石室闐然。其人遁跡。韜光而桓溫造訪物色。使伏滔作贊。溫故自可哉。千百世下。求斯人之車塵馬跡。又可得哉。

◎黃山游記

施閏章

江以南諸山。黃山爲冠。其高四千仞。所謂天目之頂。僅及其趾者也。舊名黟山。說者爲黃帝鼎在焉。故稱今名。壬子八月八日。施子至自宛陵。憩硃砂峰下。浴於湯泉。次桃花源。遇雨三宿。觀白龍潭瀑甚奇。雨止。自湯寺觀羅文恭所題壁。遂過慈光寺。揖老人峰。日暮登中峰絕頂。度棧緣梯。如自井中出。是爲文殊院。夜得好月。日登蓮花峰。將及頂三丈許。附壁以腹行。踞巔坐良久。西數里穿鰲

洞宿煉丹臺。指月庵。會霧雨。寒甚。十五日。霽。躡飛來峰。獅子林。至西海門。遂歷始信峰。石筍。缸。縱觀。日將夕。從光明頂上看月。大醉作歌。且將北逕雲谷。以蕪塞反湯口。取道折入。觀九龍潭。宿鉢盂峯下精舍。明日出湯口。還。客問遊記。余曰。無記。黃山不易遊。遊不易記也。子厚居柳州。一丘一壑。寓目周賞。他名山以峰記者數十。其巉奇間出。率得二三。黃山奇峰。不翅三十有六。拔石萬仞。離立刺空。若攢笏。植圭。分一峰。足名一嶽矣。又聚數十峰。爲一峰。石罅銜松。蟠屈。怪瑋人百。其目不給覽矣。又雲霧窟宅。陰霽頃異。陰則白日混茫。客或至逾旬。不辨一峰。失意去。故所見人人殊。余幸得數日清霽。登文殊院左右。顧天都。蓮花屏立。骨見其餘。萬峰皆莫敢輩行。自此逕西北。傾曲作蟻旋。出花萼。中平視天都。若几案。間物遠見。九華廬嶽者。蓮花峰也。斷石若峽。橫松引臂。下視散花塢。丹黃繡錯者。始信峰也。前臨邃壑。塔涌牆立。人鬼鳥獸器物狀以千數者。煉丹

臺海門也。萬劍林立間。若三數人偶語行且立者。聚擎羽蓋。疊疊愴悅。石筍。兀也。突若廣穎冠。前後海者。光明頂也。頂以東曰前海。西曰後海。以雲氣布。護羣峰。出沒如島嶼。在海也。久雨新晴。雲歸壑。岫層累萬疊。是爲鋪海。可猝遇。不可必也。適我願者。中秋月夕。正踞光明頂。倚天嘯呼。月在眉際。獨未及見。鋪海然風起。雲飛。籠山堙谷。一瞬百變。差得其概焉。若夫山光嵐氣。激射虹霞。照耀冰雪。詭形殊采。千態萬狀。雖使酈生撰注。謝客游詠。安能含毫抽思。縷析其什一哉。客曰。黃山大且奇矣。然太嶮仄。如足繭何。余笑曰。蓬萊限弱水矣。西華千尺峽。非垂繻不得上。今黃山天帝所都。羣仙攸處。蛇虎不穴。不斬人攀躋。自太古以來。億萬年。至僧普門開選。山始通人。吾儕蓋幸而覩焉。觀其要眇。子乃欲願以車馬。作耳目近玩邪。客口呿無以對。再浴湯泉而出。栩栩然若御風矣。是遊也。始以山記從臾者。程子非二。從余者。洪子美周。許子雪懷。而江子允凝。數於

梯逕絕處。躡險先登。余恃以無恐。蓋稱黃山導師焉。

◎ 遊石梁記

施閏章

遊天台而最者。高則華頂。奇則赤城。石梁赤城。距城西數里。山色正殷。崇墉複闕。上下二巖若層城。去此北五十里。爲石梁。兩崖堵立。橫片石。長三尋。廣可盈咫。龍首龜脊。西北雙澗。飛來抵巨石。合流爭道。萬籟錚錚。崖石皆洶洶。蠕動。旁據曇華亭。俯瞰梁下。直瀉千仞。煙霏霧散。殆絕髮。循亭檻。東下望之。則飛梁冠雲。白虹數百道。垂天而下矣。雙澗一出華頂。一自桃源洞。逕蓮花橋。擊石坎躍出。如白鶴振裳。如建瓴噴乳。尤爲奇絕。余嘗過匡廬。開先寺觀瀑布。時浮山藥公告余。天台石梁。今遲之二十年餘。而故人高使君培。自台郡遷秩。要余同遊。賓從六七十人。餐喻雲霧。是日將趨華頂。會雨。小憩。周覽左右。因笑謂使君。山遊宜晴。瀑遊宜雨。非雨其能灑滂。噲噲。盡泉之能事哉。逝者如斯。山梁如故。吾

與諸君子發在川之永歎。蘊藻上之遐觀。倘愧有得。人百其情。姑記之於石畔。是夕宿方廣寺。旦日雨止乃去。時康熙丁巳十月朔。

○雁蕩遊記

施閏章

雁蕩山。蓋海嶠也。抵台州聞海警。將不果往。高使君固強之行。及抵大荆。樂清令盛君。吾鄉龍眠人也。舉手西向曰。雁山在眉際矣。於是使君擁騎之東甌。余舁籃輿入山行數里。見大石巋然人形高坐。是爲老僧巖。稍進則石室層軒。洞門橫石如楣梁。爲石梁洞。又西過謝公嶺。前望數十峰。棱峭天矯。雲挾之欲飛。去輿人告余曰。此靈峰也。循石谷行。夾面山皆拔地骨立。無土膚。作人物鳥獸草木狀。以十數。寺前危嵯壁立。中罅石屨。高五百級。乳泉滴溜。泠泠然。爲羅漢洞。會微雨。白雲塞路。急前問靈巖寺。其境視靈峰尤最。左大小展旂峰。右天柱。上蔽雲日。背倚丹霞。嶂綴以霜。樹青紅爛然。天半從寺右側東上。入石洞。得龍

鼻水石脊蜿蜒。昂尾俯首。泉正出懸鼻中。如垂珠。洞後有小龍湫。泉掛巖壁。數十丈而獨秀。卓筆雙鸞等峰。肩摩趾錯。相聚尋丈間。是爲造物之房。惜小龍湫飛瀑稍渴耳。問大龍湫尙隔十餘里。西度馬鞍嶺。日將夕。風泉濺濺。如虎嘯。恐人趨羅漢寺宿。日山霽。復循湖涉錦溪。可五里。過常雲峰下。望見獨石側。時其端兩歧。曰剪刀。數折而入。則鐵壁連雲。飛泉出天漢。綵若曳練。析若散絲。將墜中翔。隨風回薄。舊傳鼓吹聲作。泉輒飛舞。適從者拍掌大呼。叫聲裂石。崩崖木葉颼颼。雨下。初陽斜映。光采萬狀。是之謂大龍湫。其旁有詎那亭。余倚杖忻歎。不謂戎馬遲暮。重獲此觀也。僧言其源出雁蕩。去此可二十里。土人謂之雁湖。好事者嘗裹餼糧。攀藤葛。半日可至。今山下石門寺久廢。榛塞逕絕矣。雁蕩者。羣山之絕巔也。泉涌成湖。鴻雁攸歸。自初古蔽灌莽間。至宋祥符中。伐木始顯。故謝公遊屐不至。今又絕人跡。是日過能仁寺後。觀燕尾泉。遂下芙蓉嶺去。

他不復記。同遊者。武林傅子杰。先兒彥恪。

◎三天洞小記

梅閩章

宣州稽亭嶺東南數里。有石洞曰三天稽亭者。豁巖層階。圖經所謂過客至此盤桓稽留者也。去此最深曲者爲洞。其上有仙人巖。巖麓得洞。仄逕成梯。罅而入。裁通三四尺許。風出冷然。中空爲大屋。修廣可數十間。苔斑緞。上穿三牖。吐納雲日。洞盡處。泉涓涓流。石底漑田數頃。龍窟其中。歲嘗雷雨大作。涌流駭瀑。鼓盪砢碎。滿洞迸出。謂之洗洞。春夏間。林棲逸士。觴榼燕嬉。枕漱永日。唐扶風禪師。嘗累土作臺。趺坐。今遺趾髣髴。故在。門右側一洞。獨窅深。燭之。皆鏤子金甲色。山舊鬻爲民業。郡守盱江羅公汝芳。過而奇之。爲復於僧。剗記巖壁。洞稍有聞。余遊憩數四。觀其高明寬綽。夏凜冬溫。雷雨所藏。韜跡澤物。故是陸處之蛟宮。仙靈之息壤矣。歲之甲寅秋。余避地水東。與同好二三子。紀遊留詩其

上。

◎ 山來閣記

王弘撰

桃葉渡之側。有園一區。廣數十弓。宋君以偉之所營也。花藥林竹。可以娛目。著古今人字畫。可以澄懷。積書千卷。可以求聖賢之道。知人論世。有閣高三層。可以遠眺。癸卯春。予來金陵。曾登其上。望鍾山焉。以偉負意氣。不屑流俗。每招四方士爲高會。賦詩飲酒。不輟。予固心壯之。然以偉魏國之女夫也。遭世之變。魏國故第廢置。東園闌榭蕩爲寒煙。中山之遺烈不可問矣。而以偉尙有此以優游。卒歲。俛仰之間。其能無今昔之感乎哉。予去幾三十年。庚午秋重來。下榻其中。雖風景如故。而書畫散佚。閣已殺其最高一層。不得如昔之所望。以偉亦皤然老矣。閣故顏容安。以偉喜予之來。易之曰。山來。乃舉觴屬記。援文忠銘蘇程庵爲說。予不敢承。則告之曰。今天下何曾有山水哉。予生長西方。天府之國。爲

荒墟久矣。比出潼關。城郭人民。皆已非舊。過邾鄆之野。觀當年戰場。燐火夜青。殤魂晝號。祖宗之澤。日以滅沒。有不勝其感者。而此邦煙景華麗。士大夫猶得以管絃歌舞。飾其遊宴之樂。乃市井鬻競之習。相尋未息。有道者之所懼也。且人生夢幻。來去之跡。亦何常之有。予之居此。寄爾卽子之有此。亦寄爾縱浪大化。身名翳如。苟適目前。何多求焉。其敢竊前賢之美談。以自侈爲。以偉不答。予亦就寢。恍惚窈窕。宛如昔之所望。鬱鬱蔥蔥。直臨牕牖。予不覺其肅然而恐。悄然而悲。憬然而寤也。遂披衣書之。以爲山來閣記。

◎ 復庵記

顧炎武

舊中消范君養民。以崇禎十七年夏。自京師徒步入華山。爲黃冠數年。始克結廬於西峯之左。名曰復庵。華山之賢大夫。多與之遊。環山之人。皆信而禮之。而范君固非方士者流也。幼而讀書。好楚辭諸子及經史。多所涉獵。爲東宮伴讀。

方李自成之挾東宮二王以出也。范君知其必且西奔。於是棄其家。走之關中。將盡厥職焉。乃東宮不知所之。范君爲黃冠矣。太華之山。懸嵯之巖。有松可蔭。有地可蔬。有泉可汲。不稅於官。不隸於宮觀之籍。華下之人。或助之材。以創是庵。而居之。有屋三楹。東向。以迎日出。余嘗一宿其庵。開戶而望大河之東。雷首之山。蒼然突兀。伯夷。叔齊之所采薇而餓者。若揖讓乎其間。固范君之所慕而爲之者也。自是而東。則汾之一曲。綿上之山。出沒於雲影之表。如將見之。介子推之從。晉公子既反國而隱焉。又范君之所有志而不遂者也。又自是而東。太行礪石之間。宮闕山陵之所在。去之茫茫而極望之不可見矣。相與滋然作此記。留之山中。後之君子登斯山者。無忘范君之志也。

◎野鶴軒壁記

歸有光

嘉靖戊戌之春。余與諸友會文於野鶴軒。吾崑之馬鞍山小而竇奇。軒在山之

麓。旁。有。泉。芳。冽。可。飲。稍。折。而。東。多。盤。石。山。之。勝。處。俗。謂。之。東。岬。亦。謂。劉。龍。洲。墓。以。宋。劉。過。葬。於。此。墓。在。亂。石。中。從。墓。間。仰。視。蒼。碧。嶙。峴。不。見。有。土。惟。石。壁。旁。有。小。徑。蜿。蜒。出。其。上。莫。測。所。往。意。其。間。有。仙。人。居。也。始。慈。谿。楊。子。器。名。父。創。此。軒。令。能。好。文。愛。士。不。爲。俗。吏。者。稱。名。父。今。奉。以。爲。名。父。祠。嗟。夫。名。父。豈。知。四。十。餘。年。之。後。吾。黨。之。聚。於。此。耶。時。會。者。六。人。後。至。者。二。人。潘。士。英。自。嘉。定。來。汲。泉。煮。茗。翻。爲。主。人。余。等。時。時。散。去。士。英。獨。與。其。徒。處。烈。風。暴。雨。崕。崩。石。落。山。鬼。夜。號。可。念。也。

○畏壘亭記

歸有光

自崑山城水行七十里。曰安亭。在吳淞江之旁。蓋圖志有安亭江。今不可見矣。土薄而俗澆。縣人爭棄之。余妻之家在焉。余獨愛其宅中間。覩壬寅之歲。讀書於此。宅西有清池。古木壘石爲山。山有亭。登之隱隱見吳淞江。環繞而東。風帆。

時過於荒墟樹杪之間。華亭九峯青龍鎮古剎浮屠皆直。其前亭舊無名。余始名之曰畏壘。莊子稱庚桑楚得老聃之道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執掌之爲使。三年畏壘大壤。畏壘之民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而余居於此。竟日閉戶。二三子或有自遠而至者。相與謳吟於荆棘之中。予妻治田四十畝。值歲大旱。用牛輓車晝夜灌水。頗以得穀釀酒。數石寒風慘慄。木葉黃落。呼兒酌酒登亭而嘯。忻忻然誰爲遠我而去我者乎。誰與吾居而吾使者乎。誰欲尸祝而社稷我者乎。作畏壘亭記。

◎ 夜渡兩關記

程敏政

予謁告南歸。以成化戊戌冬十月十六日。過大槍嶺。抵大柳樹驛。時日過午矣。不欲行。但已問驛吏。吏給言須晚。尙可及滁州也。上馬行三十里。稍聞從者言。前有清流關。頗險惡。多虎。心識之。抵關已昏黑。退無所止。卽遣人驅山下郵卒。

挾銅鉦束燎以行。山口兩峰夾峙。高數百尋。仰視不極。石棧嘔壑。窳悉下。馬累肩而上。仍相約有警。卽前後呼譟。爲應。適有大星光煜煜自東西流。寒風暴起。燎束皆滅。四山草木蕭颯。有聲。由是人人自危。相呼譟不已。銅鉦鬩發。山谷響動。行六七里。及山頂。忽見月出如爛銀盤。照耀無際。始舉手相慶。然下山猶心悸。不能定者久之。予計此關乃趙點檢破南唐擒其二將處。茲遊雖險而奇。當爲平生絕冠。夜二鼓抵滁陽。十七日午。過全椒。趨和州。自幸脫險。卽夷無復置慮。行四十里。渡後河。見面山隱隱。問從者云。當陟此。乃至和州香淋院。已而日冉冉。過峰後。馬入山嘴。巒岫迴合。桑田秩秩。凡數村。儼若武陵仇池。方以爲喜。旣莫入益深。山益多草木。塞道杳不知其所窮。始大駭汗。過野廟。遇老叟。問此爲何山。曰古昭關也。去香淋院尙三十里餘。宜急行。前山有火起者。乃烈原。以驅虎也。時銅鉦束燎皆不及備。傍山涉澗。怪石如林。馬爲之辟。易衆以爲伏虎。卻

顧。反。走。顛。仆。枕。藉。呼。聲。甚。微。雖。強。之。大。譟。不。能。也。良。久。乃。起。循。嶺。以。行。諦。視。崖。壑。深。不。可。測。澗。水。漚。漚。與。風。疾。徐。仰。見。星。斗。滿。天。自。分。不。可。免。且。念。伍。員。昔。嘗。厄。於。此。關。豈。惡。地。固。應。爾。盡。二。鼓。抵。香。湫。院。燈。下。恍。然。自。失。如。更。生。者。噫。予。以。離。親。之。久。諸。所。弗。計。冒。險。夜。行。渡。二。關。犯。虎。穴。雖。瀕。危。而。幸。免。焉。其。亦。可。謂。不。審。也。已。謹。志。之。以。爲。後。戒。

◎ 眞州遊桃花塢記

王源

去眞州城東十里。有桃花塢。彌望數里。水。沄。沄。曲。曲。映。岸。上。花。色。盡。赤。甲子二月。吳君萬子招予遊。深入三里許。展席竹林中。竹皆拱把。高三四尋。駢翳日光。不得下。青山隱隱。竹林外。李花如積雪。而北隔清溪。數十步。皆桃花。淺深紅相間。霞鋪雲蔚。橫天半。把酒徜徉。顧而樂之。時同遊者七人。酒酣。各浮白起立。繞林而歌。俄而風起。林木聲謦謦。雲冥冥。以西行。乃罷酒。踏歌歸。登舟。鳥啼林靜。

乃復相攜入林中倚樹根藉卉而坐望平蕪擎落日如車輪孕煙曳紫光鬱鬱射桃花葳蕤搖漾愴然有世外之想嗚呼武陵如可求扁舟散髮長往躬耕養親卽沒世不見知吾又何怨乎

◎遊東山記

楊士奇

洪武乙亥予客武昌武昌蔣隱溪先生始吾廬陵人年已八十餘好道家書其子立恭兼治儒業能詩皆意度闊略然深自晦匿不妄交游獨與予相得也是歲三月朔予三人者攜童子四五人載酒穀出游隱溪乘小肩輿予與立恭徒步天未明東行過洪山寺二里許折北穿小徑可十里度松林涉澗澗水澄澈深處可浮小舟傍有磐石容坐十數人松柏竹樹之陰森布蒙密時風日和暢草木之葩爛然香氣拂拂襲衣禽鳥之聲不一類遂掃石而坐久之聞雞犬聲予招立恭起東行數十步過小岡田疇平衍彌望有茅屋十數家遂造焉一叟

可七十餘歲。素髮如雪。被兩肩。容色腴澤。類飲酒者。手一卷坐庭中。蓋齊邱化書。延予兩人坐。一媪捧茗盃。飲容。牖下有書數帙。立恭探得列子。予得白虎通。皆欲取而難於言。叟識其意。曰。老夫無用也。各懷之而出。還語隱溪。指顧童子。摘芋葉爲盤。載肉。立恭舉匏壺。注酒傳觴。數行。立恭賦七言近體詩一章。予和之。酒半。有騎而過者。予故人武昌左護衛李千戶也。駭而笑不下。馬徑馳去。須臾具盛饌。及一道士偕來。道士岳州人。劉氏。遂共酌。道士出太乙真人圖求詩。予賦五言古體一章。書之。立恭不作。但酌酒飲。道士不已。道士不能勝。降跪謝。過衆皆大笑。李出琵琶。彈數曲。立恭折竹竅而吹之。作洞簫聲。隱溪歌。費無隱蘇武詩。道士起舞。蹁躑。兩童子跳躍隨其後。已而道士復揖立恭曰。奈何不與道士詩。立恭援筆書數絕句。語益奇。遂復酌。予與立恭飲少皆醉。起緣澗觀魚。大者三四寸。小者如指。予糝餅餌投之。翕然聚。已而往來相忘也。立恭戲以小

石擲之。輒盡散不復。因共慨歎海鷗之事。各賦七言絕詩一首。道士出茶一餅。衆析而嚼之。餘半餅。遺童子。遺予兩人。已而夕陽距西峯僅丈許。隱溪呼予還。曰。樂其無已乎。遂與李及道士別。李以卒從。二騎送立恭及予。時恐晚。不能入城。度澗折北而西。取捷徑。望草埠門以歸。中道。隱溪指道旁岡麓。顧予曰。是吾所營樂邱處也。又指道旁桃花語予曰。明年看花時。索我於此。既歸。立恭曰。是游宜有記。屬未暇也。是冬。隱溪卒。予哭之。明年寒食。與立恭豫約詣墓下。及期。予病不果行。未幾。予歸廬陵。過立恭宿別。始命筆追記之。未畢。立恭取讀。慟哭。予亦泣下。遂罷。然念蔣氏父子交好之厚。且在武昌山水之游屢矣。而樂無加乎此。故勉而終記之。手錄一通。遺立恭。嗚呼。人生聚散。靡常。異時或相望千里之外。一展讀此文。存沒離合之感。其能已於中耶。既游之明年八月戊子記。

◎ 松風閣記

劉基

松風閣在金雞峰下活水源上。予今春始至。留再宿。皆值雨。但聞波濤聲。徹晝夜。未盡閱其妙也。至是往來止閣上。凡十餘日。因得備悉其變態。蓋閣後之峰。獨高於羣峰。而松又在峰頂。仰視如幢葆。臨頭上。當日正中時。有風拂其枝。如龍鳳翔舞。離毳蜿蜒。轆轤徘徊。影落簷瓦間。金碧相組繡。觀之者目爲之明。有聲如吹埤簾。如過雨。又如水激崖石。或如鐵馬馳驟。劍槊相磨。忽又作草蟲鳴。切切乍大乍小。若遠若近。莫可名狀。聽之者耳爲之聰。予以問上人。上人曰。不知也。我佛以清淨六塵爲明心之本。凡耳目之入。皆虛妄耳。予曰。然則上人。以是而名其閣何也。上人笑曰。偶然耳。留閣上。又三日。乃歸。至正十五年七月二十三日記。

◎湧雲樓記

趙秉文

太安二年夏四月。余來蒞平定。登城樓而樂之。樓枕古榆關。下建十丈旂。袤以

五筵。廣三之二。牕闥軒豁。俯瞰閭閻。旁引重山。複嶺之阻。左挹玉門。右控大鹵。太行。倚之。羣山。迤之。道京師而來者。歷汾晉。接秦隴。走雲代。商旅絡繹。使驛旁午。車摧馬括。日不半舍。使人目寒。而足慄。凄然有去國之悲。皋落之山。昔陽之泊。廣陽之故道。并陘之故關。地古天荒。巖深樹老。使人心折。而骨悲。黯然存懷。古之思若。乃煙容雨態。倏忽明晦。欄檻半晴。野無完塊。蟻覓半空。雄風千里。絃以清。郊廓汗泚。秋空月明。飛光噉檻。爾屋穿漏。我居蓬瀛。雪漲千山。北風其寒。我纒而溫。爾絺其單。觴于斯。詠于斯。宴賓友于斯。其亦有思乎。古之君子。內淵靜而外昭曠。淵靜則悔吝不生。昭曠則不蔽于物。其于居室也。亦然。窈奧之處。淵如也。高明之居。曠如也。淵靜所以存神。昭曠所以知政。靜以養怡。動以應物。萬變之來。了然吾胸中。而不惑。茲曠也。祇其所以爲達也歟。

◎ 江陵府曲江樓記

朱熹

廣漢張侯敬夫守荊州之明年。歲豐人和。幕府無事。願嘗病其學門之外。卽阻高塘。無以暢鬱湮。導迎清曠。乃直其南。鑿門通路。以臨白河。而取旁近廢門。舊額以榜之。且爲樓觀以表其上。敬夫一日與客往而登焉。則大江重湖。縈紆渺瀰。一目千里。而西陵諸山。空濛陸靄。又皆隱見。出沒于雲空煙水之外。敬夫于是願而歎曰。此亦曲江公所謂江陵郡城南樓者耶。昔公去相而守于此。其平居暇日。登臨賦詠。蓋皆愴然有出塵之想。至其傷時感事。寤嘆殷憂。則其心未嘗一日不在于朝廷。而汲汲然惟恐其道之終不行也。於戲嗟夫。乃書其扁曰。曲江之樓。而以書來屬予記之。時予方守南康。疾病侵陵。求去不獲。讀敬夫之書。而知茲樓之勝。思得一與敬夫相從游于其上。瞻眺江山。覽觀形制。按楚漢以來成敗興亡之效。而考其所以然者。然後舉酒相屬。以詠張公之詩。而想見其人于千載之上。庶有以慰夙心者。願乃千里相望。邈不可得。則又未嘗不矯

首。西。悲。而。喟。然。發。嘆。也。抑。嘗。思。之。張。公。遠。矣。其。一。時。之。事。雖。唐。之。治。亂。所。以。分。者。顧。亦。何。預。乎。後。之。人。而。讀。其。書。者。未。嘗。不。爲。之。掩。卷。太。息。也。是。則。是。非。邪。正。之。實。乃。天。理。之。固。然。而。人。心。之。不。可。已。者。是。以。雖。曠。百。世。而。相。感。使。人。憂。悲。愉。懌。勃。然。于。胸。中。恍。若。親。見。其。人。而。眞。聞。其。語。者。是。豈。有。古。今。彼。此。之。間。而。亦。孰。使。之。然。哉。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登。此。樓。者。于。此。亦。可。以。反。諸。身。而。自。得。之。矣。予。于。此。樓。既。未。得。往。寓。目。焉。無。以。寫。其。山。川。風。景。朝。暮。四。時。之。變。如。范。公。之。書。岳。陽。也。獨。次。第。敬。夫。本。語。而。附。以。予。之。所。感。者。如。此。後。有。君。子。得。以。覽。觀。焉。淳。熙。己。亥。十。有。一。月。己。巳。日。南。至。新。安。朱。熹。記。

◎ 新城遊北山記

晁補之

去。新。城。之。北。三。十。里。山。漸。深。草。木。泉。石。漸。幽。初。猶。騎。行。石。齒。間。旁。皆。大。松。曲。者。如。蓋。直。者。如。幢。立。者。如。人。臥。者。如。蚪。松。下。草。間。有。泉。沮。洳。伏。見。墮。石。井。鏘。然。而。

鳴。松。間。藤。數。十。尺。蜿。蜒。如。大。蛇。其。上。有。鳥。黑。如。鵪。鶉。赤。冠。長。喙。俛。而。啄。磔。然。有。聲。稍。西。一。峰。高。絕。有。蹊。介。然。僅。可。步。繫。馬。石。嘴。相。扶。攜。而。上。篁。篠。仰。不。見。日。如。四。五。里。乃。聞。鷄。聲。有。僧。布。袍。躡。履。來。迎。與。之。語。愕。而。顧。如。麋。鹿。不。可。接。頂。有。屋。數。十。間。曲。折。依。崖。壁。爲。欄。楯。如。蝸。鼠。繚。遶。乃。得。出。門。牖。相。值。既。坐。山。風。颯。然。而。至。堂。殿。鈴。鐸。皆。鳴。二。三。子。相。顧。而。驚。不。知。身。之。在。何。境。也。且。莫。皆。宿。於。時。九。月。天。高。露。清。山。空。月。明。仰。視。星。斗。皆。光。大。如。適。在。人。上。窗。間。竹。數。十。竿。相。摩。戛。聲。切。切。不。已。竹。間。梅。欒。森。然。如。鬼。魅。離。立。突。鬢。之。狀。二。三。子。又。相。顧。魄。動。而。不。得。寐。遲。明。皆。去。既。還。家。數。日。猶。恍。惚。若。有。遇。因。追。記。之。後。不。復。到。然。往。往。想。見。其。事。也。

◎ 滄浪亭記

予以罪廢。無所歸。扁舟南游。旅於吳中。始僦舍以處。時盛夏蒸燠。土居皆褊狹。

蘇舜欽

不能出氣。思得高爽虛闢之地。以舒所懷。不可得也。一日過郡學。東顧草樹鬱然。崇阜廣水。不類乎城中。並水得微徑。於雜花修竹之間。東趨數百步。有棄地縱廣。函五六十尋。三面皆水也。杠之南。其地益闊。旁無民居。左右皆林木。相虧蔽。訪諸舊老。云錢氏有國。近戚孫承祐之池館也。劫隆勝。遺意尙存。予愛而裴回。遂以錢四萬得之。構亭北碕。號滄浪焉。前竹後水。水之陽。又竹無窮。極澄川翠幹。光影會合於軒戶之間。尤與風月爲相宜。予時榜小舟。幅巾以往。至則洒然忘其歸。觴而浩歌。踞而仰嘯。野老不至。魚鳥共樂。形骸旣適。則神不煩。觀無邪。則道以明。返思向之汨汨。榮辱之場。日與錙銖利害相磨。曩隔此真趣。不亦鄙哉。噫。人固動物耳。情橫於內。而性伏。必外寓於物。而後遺。寓久則溺。以爲當然。非勝是而易之。則悲而不開。唯仕宦。溺人爲至。深古之才。哲君子。有一失而至於死者多矣。是未知所以自勝之道。予旣廢而獲斯境。安於沖曠。不與衆

驅因之復能於內外失得之原。沃然有得。笑閱萬古。尙未能忘其所寓目。用是
以爲勝焉。

◎武昌九曲亭記

蘇轍

子瞻遷於齊安。廬於江上。齊安無名山。而江之南武昌諸山。陂陀蔓延。澗谷深
密。中有浮圖精舍。西曰西山。東曰寒谿。依山臨壑。隱蔽松檜。蕭然絕俗。車馬之
迹不至。每風止日出。江水伏息。子瞻杖策載酒。乘漁舟亂流而南。山中有二三
子。好客而喜遊。聞子瞻至。輒巾迎笑。相攜徜徉而上。窮山之深。力極而息。掃葉
席草。酌酒相勞。意適忘反。往往留宿於山上。以此居齊安三年。不知其久也。然
將適西山。行於松柏之間。羊腸九曲。而獲少平。遊者至此必息。倚怪石。蔭茂木。
俯視大江。仰瞻陵阜。旁矚溪谷。風雲變化。林麓向背。皆效於左右。有廢亭焉。其
遺址甚狹。不足以席衆客。其旁古木數十。其大皆百圍千尺。不可加以斤斧。子

瞻每至其下。輒睥睨終日。一旦大風雷雨。拔去其一。斥其所據。亭得以廣。子瞻與客入山視之。笑曰。茲欲以成吾亭耶。遂相與營之。亭成而西山之勝始具。子瞻於是。最樂。昔余少年從子瞻遊。有山可登。有水可浮。子瞻未始不褰裳先之。有不得至。爲之悵然移日。至其翩然獨往。逍遙泉石之上。擷林卉。拾澗實。酌水而飲之。見者以爲僊也。蓋天下之樂無窮。而以適意爲悅。方其得意。萬物無以易之。及其既厭。未有不洒然自笑者也。譬之飲食。雜陳於前。要之一飽。而同委於臭腐。夫孰知得失之所在。惟其無愧於中。無責於外。而姑寓焉。此子瞻之所以有樂於是也。

◎ 遊桓山記

蘇軾

元豐二年正月己亥晦。春服既成。從二三子游於泗之上。登桓山入石室。使道士戴日祥鼓雷氏之琴。操履霜之遺音。曰。噫。嘻。悲夫。此宋司馬桓魋之墓也。或

曰。鼓琴於墓禮歟。曰。禮也。季武子之喪。曾點倚其門而歌。仲尼日月也。而魑以爲可得而毀也。且死爲石椁。三年不成。古之愚人也。余將弔其藏。而其骨毛爪齒。旣已化爲飛塵。蕩爲冷風矣。而況於椁乎。況於從死之臣妾。飯舍之貝玉乎。使魑而無知也。余雖鼓琴而歌。可使魑而有知也。聞余鼓琴而歌。知哀樂之不可常。物化之無日也。其愚豈不少。瘳乎。二三子喟然而歎。乃歌曰。桓山之上。維石嵯峨兮。司馬之惡。與石不磨兮。桓山之下。維水瀰瀰兮。司馬之藏。與水皆逝兮。歌闋而去。從游者八人。畢仲孫。舒煥。寇昌朝。王適。王適。王肄。軾之子邁。煥之子彥舉。

◎ 石鐘山記

蘇軾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鐘山焉。酈元以爲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是說也。人常疑之。今以鐘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況石乎。至唐

李渤始訪其遺蹤。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枹止響騰。餘韻徐歇。自以爲得之矣。然是說也。余尤疑之。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鐘名何哉。元豐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齊安舟行適臨汝。而長子邁將赴饒之德興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覩所謂石鐘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間。擇其一二。扣之磔磔焉。余固笑而不信也。至其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尺。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棲鶻。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欬且笑於山谷中者。或曰。此鸛鶴也。余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絕。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爲此也。舟迴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鏗鏘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無射也。窾坎鏗鏘者。魏獻子

之歌鐘也。古之人不余欺也。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酈元之所見聞殆與余同而言之不詳。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擊而求之。自以爲得其實。余是以記之。蓋歎酈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

◎ 遊白水書付過

蘇軾

紹聖元年十月十二日。與幼子過游白水佛迹院。浴於湯池。熱甚。其源殆可熟物。循山而東。少北。有懸水百仞。山八九折。折處輒爲潭。深者礎石五丈。不得其所止。雪濺雷怒。可喜可畏。水崖有巨人迹數十。所謂佛迹也。暮歸。倒行觀山燒壯甚。俯仰度數谷。至江山月出。擊汰中流。掬弄珠璧。到家二鼓。復與過飲酒。食餘甘。棗。棗。顧影頽然。不復甚寐。書以付過。

◎ 道山亭記

曾鞏

閩故隸周者七。至秦開其地。列於中國。始并爲閩中郡。自粵之太末。與吳之豫章。爲其通路。其路閩者。陸出則阨於兩山之間。山相屬無間斷。累數驛乃一得平地。小爲縣。大爲州。然其四顧亦山也。其塗或逆坂如緣絙。或垂崖如一髮。或側徑鉤出於不測之谿。上皆石芒峭發。擇地然後可投步。負載者雖其土人。猶側足然後能進。非其土人。罕不躓也。其谿行則水皆自高瀉下。石錯出其間。如林森立。如士騎滿野。千里上下。不見首尾。水行其隙。間或衡縮。繆綵。或逆走。旁射。其狀若蚓結。若蟲鏤。其旋若輪。其激若矢。舟泝沿者。投便利。失毫分。輒破溺。雖其土長川居之人。非生而習水事者。不敢以舟楫自任也。其水陸之險如此。漢嘗處其衆江淮之間。而虛其地。蓋以其陜多阻。豈虛也哉。福州治侯官。於閩爲土中。所謂閩中也。其地於閩爲最平。以廣。四出之山皆遠。而長江在其南。大海在其東。其城之內外皆塗。旁有溝。溝通潮汐。舟載者晝夜屬于門庭。麓多桀。

木而匠多良能。人以屋室鉅麗相矜。雖下貧必豐其居。而佛老子之徒。其宮又特盛。城之中三山。西曰閩山。東九僊山。北曰粵王山。三山者鼎趾立。其附山蓋佛老子之宮。以數十百。其瓌詭殊絕之狀。蓋已盡人力。光祿卿直昭文館程公爲是州。得閩山嶽窳之際。爲亭於其處。其山川之勝。城邑之大。官室之榮。不下簞席。而盡於西矚。程公以謂在江海之上。爲登覽之觀。可比於道家所謂蓬萊。方丈瀛洲之山。故名之曰道山之亭。閩以險且遠。故仕者常憚往。程公能因其地之善。以寓其耳目之樂。非獨忘其遠且險。又將抗其思於埃壒之外。其志壯哉。程公於是州以治行聞。旣新其城。又新其學。而其餘功又及於此。蓋其歲滿就更廣州。拜諫議大夫。又拜給事中。集賢殿修撰。今爲越州。字公關。名師孟云。

◎ 遊褒禪山記

王安石

褒禪山亦謂之華山。唐浮圖慧褒始舍於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後名之曰褒。

禪。今所謂慧空禪院者。襄之廬冢也。距其院東五里。所謂華陽洞者。以其乃華山之陽名之也。距洞百餘步。有碑仆道。其文漫滅。獨其爲文猶可識曰。花山。今言華。如華實之華者。蓋音謬也。其下平曠。有泉側出。而記遊者甚衆。所謂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問其深。則其好遊者不能窮也。謂之後洞。余與四人擁火以入。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盡。遂與之俱出。蓋予所至比好遊者。尙不能十一。然視其左右來而記之者。已少。蓋其又深。則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時。予之力尙足以入。火尙足以明也。旣其出。則或咎其欲出者。而予亦悔其隨之。而不得極夫遊之樂也。於是予有歎焉。古人之觀於天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無不在也。夫夷以近。則游者衆。險以遠。則至者少。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隨以止也。然

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與力而又不隨以怠。至於幽暗昏惑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於人爲可譏。而在己爲有悔。盡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其孰能譏之乎。此予之所得也。余於仆碑。又有悲夫古書之不存。後世之謬其傳。而莫能名者。何可勝道也哉。此所以學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四人者。廬陵蕭君圭。君玉。長樂王回。深父。余弟安國。平父。安上。純父。至和元年七月某日。臨川王某記。

◎遊大字院記

歐陽修

六月之庚。金伏火見。往往暑虹晝明。驚雷破柱。鬱雲蒸雨。斜風酷熱。非有清勝。不可以消煩炎。故與諸君子。有普明後園之遊。春筍解籜。夏潦漲渠。引流穿林。命席當水。紅薇始開。影照波上。折花弄流。銜觴對弈。非有清吟嘯歌。不足以開懽情。故與諸君子。有避暑之詠。太素最少飲。詩獨先成。坐者欣然。繼之日斜。酒

歡不能遍。以詩寫。獨留名於壁。而去他日。語且道之。拂塵視壁。某人題也。因共索舊句。揭之於版。以志一時之勝。而爲後會之尋云。

◎ 豐樂亭記

歐陽修

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之滁人。得於州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滂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爲亭。而與滁人往游其間。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修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爲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

盡矣。今滌介於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修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閒。既得斯泉於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遊也。因爲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

◎ 叢翠亭記

歐陽修

九州皆有名山。以爲鎮。而洛陽天下中。周營漢都。自古常以王者制度。臨四方。宜其山川之勢。雄深偉麗。以壯萬邦之所瞻。由都城而南。以東山之近者。闕塞萬安。輿轅。緱氏。以連嵩少。首尾盤屈。踰百里。從城中。因高以望之。衆山迤逶。或

見。或。否。惟。嵩。最。遠。最。獨。出。其。巔。巖。聳。秀。拔。立。諸。峰。上。而。不。可。掩。蔽。蓋。其。名。在。祀。典。與。四。嶽。具。備。天。子。巡。狩。望。祭。其。秩。甚。尊。則。其。高。大。殊。傑。當。然。城。中。可。以。望。而。見。者。若。巡。檢。署。之。居。洛。北。者。爲。尤。高。巡。檢。使。內。殿。崇。班。李。君。始。入。其。署。卽。相。其。西。南。隅。而。增。築。之。治。亭。於。上。敞。其。南。北。嚮。以。望。焉。見。山。之。連。者。峰。者。岫。者。絡。繹。相。互。卑。相。附。高。相。摩。亭。然。起。率。然。止。來。而。向。去。而。背。傾。崕。怪。壑。若。奔。若。躡。若。鬪。若。倚。世。所。傳。嵩。陽。三。十。六。峰。者。皆。可。以。坐。而。數。之。因。取。其。蒼。翠。叢。列。之。狀。遂。以。叢。翠。名。其。亭。亭。成。李。君。與。賓。客。以。酒。食。登。而。落。之。其。古。所。謂。居。高。明。而。遠。眺。望。者。歟。旣。而。欲。紀。其。始。造。之。歲。月。因。求。修。辭。而。刻。之。云。

◎ 右溪記

元結

道。州。城。西。百。餘。步。有。小。溪。南。流。數。十。步。合。營。溪。水。抵。兩。岸。悉。皆。怪。石。鼓。嵌。盤。缺。不。可。名。狀。清。流。觸。石。洄。懸。激。注。佳。木。異。竹。垂。陰。相。蔭。此。溪。若。在。山。野。則。宜。逸。民。

退士之所遊處。在人間則可爲都邑之勝境。靜者之林亭。而置州已來。無人賞愛。徘徊溪上。爲之悵然。乃疏鑿蕪穢。俾爲亭宇。植松與桂。兼之香草。以裨形勝。爲溪在州右。遂名之曰右溪。刻銘而上。彰示來者。

◎ 游黃溪記

柳宗元

北之晉。西適幽。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永最善。環永之治百里。北至於浯溪。西至於湘之源。南至於瀧泉。東至於黃溪。東屯其間。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數。黃溪最善。黃溪距州治七十里。由東屯南行六百步。至黃神祠。祠之上兩山。牆立如丹碧之華葉。駢植與山升降。其缺者爲崖。峭巖窟水之中。皆小石平布。黃神之上。揭水八十步。至初潭。最奇麗。殆不可狀。其略若剖大甕。側立千尺。溪水卽焉。黛蓄膏渟。來若白虹。沈沈無聲。有魚數百尾。方來會石下。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峻流若頰。頰斷。其下大石離

列可坐飲食。有鳥赤首鳥翼。大如鶴。方東嚮立。自是又南數里。地皆一狀。樹益壯。石益瘦。水鳴皆鏘然。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山舒水緩。有土田。始黃神爲人時居其地。傳者曰黃神王姓。莽之世也。莽既死。神更號黃氏。逃來。擇其深峭者潛焉。始莽嘗曰。余黃虞之後也。故號其女曰黃皇室主。黃與王聲相邇。而又有本。其所以傳焉者益驗。神既居是。民咸安焉。以爲有道。死乃俎豆之。爲立祠。後稍徙近乎民。今祠在山陰溪水上。元和八年五月十六日。既歸爲記。以啓後之好游者。

◎ 始得西山宴遊記

柳宗元

自余爲僇人。居是州。恆惴慄。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遊。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爲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

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呀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遯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爲類。悠悠乎與灑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游，游於是乎始。故爲之文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 鉅罽潭記

柳宗元

鉅罽潭在西山西。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流。其顛委勢峻，盪擊益暴，蓄其涯，故旁廣而中深。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

十畝有樹。環焉有泉。懸焉。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一旦款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既芟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買財以緩禍。予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者。墜之潭。有聲淅然。尤與中秋觀月爲宜。於以見天之高氣之迴。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

○ 鈞鐻潭西小邱記

柳宗元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鈞鐻潭。西二十五步。當湍而峻者。爲魚梁。梁之上有邱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爲奇狀者。殆不可數。其嶽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於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於山。邱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己。時同游。皆大喜。出自意外。卽更取器用。剗刈穢草。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

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魚。之。遨。遊。舉。熙。熙。然。迴。巧。獻。技。以。效。茲。邱。之。下。枕。席。而。臥。則。清。冷。之。狀。與。目。謀。澹。澹。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噫。以。茲。邱。之。勝。致。之。豐。鎬。鄴。杜。則。賞。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價。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己。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於。石。所。以。賀。茲。邱。之。遭。也。

◎ 小石潭記

柳宗元

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佩。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爲。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爲。坻。爲。嶼。爲。嵒。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遊。無。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佖。然。不。動。俶。爾。遠。逝。往。往。翕。忽。似。與。遊。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

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淒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同游者。吳武陵。龔古。余弟宗立。綵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

◎ 袁家渴記

柳宗元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鉅罇潭。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巖東南。水行至蕪江。可取者二。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麗奇處也。楚越之間方言。謂水之反流者爲渴。音若衣褐之褐。渴上與南館高嶂合。下與百家瀨合。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淺渚。間廁曲折。平者深。黑者峻。澗者沸。白舟行若窮。忽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上生青叢。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多白礫。其樹多楓。柎。石楠。檜。楮。樟。柚。草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歡而蔓生。鞦韆。水石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冉衆草。紛紅駭綠。鬱鬱香氣。

衝濤旋瀨。退貯谿谷。搖颺歲蕤。與時推移。其大都如此。余無以窮其狀。永之人未嘗游焉。余得之不敢專也。出而傳於世。其地世主袁氏。故以名焉。

◎石渠記

柳宗元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橋其上。有泉幽幽然。其鳴乍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其長可十許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踰石而往。有石泓。昌蒲被之。青鮮環周。又折西行。旁陷巖石下。北墮小潭。潭幅員減百尺。清深多儵魚。又北。曲行紆餘。睨若無窮。然卒入於渴。其側皆詭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床焉。風搖其巖。韻動崖谷。視之既靜。其聽始遠。予從州牧得之。攬去翳朽。決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醜而盈。惜其未始有傳焉者。故累記其所屬遺之其人。書之其陽。俾後好事者求之。得以易。元和七年正月八日。蠲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踰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於是始窮也。

◎石澗記

柳宗元

石渠之事。既窮。上由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民又橋焉。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巨石爲底。達於兩涯。若牀若堂。若陳筵席。若限閫輿。水平布其上。流若織文。響若操琴。揭跳而往。折竹掃陳葉。排腐木。可羅胡牀十八九居之。交絡之流。觸激之音。皆在牀下。翠羽之木。龍鱗之石。均蔭其上。古之人其有樂乎此耶。後之來者。有能追余之踐履耶。得意之日。與石渠同。由渴而來者。先石渠。後石澗。由百家瀨上而來者。先石澗。後石渠。澗之可窮者。皆出石城村東南。其間可樂者數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險。道狹不可窮也。

◎小石城山記

柳宗元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爲睥睨梁欂之形。其旁出

堡塢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疏數偃仰。類智者所施設也。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爲誠。有又怪其不爲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爲偉人而獨爲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 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

柳宗元

古之州治。在潯水南山石間。今徙在水北。直平四十里。南北東西皆水匯。北有雙山。夾道嶄然。曰背石山。有支川。東流入於潯水。潯水因是北而東。盡大壁下。其壁曰龍壁。其下多秀石。可硯。南絕水。有山無麓。廣百尋。高五丈。下上若一。曰甌山。山之南皆大山。多奇。又南且西。曰駕鶴山。壯聳環立。古州治負焉。有泉在

坎下常盈而不流。南有山。正方而崇。類屏者曰屏山。其西曰四姥山。皆獨立不倚。北流潯水瀨下。又西曰仙奔之山。山之西可上。其上有穴。穴有屏。有室。有宇。其宇下。有流石成形。如肺肝。如茄房。或積於下。如人如禽。如器物甚衆。東西九十尺。南北少半。東登入小穴。常有四尺。則廓然甚大。無竅正黑。燭之高僅見其宇。皆流石怪狀。由屏南室中入小穴。倍常而上。始黑。已而大明。爲上室。由上室而上。有穴。北出之。乃臨大野。飛鳥皆視其背。其始登者。得石枰於上。黑肌而赤脈。十有八道可奔。故以云。其山多檉。多櫛。多萑。蓄之竹。多橐吾。其鳥多秭歸。石魚之山。全石。無大草木。山小而高。其形如立魚。在多秭歸。西有穴。類仙奔。入其穴。東出。其西北靈泉。在東趾下。有麓環之。泉大。類鞞。雷鳴。西奔二十尺。有洄。在石澗。因伏。無所見。多綠青之魚。及石鱗。多條。雷山兩崖皆東西。雷水出焉。蓄崖中曰雷塘。能出雲氣。作雷雨。變見有光。禱用俎魚豆。修形糈。徐酒。陰虔則應。

在立魚南。其間多美山。無名而深。峨山在野中無麓。峨水出焉。東流入於潯水。

◎ 邕州馬退山茅亭記

柳宗元

冬十月。作新亭於馬退山。之陽。因高邱之阻。以面勢。無構榱節稅之華。不斲椽。不翦茨。不列牆。以白雲爲藩籬。碧山爲屏風。昭其儉也。是山峯然起於蒼莽之中。馳奔雲蠱。亙數百里。尾蟠荒陬。首注大溪。諸山來朝。勢若星拱。蒼翠詭狀。縮縮繡錯。蓋天鍾秀於是。不限於遐裔也。然以壤接荒服。俗參夷。徼周王之馬迹。不至。謝公之屐齒。不及。巖徑蕭條。登探者以爲歎。歲在辛卯。我仲兄以方牧之命。試於是邦。夫其德及。故信孚。信孚。故人和。人和。故政多暇。由是嘗徘徊北山。以寄勝概。乃墜乃塗。作我攸宇。於是不崇朝而木工告成。每風止雨收。煙霞澄鮮。輒角巾鹿裘。率昆弟友生。冠者五六人。步山磴而登焉。於是手揮絲桐。目送還雲。西山爽氣。在我襟袖。以極萬類。攬不盈掌。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蘭亭

也。不遭右軍。則清湍修竹。蕪沒於空山矣。是亭也。僻介閩嶺。佳境罕到。不書所作。使盛跡鬱湮。是貽林澗之媿。故志之。

短篇遊記範本下冊終

中華民國十二年六月出版
中華民國十二年六月發行

短篇遊記範本(全二册)

(每部定價大洋四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此書有著作權
必究

編纂者 吳興張廷華

發行者 大東書局

印刷者 大東書局

上海北西藏路公益里三六四號

總發行所
分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廣東路
底州雙

大東書局
大東書局

